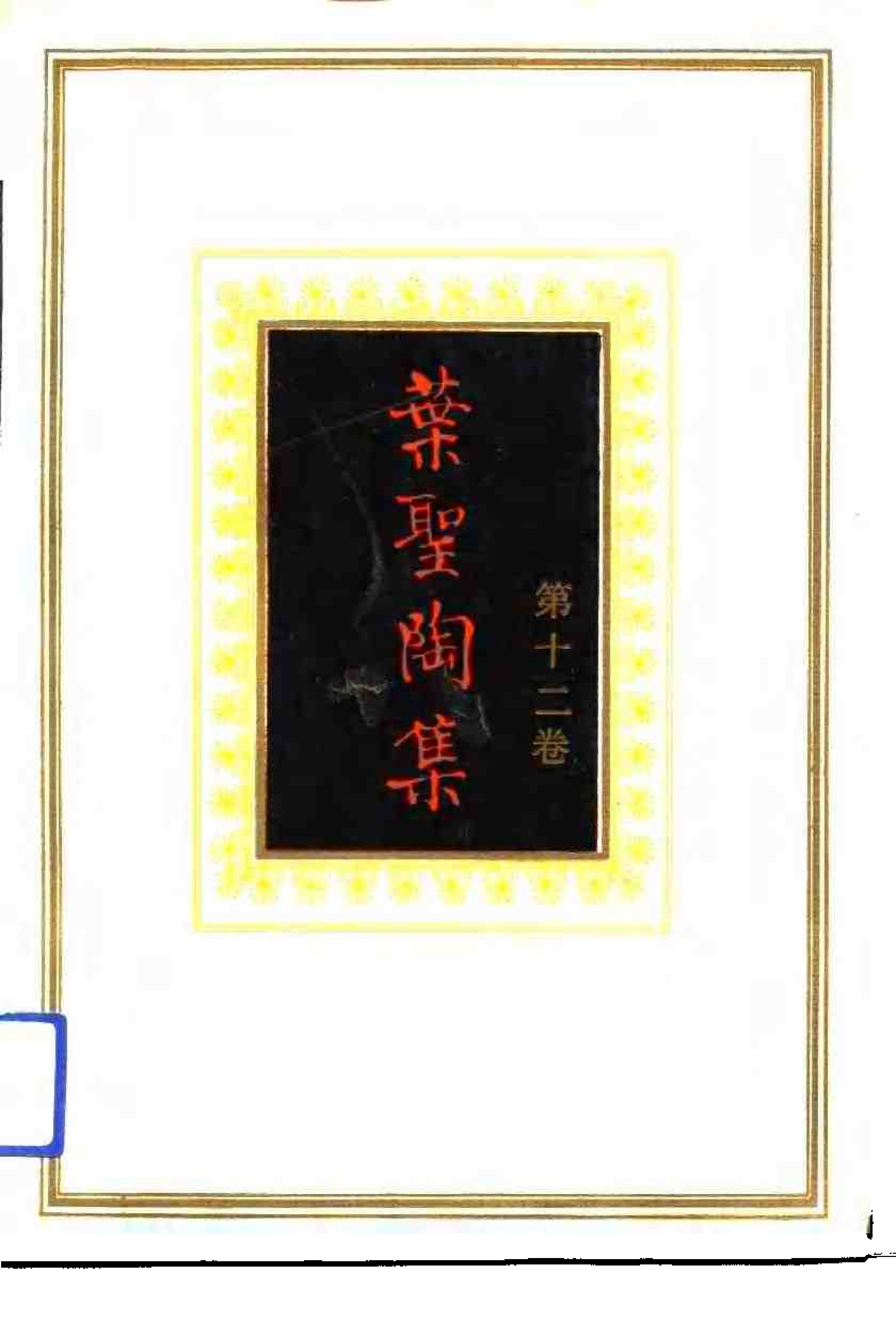

葉聖陶集
第十二卷

叶圣陶集

第十二卷



卷头初辑

卷头二辑

卷头三辑

时论一束



江苏教育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3号

叶 圣 陶 集

第十二卷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

责任编辑 缪咏禾 常锋岚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新华印刷厂

（南京中央路145号，邮政编码：210009）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125 插页9 字数254,0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册

精装 1,200，平装 1,000

ISBN 7—5343—1377—5

I·64 定价：平装 4.50 元

精装 6.00 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参加一九五六年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三位兄弟民族的教师访问作者

摄于一九五六年五月六日



作者偕韦悫先生(左)参观福州第一中学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摄

假如我有一个弟弟，他在中学校毕业了，我想对他说以下这些话。因为家境地主论的习惯还不曾养成，所说的当然是简单的直觉。

中学生是中国社会中同时少数的选手。不去查统计，自然不能证出确切的数目，但只要想想到数十年来的[illegible]，万同胞中中学生的数量相比起来，恐怕有一个对一万之感了。

这些选手的被选条件是付得出一切费用，暂时还不需自己的劳动生活。

你们为什么[illegible]的被选呢？[illegible]的原因是求知识的[illegible]。

是生活的高塔，[illegible]，地位[illegible]是生活的高塔[illegible]，[illegible]向上层爬，是不会有[illegible]的意思。

《假如我有一个弟弟》的草稿

一九三〇年六月

提倡五讲四美，当然极好。我有两点希望：其一，不要讲讲而已，要见于行动，实实在在地做；其二，不要一阵风似的，要永远坚持做下去。大家成了习惯，随时随地都这样做，这才能够移风易俗。

四月廿一日

关于“提倡五讲四美”的题辞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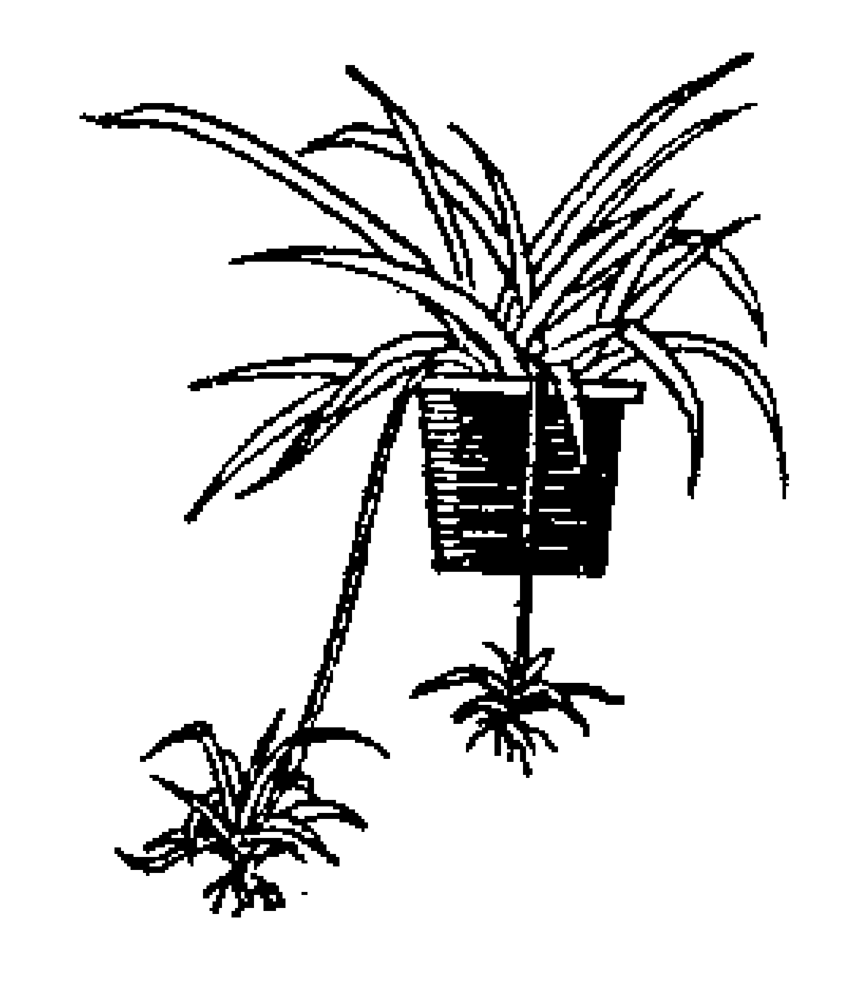
卷头初辑

卷头二辑

卷头三辑

时论一束

卷頭初輯



假如我有一个弟弟

假如我有一个弟弟，他在中学毕业了，我想对他说以下这些话。客观地立论的习惯还没有养成，因而所说的只是些简简单单的直觉。

中学生是中国社会里少数的选手。不去查统计，当然不能说出确切的总数，但是只要想到数十年来唱惯了的“四万万同胞”，同时把中学生的总数来比较，大概会有“沧海一粟”之感了。

这些选手的入选条件是付得出一切费用，暂时还不需要或者永远不需要靠自己的劳力生活。

他们为了什么目的而入学呢？普通的名目是“受教育”“求学问”。骨子里是要向生活的高塔的上层爬；知识和学问是生活的高塔，地位和报酬也是生活的高塔，我说向上层爬，并不含有讥刺的意思。

爬到某一层，这就是说中学毕了业，停了脚步想一想，是再往上爬呢还是不？再爬该怎样爬？不爬又怎样？这就来了许多踌躇。

从“沧海”方面说，“一粟”是包括在内的，有问题也只是“沧海”问题的一个子目。但是从“一粟”本身说，却有种种问题可以商论。

所谓再爬不爬等等问题，总括地说就是出路问题；有人说，说“进路”比较恰当；再换一句，就是“往哪里走”。

往哪里走呢？

升学是一条路。任事是一条路。无力升学又没法任事也是一条无路之路。各人的凭借不同，所趋的路当然分歧了。

弟弟，如果你的凭借好，我赞成你升学。你爱好学问，你希望深造，你不仅为学问而学问，还想在人类的生活和文化上添上这么几笔，把它们润色得更充实更完美：我哪有不赞成之理？

如果你不为着这些，却要升学，我可不赞成。你想给自己镀上一层金么？这是一种欺诳的心理。心存欺诳，做出事来必然损害他人；这怎么行！

我曾走进大学，看见选手们颇有在那里给自己镀金的。亲爱的弟弟，我不愿你这样。

你若真个爱好学问，有一层又必须知道，就是现在的社会并不适宜于做学问。这意思说起的人很多，着眼点不一，总之都能抓住真相的一角。

我要你知道这一层，不是叫你就此灰心，袖起手来叹“非其时也！”或者说“社会负我！”

我希望你从爱好学问的热诚里发出一股力量，把社会改得适宜于你一点儿。这当然不是一个人的事，不过你与他人各自尽了一份力量时，就更有把握。

凡具有爱好某一事项的热诚的人都应该这样，才不至于徒存虚愿。否则，志在兼利天下的发明家发明了什么事物，结果只供少数人去享用；两心相印的恋爱者不顾一切，誓欲合

并，终于给排斥纯爱的世网绊住了。

你如其想走任事的那条路，我也赞成。成语说“不得已而思其次”;任事并非升学的“其次”，你不必想起那成语。任事也是做学问；做学问的目的无非要成就些事物。

任哪种事呢？列举很难，还是概括说吧。

譬如讲授死书的教师，我不赞成你去当。一代一代的教师讲授下来轮到你，你又传下去，一代一代，以至无穷；一串的人就只保守了几本书，自身并没有成就些什么，生产些什么；你若反省时，一定会感觉无谓的。——这是一例，其他可类推。

譬如电报局邮政局的职员之类，都是社会这一具大机械的齿轮，你若愿意当，不感到什么不满，我也赞成你去当。——这又是一例，其他可类推。

我想劝你去干的，是成就些什么生产些什么的事，尤其是劳力的事。

无论如何天花乱坠的文明文化，维持生活的基本要件总是劳力的结果。大家需要享用，大家就该劳力；这是简单不过可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我们研究学问，我们担任要务，劳了心了；劳力的事你们去干吧。”这种分工说是狡狯自私的“治人者”的欺人话。各种劳力的事之间，那当然要分工。

论理，研究天文学的也该织一匹布，担任什么委员的也该种一块地，因为他们维持生活的基本要件与一般人一样。何况不研究天文学不担任什么委员的你，要想任事，自应拣那些能够成就些什么生产些什么的了。

即就织布种地而论；手工业的织布在现代文明中将被淘

汰净尽了，要织布就得进工厂去当职工，而职工是困苦的；种地的事也很困苦，形容起来就是"无异牛马"。这些我都知道。

然而这些事总得由人去做。你若说，似乎犯不着吧，这句话我不爱听；因为你是一个不比所有的人卑微也不比所有的人高贵的人。

那么关于困苦这一层呢？你一定要问了。亲爱的弟弟，我决不至于这样糊涂，竟会叫你低首下心忍受一辈子了，像那驮石碑的赑屃一样。而且你身历其境之后，自然会不甘忍受一辈子；那时你必将有所见，根据这所见来改革来变更，是你的权利。改革变更一件事的权利，最正当是归到担任这件事的人的手里。

末了，如果你无可奈何只好走上"无路之路"，我当然无所用其不赞成，因为你碰着的是事实的壁。

那时你一定要愤愤。愤愤是应该的，否则真成弱虫了。

但是你为什么愤愤，却须问个明白。

如其说，你有中学毕业的资格而竟无路可走，所以愤愤；这就不怎么妥当。中学毕业岂是你特别优异于人的条件；你只因有所凭借罢了。你的口气却似乎说，别人不妨无路可走，唯有你不该无路可走。为什么唯有你不该无路可走呢？——具有商业经验的父兄送子弟入学校，本来就看作一宗买卖；花了本，非但得不到利，结果连本都蚀掉，于是愤愤，自属常情。但是我不希望你运用这种商业经验。

如其说，你是一个要任事的人，而竟无路可走，所以愤愤，这就比较妥当。你这样想，就会和入那无路可走的大群

里去，不复自觉有什么特别优异于人的条件；而且你的问题也就是大群的一般问题了。

这个问题于你是很好的功课。你若能精细地剖析，扼要地解释，社会病态的诊断就将了然于你的胸中；同时你必能给它开个对症的药方，为大群也为你自己。

亲爱的弟弟，我的话很幼稚，又很不具体，我自己知道。我的实力只有这一点儿，我不能说出超乎实力的话。如果这些话于你有一毫用处，自是我的欣喜。

1930年7月1日发表

一个中学生的父亲的自杀

罕有的惨剧

儿子中学读书

学费无力筹措

父亲羞愤自杀

老北门内白衣街开设成衣店之严金清生有一子，名严海荣，生性聪慧。严亦愿为造就，不再使其继续旧业。故其子由初小而高小，现已升入民立中学肄业。唯中等以上学校，穷学生虽有志向学，但一笔学费，每无力筹措。而严海荣此次学费等项须八十元，严金清筹措多日，均以不能成数，愧对其子，深自怨艾，前日遂服鸦片而死。当由二区一分所令饬地甲投地方法院报请相验。亦一惨史也。

上月（三月）十日，上海《时事新报》载有上面一则新闻。

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但是为事势所困，境遇所迫，望见前面一团漆黑，绝无生路，竟肯用自己的手截断自己的生命；对于这种并非“悲哀”“伤心”等词儿所能形容的心绪，我们不能不表示甚深的同情。

自杀的人中间，智愚贤不肖千差万别；但是自以为此时

此地再不能活下去，他们是一致的。规定这“自以为”的是社会的种种因素。

严金清君所怀的就是一般父亲的想望：付出本钱，“造就”儿子，使儿子超出常人之上，享受常人之上的生活。他知道进学校是实现这个想望的唯一途径，故而让他儿子由初小而高小而中学，一步步爬上去。但是他碰壁了，“学费等项须八十元”！筹措多日，竟毫无办法，他的想望破裂了。他正像牵着儿子的手爬上高峻的山，方在中途，他不由自主地松了手，使儿子除了滚下山去别无办法。爱着儿子的他怎忍目睹这样的惨遇呢？再说，他对于成衣这一行业大概是不满意的；那种辛劳酸苦的况味，只有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我们从旁设想总难免隔膜一层。他已经决意让儿子远离成衣这一行业，但是事实告诉他，远离是不可能的，他的儿子还得去尝他所饱尝的辛劳酸苦的况味。这不将很自然地涌起“永不得超升”的绝望的想头吗？于是他吞下那黑色的鸦片！

从学生诸君的来信里，我们读到许多艰苦的自述，家长为了筹措学费，借贷，抵押，卖掉仅有的薄田破屋，受到人家种种的奚落。这些家长幸而不像严金清君那样“不能成数”，否则说不定也会涌起与严金清君同样的想头的。

把遣送儿子进学校看作商业的投资，是一般父亲的心理。形成这种心理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在从前，读书，应科举，到现在，进学校，领文凭，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进学校尤甚，竟是与投资“二而一”的事。事实如此，做父亲的自然深切地意识到了。

进学校这件事的另一个名称是“受教育”。要是说受教育

那就决不是一种商业的投资。每个人在社会里都该作事，作事不能凭空地作，先得去受训练。这是受教育的最基本的意义。

现实的情形与这基本的意义距离得太远了。在学校毕了业，没有出路的，冻馁难免。幸而有了出路的，做的是虚空不落实甚至剥削别人侵害别人的事。而那些确实对社会尽力作事的，如农夫，如工人，却大部分不曾受过什么学校的“教育”。

要是向做父亲的劝说：“请不要存着投资的心理吧。”做父亲的将回答道：“事实是投资，有什么办法呢？我有一点可能的力量，总得去参加这种竞赛。”所以劝说是无用的。

还是从教育这方面改革吧。学校如果不收费，自然好得多，但并不是就没有问题，教育的本质的改革尤其紧要。教育要为全社会而设计，要为训练成对社会作点事的人而设计；教育决不能为挑选少数选手而设计，结果使这些选手光荣显耀，站在众人的头顶上，伸出手来，收受众人的供养。

正在“受教育”的学生诸君对于这意思觉得如何？诸君也许说：“理想的话解不开现实的结。”这话我也承认，但是真正的教育将来一定会涌现，我这样相信。

1931年4月1日发表

从焚书到读书

人类真是奇怪的动物，有所谓“智慧”。以有智慧故，从最初劳动时或惊骇时所发的呼声，进化而为互通情意的语言，由语言而造出文字，用文字记载事物，产生“书”这一类东西。

书，又是奇怪的东西：说它可爱呢，书确然把人类过去从奋斗中得来的经验和理论告诉后来的人，给后来人指出努力的方向。说它可恶呢，自从书把经验和理论告诉了后来人，就使阶级化了的人类社会常常感到不安。

在可恶这一点上，二千一百多年前聪明的秦始皇已经感觉到了，他就采取激烈手段，索性把藏在民间的书统统付之一炬。这个手段究竟太激烈了，不久就有不读书的刘项二人起来把妄想传之万世的秦朝打倒。后来的皇帝更加聪明，他们知道既然有了“书”这件东西，要根本毁灭它是不可能的，与其“焚”，不如索性让人家“读”，不过“读”要有一定的范围、一定的办法，于是找出几种有利于当时社会的支配阶级的理论的书，定名为“圣经贤传”，其他诸子百家就是“异端邪说”，都在“罢黜”之列，此外还定下个“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度。一般人读了圣经贤传，不难在科举制度下名利双收；要是读异端邪说的书，就是“非圣无法”，可以使你身首异处。那时奖励青年们读书有四句口号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现在科举制度早已废止了，但是科举的精神依旧存在。政府的煌煌明令，学者名流的谆谆告诫，都说"青年应该读书"。读什么书呢？他们没有说，大概是因为有所谓"标准"在，不用细说了。合乎标准的，读了有文凭可拿，有资格可得。不合乎标准的，就等于从前所谓诸子百家，是异端邪说，教师不敢介绍，书店也不敢刊行，青年们更少有读到的机会了。不过社会究竟在进步，口号和以前不同了："非圣无法"现在简称为"反动"，"……唯有读书高"现在变而为"读书救国"了。

从"焚书"到"读书"，方法和口号尽管在变换，精神却是一贯的。我们不知道叫学生埋头读书的学者名流有否想到这一层。

1932年1月1日发表

何所为而学习

现在抛开"唯有读书高"的"读书"，从青年自身成长上说，书究竟是要读的。不过该把"读书"看作人生一部分活动，包括学习的一切过程在内。要是单就字面看，以为"读书"就是把一本一本的书读过，此外没有别的事了，那就非上当不可。上当的人实在很不少，小学生捧着《自然教科书》"米呀麦呀"，无异读国文，一年一度的远足跑到田野间，看见稻和麦依然陌生，非上当而何？

为免生误会计，说"读书"不如说"学习"好。并且，书虽然"把人类过去从奋斗中得到的经验和理论告诉后来的人"，但是书的功能并非不能被代替的；如果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院、无线电广播、有声电影等等不为玩好或营利而存在，能够供社会大众普遍享受，那时候不用说书，就是文字也将成为可识可不识的了。而参观动物园、听无线电广播、看有声电影等等还是学习，与读书一样。

学习不能没有中心；换句话说，学习这个，学习那个，要明白何所为。将趋向"封建时代的权威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人主义"呢，还是趋向"使人类的劳动力无限发展的集体主义"？对这个问题不作决定，学习就像盲人骑瞎马。

年份是一九三二。人是被压迫的中国的人。环境是日帝

国主义的枪炮对准我们的胸膛，国际帝国主义罅漏百出，各自作最后的挣扎。想到这些，何所为而学习就可以决定了。

决定了，于是读历史、地理，为这个；学物理、化学，为这个；体操，为这个；画图，为这个。知道人是终身在学习的途中的，就预备终身"为这个"而学习。

虚无主义的"无所为而为"，应该化为"时代"脚下的泥土了！

1932年1月1日发表

罢 课？复 课？

上海各中等学校学生为了抗日而罢课。各地中学生也有取同样的步骤的。

罢课是有意义的。罢了课去从事口笔宣传的工作，罢了课去参与广大群众的行动，尤其是，罢了课给与国人以强度的激刺，好端端在那里求学的青年都不得不跑出课室来了，那当然，非常严重的时代已触着了鼻尖：意义就在这些上边。

有一些人向青年谆谆告诫："读书呀！""整备实力呀！"青年听了只如听人说飘渺的梦。读什么书呢？并没有讲明白。所谓实力是不是指"拳头大，臂膀粗"，还是指旁的什么？也不曾交代清楚——怎得不被认为无聊！

但是，我们知道几个中等学校罢课时期中的实况：对于每一回关于抗日问题的演讲，学生都非常切望，有如饥渴者之于饮食；图书室里关于历史、地理、国际问题、社会科学的书籍都从书橱里被取出来，阅读者只嫌这类的书籍不多。从此可见青年实在比"读书呀""养成实力呀"的乡愿踏得着实，认识得清楚。青年知道从今日起，所有的心力应该集中在那一点。本志前一期曾提起"何所为而学习"的话，青年知道这"何所为"。

罢课仍将延续下去呢，或者不久即将复课，在我们作此

文时还不得而知。这没有关系。我们因为有上述的情形，愿对青年贡献一个更进一步的意见：要求你们的教师，把各科教学集中在“反帝抗日”这一个主题上。

小学教学盛行以问题为中心，以生活为中心。中学教学方面似乎不大听见有这样的话。中学教学与小学教学本质上有什么不同么？我们想不出不同之点在哪里。

所有社会科的功课是直接触着这主题的，自然科的功课则如一般人所说，于充实力量这一点颇占重要，体育的、艺术的科目也可毫不牵强地关涉到这主题。

“反帝抗日”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在这个主题之下自当分列若干的子目。把每一个子目作为中轴，辐射地分配到各科去学习，去研究，这就成为转动的飞轮。每个学校里的飞轮急速地转动起来，试想，其推进“反帝抗日运动”的力量多么大！

如果罢课延续下去呢，就可作学习研究的工作，好在教师是聘请在那里的，罢课并不是请他们回家去休息。如果从此复课或照常上课呢，这就作为今后的新的课程规划。

在今日这非常的时代，我们以为依照老样子上课实在没有多大的意义。

要求你们的教师，把各科教学集中在“反帝抗日”这一个主题上。

1932年2月1日发表

前　途

这一期杂志与诸君相见时，我们住在上海的人已经经历了一回猛烈的战役。这回战役激起诸君的注意与愤慨，定必不亚于去年的“九一八”事件。并且，去年是不抵抗，这回是抵抗；去年的事件发生在比较偏远的东北，这回的战争爆发在作为各业中心的上海。因此，诸君的注意与愤慨比去年更为深切，是意料中事。

成群的飞机飞翔在天空，那是载着巨大的炸弹的；投下一颗来，遇到它的就是毁坏与死亡。无数的重炮接连放射，两声炮响的时距不过二三秒；每一响起，不知多少的生命、劳力、资产给毁灭了。火是累日地焚烧，白天里黑烟与阴云混和，到夜间红光满天，活跃的火舌历历可数；最厉害的时候，有数万人被困于火窟之中，逃生无路。见到的几乎都是被难的人，有的失了业，有的毁了家，有的伤了肢体，有的死了亲属，在街头簷下蜷伏过夜，男女老幼相抱而哭的，触目皆是。这是战时的上海的简略叙述。虽然简略，已足以表示我们经历的是怎样痛苦怎样惨酷的一回战役了。

极端痛苦也好，极端惨酷也好，我国这一回抵抗总是有意义的。虽然后来因牵于种种关系，渐趋右倾；而在发出抵抗的第一枪的那时刻，中国人奋勇反帝的革命精神确乎是强

度的活跃。试翻近数十年的历史，帝国主义叠次对我国施行侵略，用坚兵相威胁，我国曾有坚强应战，大挫敌人的锐气，像这一回战役的先例么？没有。正唯没有，这一回的抵抗就自有它的意义。

但是，到现在，这所谓意义只供他日编史书的人采辑而已，因为战事已经停止了，不再延续了。政治当局的布告说决不屈辱，什么会议的宣言说持久抵抗，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同时，杂志上刊载着讨论弱者应有抵抗权的文字，政局负责人对国联调查团表示我国并不想不顾一切，废除从前的条约，那倒是一部分人自显他们的原形。试问，你斟情酌理辩护抵抗之不错，有谁来做公正的法官，把胜诉判给你这方面呢？至于并不想不顾一切，废除从前的条约，岂不等于说重重捆缚，尽可相安？总之，是弱者，是顺民。我国人中间有弱者，有顺民，这值得注意。谁是弱者，谁是顺民，这尤其值得探索。

战事爆发之前，各国对于日本的用兵有默契；战事爆发之后，各国对于日本将租界作为战事根据地肯容忍；最近又有把上海作为自由市的拟议。帝国主义间完全把我国视为殖民地，在尚不妨碍各自的利益时，他们可以协调，在可以增进各自的利益时，他们赶紧攫取。殖民地正对面的仇敌是帝国主义。殖民地若不排除仇敌而自立，就只能永远沦陷于被压迫被侵略的境地。痛苦惨酷的战祸就是帝国主义施加于殖民地的所谓"膺惩"。那么，我国除了反帝是否还有出路，值得精细考索。

青年人对于切身的事，如这一回战役，致深切的愤慨，那

是很好的，因为愤慨一深切就会走入注意的门径，不会以看看报纸所载事件的外象为满足，必将深入事情的核心，而探求其隐伏的意义。那时候，像上面所举的一些简单意义是必然会悟到的。而这些简单意义正有用处。

说青年人是未来的主人翁，什么责任都在青年人的肩上，那是近乎阿谀，实际浮泛的话。但是青年人与成年人老年人一样，为自己，同时为自己所属的群，要图谋生存与发展，非自己开辟道路，迈步前进不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自己开辟道路的事，实在一刻也不容缓了。我们不必唯心地自问愿不愿意做弱者做顺民，只要问自己是否与那些弱者那些顺民同一立场。如果答案是不相同，那么选定一个正当的发足点是毫不困难的。选定之后，必能站得非常坚定，前进得非常果决，比较听了人家的劝诱而认定趋向的自必不同。

展开在我们面前的当然是非常艰难的路。痛苦惨酷的战役或许连续而来，痛苦惨酷更甚于战役的事或许会找着我们，我们都得准备去对付，去战胜它们。不然，我们就只有跌倒。但是，我们正要为自己，为自己所属的群，图谋生存与发展，怎么能跌倒呢！

1932年4月1日刊于《中学生》

"失学"与"自学"

这一回上海战事，被灾的学校数目不少，据市教育局所公布的初步估计，共有238校，占全市学校数百分之25.5。被灾学校失学学生数共有399829人，占全市学生数百分之24.9。其中中等学校学生计6281人，占全市中等学生数百分之21.8。这些学生因家庭的破坏，家长的失业，或许会永远失学，再也无份走入学校的门户吧。

沿京沪沪杭两路，现正皇皇于战神的到临，学校或开或不开。不开的固不必说，那些开的也只是勉强支持，无力振奋。再环顾全国，到处布满着灾祸与苦难。大众救死不遑，青年人的入校求学自然只得从缓了。

"失学"、"离开学校"，已成为青年人普遍的命运了！

我们对于这命运将感到颓丧么？不，这大可不必。

我们要知道入校求学，在我国，只是中产以上阶级的事。大多数人终身与学校无涉，但他们习得了实技，竭尽了能力，支持了社会。中产以上阶级的青年人离开学校，不过与大多数人同其命运罢了，就全社会看来，并不是十分重大的问题。重大的问题乃在怎样使大多数人提高知识，改进生活。若斤斤于青年人的离开学校，视为了不得的事件，那是中产以上阶级的自私心的表现，殊不足取。

我们更要知道入校固可求得知识，但离开学校并不就无法学习。学习的主体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学习，在任何环境中都行；我们自己不要学习，便是处适宜的环境，也只得到"外铄"的效果。所以，精当地说，唯有自己不要学习才是"失学"，离开学校却不就是"失学"。况且，学校教育也有它的缺点。最大的缺点在于划分科目，把明明是生活上的事件区别为书本上的记诵的材料。这样就使学者忘记了"何所为"，只知道为求学而求学，为读书而读书。有一些教育者指导学者，主张以问题为中心，以生活为中心，就是对于这个缺点的补救办法。但是，这样的教育者有多少呢？大多数的学校还不是出卖了书本上的记诵的材料罢了。作为这些材料的买客的青年人可以摆场面，夸资格，告诉人家自己有了何等程度的学力；但这种学力是否切合于生活，还得看其人的摄受能力如何然后判定。所以，离开学校虽是可惜的事，然不是绝对可惜的事；倘若从学校里只能得到些不甚切合于生活的知识，那么，离开学校简直无所可惜了。

既然离开学校不就是"失学"，我们大可不忧不惧，抱着"独立自学"的精神，随时随地学习。执业作工，本身就是学习；若有馀暇，更可开拓学习的领域。倘或无业可执，无工可作，那困苦颠连的遭遇，足使对于人世的认识更益深刻化。他如灾荒战祸，泥涂地狱，无事不足供研究，无地不足供学习。在学校里学习，弄的不好，就只得到些书本上的记诵的材料。而"独立自学"，以广大的社会为学校，得到的必然是切实有用，可以作为人生之舵的东西。于是，"自学"与入校的相差就只有不得营学校的共同生活的一点了。然而共

同生活岂只限于学校呢？每一个社团，每一个生产机关，你加入在里头，你就与里头的人营共同生活。没有同学实在不是不可弥补的缺憾。

离开了学校的青年人，不必系恋着学校的旧梦，你们从“自学”的新途径充实你们自己吧！

1932年4月1日发表

暑假期中

将要放暑假的时候，国文教师往往出这样的题目：《暑假期中将作些什么事？》《预拟暑假期中的工作计划》。于是诸君提笔作文，说暑假期中将采集动植物以增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将旅行各地以增益对于社会实际的了解，还有他项的预计，每一项都有它所以成立的理由。国文教师一看，这些说得不错，就批给一个“甲”字或者“乙”字；意兴浓时，还加上“计划切实”“条理井然”一类的评语。诸君看了当然高兴，不免微微一笑。到这里，作文的事情算是完毕。这些说过的话，原是临到作文、看到题目才想起来的，作文的事情既已过去，这些话就像消散了的浮云一般，不再在心头留一些痕迹。有这样经验的，诸君中恐怕不在少数吧。

这是非常可惜的，很可贵的想念只做了作文的材料。假若把每一句话都认做真实的话，计划之后，接上去就是实做；那末，两个月光景的暑假期中的长进至少比得上一个学期中的收获。既然想得到，为什么想过就算了呢？闲谈一阵就是半天，无事闲坐又是半天，这样懒散的生活只配衰颓的老年人去过，决不是健旺的青年人应该仿效的。长长的暑假期可以任它没意义地过去吗？

前面说起采集动植物，实做起来，这就是一桩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夏令，只昆虫一类已足吸住你的全部的注意力。乡居的人不用说，就是住在城市里的人也能看到白天发见于窗外、夜里飞翔到灯下的各种昆虫。把它们收集在一起，详察形态，比较异同，趣味当然比闲坐半天丰富得多，或者并不动手采集，只在它们生活场所的周围潜心考察，看它们怎样得食，怎样求爱，怎样取友，怎样拒敌，怎样娱乐，怎样繁殖。这样积时累日，就仿佛展读了各种昆虫的全部生活史。在这不知不觉中间，你的头脑比以前不同了。你将更善于观察和剖析，临到事物，知道哪几点极须注意，而哪几点却无关重要，哪一些是直接、间接的因，而哪一些却是影响所及的果。这观察和剖析的能力的增进是极有价值的，应付不论什么事物都将比以前精密且确当；普通教育所期望达到的目的，一部分原来就在这上边。研究动植物是达到这目的的一条路径，在夏令研究动植物又是便当万分的事情，草木虫鱼几乎同清风明月一样地不用一钱买，诸君何乐而不为呢？

物理、化学的实验也是一桩极有意义的事情。实验要有设备，诚然；设备须靠经济能力，也不容反驳。但是，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理由来说明他的无法着手实验，我们就不得不说他善于找出理由来掩护自己的怠惰了。试看本志刊载的《化学讲话》，保罗叔领导他的两个侄子着手实验，不是预先说定，他们一切实验应用的东西都不用外求，只须取一些家里原有的“竹头木屑”一类的东西么？没有设备，你该自己去设备。没有经济能力，你该学保罗叔和裘尔斯、爱弥儿的样，

在不费钱的范围以内，完成你的实验的设备。实验的价值也是难以计量的，它叫你得到关于某一原理、某一现象的真实知识；同时又磨炼你的思想能力，使更善于观察事物，立定假设，证实假设。你在暑假期中闲得没事做么？你何不着手物理、化学的实验。

制作又是一桩意义丰富的事情。如果手头有锯、刨、椎、凿、螺丝旋、老虎钳一类的工具(这些是费不了多少钱的)，就可以制作实用的器物和试验用的玩具，其次还可以做修理补缀的实际工作。如果家里有一点儿空地，就可以拿起锄头来种地，举起桑剪来修剪树上的枝条。我们的一双手决不能专拿笔和书；它们还得去亲近工具(不论最简单的椎子或者最繁复的机器)，因为这是生产的唯一法门。你在暑假期中闲得没事做么？你何不拿起工具来着手制作。

我们也颇知道学校里自然科、劳作科方面的情形。这科是一本书，那科也是一本书；上课的时候，教师是讲书，学生是听教师讲书。讲到的东西固然不同，但从一边讲一边听这一点上说，各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把学生进学校的事情称为"念书"真是非常切当的说法！在春季或是秋季里，很难盼到的旅行期来了。一队学生里头，有几个背着采集箱，有一个执着捕虫网，在路上看见一只蝴蝶，大家就"网呀，网呀"地乱嚷起来，这就是他们仅有的采集工作。走过田亩，麦或稻正结着实，教师示意一下，大家就向田里乱窜，"这是芒呀"，"这是并行脉呀"，好像看见了未有之奇，这就是他们的"观察"了。至于理化实验，那是教师专演的戏法，是讲书

过程中的一个穿插。学生除了把手放在桌面上，又把下巴搁在手背上看变戏法，以外就没有旁的事了。戏法看得好，自不免高兴；有时看到一些拙劣的戏法，变过来时并不和预期的一致，也只闭一闭眼、皱一皱眉了事。这自然想不到自己动手时也可以捕集各种气体，把它们一瓶一瓶藏起来的事情了。劳作科又怎样呢？一个笔筒雕一个月，一个枕臂又是一个月。和一个竹工的徒弟相比较，速率既远不如，成绩也未必过之。

以上说的自然不是所有的学校里的情形；然而我们相信，多数的学校里确是这样的。学生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生活着，没有生物研究的兴趣、没有理化实验的习惯、没有劳力制作的嗜好乃是应该的。如果要归咎，就近说，自然是教师的不是，为什么把一切科目都弄成"念书"呢？就远说，那就怪不得教师，社会状况和教育制度却应负全部的责任。这理由谈到的人很多。这里且不说。我们现在要向诸君提示的是：没有研究、实验、制作的素养是不行的，倘若从学校里得不到这等素养，诸君该自动地修练起来，这些不比虚无缥缈的信仰一类的东西，勉强要"起信"诚然是办不到的；这些是切切实实的身心活动，而且是非常有味的，一旦涉及它们的范围，便将永远不肯离开。诸君以前不去涉及它们，并没别的阻障，只缘学校教育不曾引诸君向这方面走去，所以诸君就遗忘了似地与这方面疏远了。现在我们把诸君提醒了，诸君必将跃然而起，说："不错呀，研究、实验、制作原是我们能做的事，而且是非常有味的事！"又必将就从这个暑假期里开起端来。这样，诸君的这个暑假期就过得极有意义了。

上一期我们对出了校门的诸君说："须用远大的眼光观察时代与社会的变象，……建造广大的理想，……以努力于社会改造的斗争"。这个话，对于未出校门的诸君其实同样地有用。而这里所说的研究、实验、制作的素养却是"斗争之资"的一部分。空空一双手是无法斗争的，不能不有所操持。必须执枪实弹，才可以冲锋陷阵呢。

1932年7月1日发表

“九　一　八”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时，我们曾在《闻警》一篇中说我们青年遭逢这样的时势，应当认识公理、帝国主义和我们自己。

一年的时光过去了。总计一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加于我们的横暴，比九一八当时扩大到不知多少倍。最近，袭击热河的军事已经发动，报纸传言，我们将于“九一八”日正式承认满洲国呢！

敏感的青年面对着重大的忧患，就向探索的道途迈进，这是恒常的现象。在过去的一年间，无量数的青年必然驰骋于探索的道途，得到了真切的认识。

国际联盟是什么？国际联盟那里是否有公理？国际联盟即使说一两句戴着公理面具的话，于我们是否有实际的裨益？对于这些问题，除了事事只知道告诉国际联盟，像离不开母亲抚护的小孩那样的当局面外，一般的回答已经一致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虽然还没有发表，不能知道里面说些什么，但是只有新闻记者们才把它看作珍贵的材料而已，根本上就没有多大意义。

对于帝国主义，大家也认识得很真切了。为虎作伥的当然不敢声响，买办图利的当然不敢声响，除开这批人，谁不

高呼“反帝”呢？

关于认识我们自己，去年我们是这样说的：“我们自己有怎样的力量，患怎样的病害，都要客观地加以检讨。检讨过后，对于所有的力量才可以设法扩充，纵使进展迟缓，扩充得一分一毫全是有用的；对于所患的病害自须努力排除，无论病在知识、技术或者一种制度、一个阶级，都须给它注射充量的解毒剂。”这几句话，今年仍然适用。必须从这一步的认识发生了作用，前两种认识才不至于落空。否则你高蹈地解释今世没有公理，徒然地呼喊“反帝”口号的时候，帝国主义的魔爪却来扼住你的咽喉了。

1932年9月1日发表

到 农 村 去

本届劝学贷金考试的作文题是《毕业后的计划》。我们阅览应试者的十六人的文卷，半数以上说毕业之后预备到农村去。

支持着我国的苦难的生命的是农村；充满着惨痛的景象与故事的也是农村。预备为社会而献身的青年当然想到农村去。

让自己没入于农村生活的过程中，把握住劳苦惨痛的全部体验，这时候，对于农村衰落到这般地步的所以然，必然比较仅仅吞咽一些报纸杂志上的理论的人认识得深切；就把这认识灌输给一般被政策与生活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的农人，使他们知道自己命运中的魔障究竟是什么：我们想，如果到农村去，最有意义的事便是这个。

假若怜悯农人的无知，想教他们识一些字，或者看他们拘守旧法，放弃地利未免可惜，想教他们学一点儿新的技术：这自然不能说全无意义，但实在有限得很。

从识字到解放农村，即使凭空谈说，也只是一个迂回曲折的题目而已。技术改良，收成固然可以多一些，但一边有年年月月加重的捐税，另一边又有往来无禁的“洋油”“洋布”，收成多一点儿何济于事？

假若怀着"带月荷锄归"那样的诗情，想到今日的农村去尝味"古人之乐"：这自然也是个人的自由。但是，有无意义固然不必说了，其人只要有耳目与心灵，非陷落在幻灭的悲哀里不可。

1932年9月1日发表

今年的“双十节”

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人的鼓舞兴奋犹如浙江的秋潮。一个美妙而难以描摹的境界涌现在各人的意想中，“现在，我们要跨入这个境界了！”当时大家这么想。

十四、十五、十六年间，我人的鼓舞兴奋尤其利害，几乎同海洋中的狂澜一般。当时各人的意想中也有一个未来的境界；因为对于世间的认识远胜辛亥年，所以颇能描绘出这个未来的境界的轮廓。“现在，应当跨入这个境界了！”大家这么想。

但是，实际上跨入的绝非想望中的境界。想望中的境界是解放的，光明的，欢快的，而实际上跨入的境界却是拘囚的，黑暗的，痛苦的。各人除身受苦楚而外，每天读报就得累积无量的悲痛的记忆。到了最近的一年间，日本帝国主义攘夺我东北，攻击我淞沪，还用飞机军舰威胁我好几处重要城市，我人所处的，岂特大远于想望中的境界，简直达到了最苦楚最悲痛的顶峰！

摆在面前的问题是自今以后我人要不要生存，要不要非奴非隶，以独立自由的民众的资格而生存。这当然是一致的，除了为虎作伥的买办图利的那几批而外，谁不振臂而呼道：“要！”

要，那就仍旧要在意想中描绘一个未来的境界的轮廓。我人当然不再像辛亥年那样朦胧，与十四、十五、十六年间比较，也因懂得广博，认得真切，而更见踏实。那是绝对足以鼓舞兴奋的一个境界：帝国主义冰消瓦解；每个人为社会而献身，依社会而生存——生活样式与现在完全不同。

若不能跨入那样的境界，我人就只有灭亡，或者为奴为隶希求卑下的生存。非彼即此，再没有"对折""各半"的中和途径。

十九路军在上海作战的当儿，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既少接济，又无后援，竟能抗拒顽强的日本海陆空军一个月有馀。东北义勇军饷糈军械两缺，又没有整统的组织，只凭广大民众的血气，抱着人自为战的决心，居然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魂魄。这证明了民众革命的力量确实可以——而且唯有这个力量可以——与帝国主义斗争，使我人跨入想望中的境界。

民众革命，对手是凶狠无比的帝国主义；这是一种艰苦的持久的工作。挂在口头空喊是无用的，每个人得贡献他的一份。谁说我们青年肩膀上的责任比旁人特别重，那是他希图自己卸责，不足听信；然而我们青年肩膀上确然负着也不比旁人特别轻的责任。

"双十节"将届，若在今日而言庆贺，谁都要说是白痴。还是乘这个节日，发心起信，即知即行，鼓舞兴奋，贡献各自的一份，汇合成民众革命的洪水吧！

1932年10月1日发表

新课程标准与中学生

初高中课程标准已于去年年底颁布了。这新颁布的课程标准显然的带有一种新的倾向。这新的倾向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复古”。

“复古”的色彩最显露的，是高中国文科文言文的加重。高中学生，在目前，须有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这是我们所赞同的；但写作文言文的技能，让中年以上的人去独担好了。何必把练习文种技能的责任加在青年的两肩呢？然而新颁布的高中国文课程标准的“目标”项下却赫然规定“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而“实施方法概要”项下又规定“译语体文为文言文”·“译外国短篇文为中国文言文”等等花样。在起草或审查这课程标准的委员们或者以为国难当前，振兴民族的武器非文言文不行。然而我们要晓得，文字只是工具而不是符咒，在标榜“长期抵抗”而实际是“无抵抗”的今日，就是叫高中学生每天写作文天祥《正气歌》的续篇或诸葛亮《出师表》的书后，也是无济于事的。

其次，是选科制的取消。选科制是“花旗货”，民国七八年间才由留美教育学者输入，这是无疑的事实。选科制在国内，实施方法上曾发生些微的流弊，这也不容讳言；然而选

科制本身确自有它的教育上的价值。我们不用拿出什么青年心理学、差别心理学等等的大道理来申说我们的主张，只消根据着常识问，这许许多多的中学生的资禀是一样的吗？现代学校班级制度的产生固然和资本主义相关连，然而学校究竟是教育机关而不是机器，学生究竟是人而不是原料。现在使不同的人物修习齐一的课程，希望把他们变成相似的货色，这种“有见于齐无见于畸”的办法，在理论上，在事实上，都是不可通的。况且，我们的疆域这么广大，我们的社会正在激变，课程呆板，怎么能普遍适应？所以取消选科制，使课程硬性化，只是表示思想的落后和复古而已。

把这课程标准和以前的比较，更有一点可以看出，就是实科的注重。在这个时代，“科学救国”之声洋洋盈耳，“鼓励生产”又被一部分人认为目前的出路，注重实科好像是很能适应时势的。但是我国的科学不能发达，自有它的社会的因由，说明这个道理的文篇，近来已见得不少。我国从创设学校到现在，几十年来，教者教科学，学者学科学，而科学还是像萎黄倒头的萌芽。难道从今一提倡，一注重，就会发育滋长，欣欣向荣吗？拆穿西洋镜来说，提倡科学、注重实科的本意就同前清的奖励朴学、词章差不多，总之要叫你心有所属，不再去究问那些“不相干的”事情。只要你真个不再去究问，他们就如愿以偿了。那些很好听的原来是门面话而已。

在新课程标准之下受教育的中学生，不可不知道以上说的几点。

1933年2月1日发表

读　　经

六月间，报载广东电讯，粤省政府主席陈济棠提案，各学校应注重读《五经》《四书》，每周至少在六小时以上，……案经省府全体通过后，令教育厅即日遵行云云。

上海某报对于这事件特撰评论，有以下的一些话："十五年来，自北大所谓新潮流发生之后，斥经书为死物，詈礼教为桎梏。……于文字则尚白话，而欲尽燔旧时典籍，虽二十四史亦不过一部相斫书。于人生则竞吹解放，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目为洪水猛兽。然行之数年，黉舍中之课艺，求一文从字顺者不可或得；而礼教既倒，共产党乃遍于中国矣。"篇末说，"陈氏虽武夫，而此举固未可厚非者也。"

这样的电讯，这样的评论，在有些人看来，一定觉得"正中下怀"。青年的心性太活跃了，自由探索的勇气犹如不羁的马。给他们以有形的束缚，他们会跳起来闹什么风潮。给他们以无形的桎梏，让他们的心思才力慢慢地腐败下去，这才不至于出什么乱子。于是那些人的权势得以稳固，天下得以太平，秦始皇所梦想的，他们得以亲身经历。此所以在如今时代，青年又将有"读经"的福分。

"读经"，怎样读呢？当然还是照传统的方法，像画符念咒那样地读。读了之后感到一种神秘的麻醉力，仿佛喝了过

量的酒。于是写起文章发起言论来，无不如从前应制的经义；或者作一字一名的钻研，走到所谓“雕虫小技”的“牛角尖”里去。至于行为方面，就不折不扣当那些提倡读经的人的“帮闲”，作维护封建势力的篱笆。这时候，那些提倡读经的人是踌躇满志了；但是，被迫读经的青年却给葬送了！

所谓“经”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读经的人未必知晓，就是作前面所引的那篇评论的作者又何尝认识得清楚。所谓“经”乃是古代的文化史料。在大学生及专门家，如果研究古代的文化，“经”是必要的对象的一部分。研究者对于研究的对象是取客观态度的，既不奉为神圣，也不“斥为死物”，只还它个本来面目。这并不是“读经”。“读经”这勾当与基督教的“查经班”所做的工作大致相当，在研究者是无所用之的。

中等学生并不担负研究古代文化的责任。他们有历史、文学等课程，从这些课程他们会接触古代文化。假如嫌仅仅接触还不够，要他们与大学生和专门家一样，去研究古代文化，对各种“经”下功夫，这已经是责望非人，而且紊乱了教育系统。何况所谓“读经”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青年去上“查经班”，希望收到麻醉的效果。这不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吗？

那个电讯刊出以后，过了若干天，又见报载广东各校即日读经之说，查无其事云云。“查无其事”，我们也并不乐观。这个年头，有人正要把整个教育系统“读经化”呢！

1933年9月1日发表

“教育的目标”的问题

罗家伦君近来在南京演说，题目是《大学教育之危机》，话语很繁多。开头说，要在大学教育的短短四年中间，把已经陶冶成功一个范畴的青年性情加以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接着他指斥大部分的中学实在办得太坏；这几年来他大约考过二万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发现现在的中学生的缺点太多，尤其是基本知识的训练太过贫乏。以下便举实例：国文写作通顺的很少；外国文程度坏到不能看原版书籍；讨厌数学几乎成为一般的倾向；史地知识荒唐到无可复加。罗君自己在办理大学教育，他见收来的学生程度不好，便回转头去责备中等教育。办理中等教育的人又何尝不能回转头去责备初等教育？办理初等教育的人更可以责备幼稚教育以及生育子女的父母；这才推车撞了壁。所以要说太坏，那是一连串的太坏，决不该让中等教育单独负责。

这一连串的太坏必然有它的因由。依我们想，大半的因由当在对于教育的一般社会意识。我们曾屡次说过，一般社会意识把现在教育和从前的科举认为名异实同的两件东西：教育的目标差不多只是分数和文凭。教育要和每人的整个生活发生交涉，教育要为生产劳动而设计呀，这些都被看作几个教育论者的梦呓。这样的意识支配着教者和学者，即使都

教得好，学得好，其成绩也不过像从前那样，造成一些“八股”的好手和“五言八韵”的名家罢了。何况现在的各种学科如果远离生活而加以研习，便会见得比“八股”和“五言八韵”麻烦得多，结果非达到像罗君所举实例那样的情形不可。

1934年3月1日发表

怎样救济失学者

从东北贫苦青年失学的消息，使我们想到现在一般的失学青年增多的事实。不久以前，上海报纸刊载着这样一段消息：

> 本埠各大学，自本学期开学后，据上海社记者调查所得，学生人数颇形减少。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均减少一二百人不等，持志大学日夜两班原有学生六百馀人，今学期开学后尚不及四百人，法政学院、江南学院注册人数，亦非昔比。即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亦减少约三十人左右。查减少原因固非一端，而以社会不景气，中学毕业生家庭不堪经济负担，无力升学，实为最大原因。至本埠各中学学生人数，亦较上学期减少甚多云。

其实不仅上海的学校，各地都有着同样的情形。本社也不时收到失学青年的来信，问我们以救济的办法。

怎样才是救济的办法呢？农村破产，工商业凋敝，学校经济竭蹶，一般文化事业都奄奄不振；这种不景气的现象是普遍的，不特现于教育界。所以，上海某报论到上面所录的

消息说："问题不在教育而在社会。"这话很对。一切的不安定当然都是由于社会的缺陷；而补救的根本办法，只有从改进社会着手。社会的改进通常不是一下子能够达到的，这就是目前许多青年所以要耐不住而到处呼吁的缘故了。

其实，呼吁是徒然的，无用的。在今日，世界上即使再发见一个大金矿，也不能救济社会的贫困；同样，眼前即使有一个"大善士"肯捐出百万金办一个免费的学校，也不过能收容数百至千馀的失学青年，对于整个的教育和文化的饥荒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在目前的状况下，青年如果有机会进学校，自当尽量利用这机会，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于社会的人才；如果没有机会进学校，他只能尽力在社会挣扎，以求得环境所能供给的知识。事实上，现在社会既多缺陷，学校教育也未能尽美尽善，一个青年如果在社会中求得实际的知识，未必会较逊于经过学校教育的人。这并不是用以安慰失学者的空言，乃是确实的情形。

1934年4月1日发表

卫 生 习 惯

最近报载教育部调查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的体格，受检查者20977人，其中有病况者 7553 人，占三分之一强。所患病以齿病为最多数，依次下去是眼病、喉病、皮肤病、脊弯、肺病等。同时，上海市卫生局为改善学校卫生起见，在市立比德小学施行肺结核注射，注射儿童822人，起反应者多至542人，占三分之二弱。前一项材料是关于全国的大学生的，后一项材料是关于一般的小学生的，合起来看，也可以约略知道我国学生界的卫生情况了。只是中学生的卫生情况还不曾见过什么报告，揣想起来，恐怕也不会怎样可以乐观的。

卫生本来不只是限于学校里的事情，要随时随地加以注意，躬行实践，成为习惯，才能收到相当的效果。比起竞技运动来，卫生习惯是根本的，所以尤其紧要。然而从一般的情形来看，学校里可以没有供全体学生运动之用的运动场，但不能没有几个竞技的选手，在运动会里为学校扬名；学生方面呢，有兴趣的人可以起清早，跑长途，努力修练，希望成为出色的竞技员，但不肯在起居饮食上切实注意，使自己有一个合格的身体。这是何等的坏倾向，谁都可以说出一大堆话来，但是说说有什么用处呢？

小学和中学里都有卫生的课程，书店里都有卫生的教本，

然而没有效果，可见教教也没有什么用处。必须把卫生习惯融和在生活里边才有用处，这是学生诸君自己的事情啊！

1934年4月1日发表

唯一的教学方法——演讲

本期刊载一平先生的《冀平中等教育的一瞥》，文中说起他“匆匆的走来走去，没有看见除了讲演以外，采用另一种教学方法的。”偏重于注入式是最不妥善的教学方法，在一般教育论著差不多早成定论；而在实施方面却依然停留在注入式的阶段上，什么时候才得脱离这个阶段，尚难断言，这实在是很可忧虑的现象。

我们知道一部分的教师抱着这样的信念：教师的职务便是教书，而教书的方法便是不间歇地对学生讲演。教学在一方而本来是一种技术，要请抱着上述的信念的教师放弃下旧有的技术，另行换一种新的，那很不容易，非他们自己下一番刻苦的修练工夫不可。现今教席如传舍，上学期不知道下学期还被聘与否，除了对于教育真能执着的人，谁肯下什么刻苦的修练工夫？但是，从学生这方面着想，这种专门讲演的教学方法是非要求改革不可的。我们也是从课室里坐过来的，所遇的教师也大半是只知讲演不知其他的人物。我们的经验是：听得有味时，譬之听说书，涎着脸儿听下去；听得乏味，便偷偷地写字条，看小说，或者沉入漫无边际的冥想；而一天总得听五时六时的讲演，那种倦怠深入骨髓，踢一场球，赛几回跑，是万万抵销不过的；所以一听见某先生缺席，

大家不由得拍手了。这种经验为现在一般青年所同具。试问在默默地听讲之中，青年的生命被戕贼到何等的地步？若不要求改革，便无异于自甘沦落了。

如何改革非我们所欲代拟，然而原则是可以略为一说的。凡属于理科的功课，必须以事物的试验和实习为主，书本的诵览为辅；凡属文科的功课，也常用自己的力量去探其中的法则和意义，不要听听就算数。这差不多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务请教师帮忙，期其实现。

1934年4月1日发表

简陋的学校设备

一平先生的文中说他所视察的学校，校舍合于学校之用者固然不多，场地房屋勉强足敷应用者也属寥寥。在今日我国的经济状况之下，这自是当然的现象。因而吃亏的不问可知是学生诸君。狭窄的场地尚且难得，那里说得上广辟运动场以锻炼身体；添筑一两间房子尚且办不到，那里说得上购置图书、仪器以从事研究、实验。所以，挤在陈旧迫窄的房子里头，一天到晚坐听滔滔不绝或者嗡嗡催眠的讲演，差不多是今日学生诸君注定的命运。所要问的是：学生诸君让这命运束缚住了就算呢，还是由自己的努力，对它作坚强的奋斗？

我们的意思是非奋斗不可的，其理由无须多说。单说方法，那也平常得很，就是抱定宗旨必须锻炼身体，不问有没有广阔的运动场；必须从事研究、实验，不问有没有完备的图书、仪器。凡事要待准备得好好之后才动手做去，这原来是席丰履厚的公子哥儿的派头。今日我国的青年既然谁也不能做公子哥儿，自该像鲁滨逊到了荒岛上一样，在当前的环境中努力奋斗，使自己的生活渐渐丰富起来。没有广阔的运动场，就在小小的庭院里练身，就从日常的起居饮食上养成强健的体魄。没有完备的图书、仪器，就将繁复的社会作图

书馆，就将广大的自然界作实验室。这等话写在杂志文字里诚然是句空话，但实行起来，我们相信就会收到真实的效果的。

1934年4月1日发表

写爱和写乡村困苦

本期所载一平先生的文字里，提起他翻阅了不少中学生的作文本，“其中显然有两类很强烈的思想的流露，一类是写爱的，一类是写乡村困苦的。”我们编辑本志，阅读学生诸君的来稿比一平先生在视察期间所看到的还要多，我们与一平先生有同样的感觉。读者诸君身为学生，平日或许不留意，现在经人说破，再去翻检自己的文稿，大概也要失笑，说“原来有这等的事”吧。

我们以为作这两类文字，无论如何，总比作类似“八股”的东西有意思得多，周作人先生说得好，“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这个把戏……叫作‘代圣贤立言’，又可以称作‘赋得’，换句话说，就是奉命说话。做‘制艺’的人奉到题目，遵守‘功令’，在应该说什么与怎样说的范围之内，尽力地显出本领来，显得好时便是‘中式’，就是新贵人的举人进士了。”举人进士虽然为世俗所艳羡，可是他们实在没有说一句自己的话；这是八股文要不得的理由。类似八股文的东西也要不得，理由同此。至于写爱，写乡村困苦，那就不能不本于自己的观感与体验。所以，这两类文字即使作得不怎么好，至

少在说自己的话这一点上是值得赞许的。

据一平先生的意思，“此类思想无疑的有赖于正确之指导，如果任青年课外随意阅读不良的读物，或甚至对语文科的教材不加意选择，使青年火热般的情绪苦闷地燃烧着；而学校负训育的人员仍一无觉察，结果是十二分严重的。”这意思自然不错。但是从学生这方面着想，似乎应该更进一步：即使得不到什么正确的指导，也要把火热般的情绪放到理智的熔炉里去锻炼，因而自发地觉察哪一类是不良的读物，就是送到眼前来也不屑一看。不良的读物譬如病菌，随时有与我们接触的机会，唯有发展我们的理智才是增强抵抗力的办法。

写爱，写乡村困苦，本于自身的观感和体验，同时也少不了理智。理智之光照射到恋爱上边，自会省悟恋爱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分；对于恋爱同对于旁的事情一样，态度固然要真诚恳挚，然而决不是除此以外别无天地了。理智之光照射到乡村困苦的现象上边，自会省悟徒然咨嗟悲叹没有什么用处；必须加以精密的观察和分析，寻出它所以致此的若干因素来，又必须探求适当的路径，怎样把自己的力量用到挽救乡村的事业上去，才会有真实的效果。这样，简直是整个生活的迈进，又岂止写出来的文字定能成为一篇东西，比较类似八股的东西有意思而已。

1934年5月1日发表

“享　　受”

一平先生文中有一句话道：“国联教育考查团在《中国教育之改进》中，反复叹息于中国现行教育制度完全为有钱有势之人们所享受。”与“享受”相应的字眼，通常是“幸福”“快乐”之类。读者诸君现在身为中学生，得受中等教育，这种“享受”到底是幸福和快乐或者不是，其实殊难断言。为什么呢？诸君的精力是可贵的，光阴也是可贵的，而在承受现在这种大有流弊的教育这一件事情上，把许多的精力和光阴消耗掉，岂不是非常倒楣的事？

我们说这个话，并非故意要扫诸君的兴，事实如此，没有办法呀。诸君试想：听讲，听讲，一辈子的听讲，记诵，记诵，一辈子的记诵，书本，文字，书本，文字，永远离不开的书本，文字；将来出了学校，除开从政和当教师以外，做旁的事差不多都得从头学起：这是不是现在教育实况的最简略的素描？受不到教育的青年当然是倒楣的，而在这般教育实况中讨生活的诸君又何尝不倒楣！

有少数的教育家觉悟了，如一平先生文中所提及的四存中学、求知中学和艺文中学，他们的主持人是可以感佩的。他们把“教”“学”“做”合在一起，让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互相调剂，不叫学生专门在听讲、记诵、书本、文字上做工

夫，其最低限度的效果当是"养成手脑兼用的青年"。如果在真个有组织的社会里，自然可以更进一步，社会需要各色各样的人材去干各色各样的事业，就在各色各样的事业上教育许多的青年，让他们一一深造，得到了学问也练成了技术。我国现在还谈不到这一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各色各样的人材，也不是说我国没有人正在干各色各样的事业，乃是说教育受着种种的限制，致形成现在的模样，与事业差不多完全连不起来。只要看，全国同胞的百分之八十，其中大部分是种田的和做工的，他们连识字的权利都没有，更说不上什么受教育，其故固可深思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而前面提及的几个学校能够冲破成规，把教育办成个样子，我们想，那几个学校里的学生应该是幸福的、快乐的吧。如果多数的学校能够对准这样的方向走，于百分之八十的同胞固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在校的学生总该说得上真个"享受"了。

这个愿望什么时候能实现呢？我们怅然凝想，可是回答不来。

1934年5月1日发表

专供应试用的书籍

如果稍稍留心一点报纸上的出版广告，就会觉得专供学生应试用的书籍，近来出得实在不少，什么“表解 ”，什么“问答”，什么“必读”，名称各式各样，我们这里也不想列举。在出版家是所谓“在商言商”，社会上需要那一类货色，他们就制造那一类货色。所以，这个现象表示一般社会对于学科的认识达到何等的程度，是应当被注意的。

在中小学校里，学科的划分只为着教学的便利起见，教学的时候利用语言和文字作工具，也无非为着便利，其总目标却在发展学生的知能；所谓知能包括思想和行动，也就是整个的生活。一个学生在学校里受教育，他的成绩好或者不好，要看他的知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要看他能否随时利用了学得的东西去应付实际生活，方可断言。如果只是对于某一学科记忆得熟，问到他，他总回答得出，而在生活方面却并没有多大影响，这样的学生，他的成绩是否算得好，那就难说了。所以，贤明的教育家不看重什么考试，他与学生日常接触，学生的一举一动都是他据以下评判的资料啊。唯有不甚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才特别看重考试，他心里梗梗着这样的念头：“不考试，凭什么来下评判呢?”这种人似乎并不少，于是考试的价值被提高到它所原有的以上，而学生受教育就差

不多专为应考试的缘故了。

为着便利起见而划分的各种学科化为各科的“表解”、“问答”……等等，那就离开生活更远，因为这些东西太机械化、太形式化了。然而这些东西居然为特别看重考试的现社会所需要，致使出版家不厌其多地制造出来，这不就表明一般社会对于学科的认识正是这样机械化、形式化吗？“文起八代之衰者为谁？”“韩愈。”对。“鼓浪屿和什么地方相对？”“厦门。”不错。于是主试者满意，应试者也欣然。但是，如果问一问青年的可贵的精力和光阴消磨在这等玩意儿上边是否值得，只怕谁都要爽然若失了吧。

1934年6月1日发表

读经与读外国语

最近教育部发出通令说："近查各地初级中学及小学有指定经书强令学生诵习者；亦有小学诵习文言，或增加英语、日语等科目者。是不特违背本部所颁中、小学规程及课程标准之规定，抑且加重学生担负，转使算学与自然科学等成绩日趋低劣，殊属非是。"以下的话是令各省教育厅饬知所属中、小学，"所有课程、科目及国文、国语等内容务须遵照法令办理。"这是一道开明的通令，颇可赞许。但是，就从这上边，可以知道现在正有若干中学生、小学生在那里诵习经书，更有若干小学生在那里诵习文言或者英语、日语。若从教育的见地来说，这是大可注意的反动现象和危亡现象；负其责的是教育者或者学生的父兄，而被牺牲的却是学生。

开通的教育者反对中小学生读经，一般顽旧的人便惊骇狂叫："你们要灭绝经书，你们是洪水猛兽！这已是十几年前的旧戏了，然而到今日还得重演。其实顽旧的人并没有看得真切，反对中小学生读经的人何尝要灭绝经书，不过对于经书的认识比较正确一点罢了。他们以为经书是我国哲学、史学、文学上的一些材料，大学里研究这些科目的学生拿来下工夫是应该的；中小学生要学习的正多，所学习的正多，所学习的又都是即知即行的事项，不像大学生那样偏于纯理智的

研究，所以经书的诵习实非所宜；即使经书里确有了不得的精义，非令中小学生领受不可，也该融化在各种科目里头，以通俗便易的形式呈现于中小学生的面前。试问，这样中庸的见解应当受"洪水猛兽"的毒骂么？但是顽旧的人哪里肯平心静气想一想呢？他们感觉自己的地位不很稳固，他们感觉今日的青年不易管教，他们也叹息于教育的失败，他们也愤慨于国运的危殆，而推求其原因，都归结到学生不读经之故。他们以为只要学生读了经，什么事情就会变好了。于是手里执着教育权的就令学生读经，身为父兄的令子弟读经；谁出来反对时，便炮弹一般轰过去，"你们是洪水猛兽！"照目前的社会状况，他们的不安和伤叹是只有加重不会减轻的。在最近的将来，读经的风气或将更为流行，也未可知。那就要有更多的中小学生陷落在厄运里，而教育部的通令除了供他年编教育史时作为材料以外，也就等于白纸了。

再说小学生读外国语，在上海是很通行的，最简陋的"弄堂学校"里也列有英语的科目。我们且抛开小学生该不该读外国语的问题，单问我们所以要读外国语为的是什么？回答很容易：我们要把外国语作媒介，从而接触外国的文化呀。然而，这只是少数傻子的想头，多数人却自有他们的巧妙的打算。他们艳羡那些"洋行买办江白度"，以为"江白度"的条件是能说外国语，便奉外国语为绝顶重要的科目，父诏其子，师勉其弟，"你要用心把外国语读通才好啊，否则便不能伺候你的外国主人！"从中学时代读起来还嫌来不及，于是小学里也设起外国语的科目来。据我们所知，自从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各地学校颇有添设日语的科目的。他们的动机

都由于兵法上所谓“知己知彼”么？我们不甚相信。至少有一小部分存着预备伺候外国主人的想头吧。《颜氏家训》里有一则说：“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一班切望学生子弟作“江白度”的教师父兄便是这个士大夫的同志。他们正配作亡国奴，我们也不想对他们说什么。我们只希望读着外国语的中学生乃至小学生自己清醒一点，不要作这种亡国奴的想头而已。

1934年6月1日发表

“拆　　穿”

我们在《卷头言》这一栏里，与读者诸君谈话，自信态度是诚恳的。我们并不设想自己站在高高的讲台上，放大了嗓门，向读者诸君说教致训。偶象崇拜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们相信谁也不能以先知圣贤自居，大言不惭地向人说教致训。我们只设想我们坐在很简陋的房间里，或者原野间的泥地上，相对而坐的就是读者诸君。我们彼此有弟兄一般的情谊，什么话都可以谈，谈得高兴，大家欢呼一阵，谈得不中听，尽不妨互相争论，甚至面红耳赤，终于坦白地谅解。这里头有群居的甘味，有精神生活的营养料。我们是自恃有与读者诸君坐在一块儿的荣幸，才敢在每一期的本志上絮絮叨叨说许多话的。

我们检点历次所说的话，觉得含有积极意义的太少了，往往做到“拆穿”而止。人家正在谆谆地向青年灌输道德，而我们说职业道德家所施行的道德训练未必靠得住；人家正在说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得以进学校是一种“享受”，而我们说这种“享受”为福为祸正复难言。这些都是“拆穿”的例子。我们只是平凡的人，见不到什么远的大的；我们又是谨愿的人，不愿意说那些夸大的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谎话：所以，我们的话少有积极意义是无法可想的。我们所能说的无非一些日常的

观感和零碎的经验，而这些中间属于“拆穿”一方面的居多；于是我们只得以“拆穿”自限了。

说了“拆穿”的话会使人扫兴，我们未尝不知道。我们以为使旁的人扫兴可以不管，我们又不是杂耍班子里的人，专门引逗人家开心的。而使读者诸君扫兴却须略略解释一下，因为读者诸君和我们有弟兄一般的情谊。

读者诸君要知道扫兴的话源于扫兴的现实，如果现实没有什么表里不一致的情形，也就无所谓“拆穿”。常言道“当局者迷”，万一被蒙混一辈子，岂不大上其当？经人“拆穿”了，恍然而悟道“原来如此！”认识的深化也就是生活的跃进。这当儿，高兴之不暇，又何用扫兴呢？——话短意长，愿读者诸君鉴察。

1934年6月1日发表

“百 日 通”

近来北方的报纸上登载着《日语百日通》之类的大幅广告，书商图利，遇到什么时会就出什么样的书，原来也不足深责。但是据说这一类书销场并不坏，可见的确有许多人希望尽快通解日语。日本是我国人应该时时刻刻切记的一个国家，说到“知己知彼”，最先自然要通解他们的语言。这是极端善意的解释。如果实际上并非如此，那热切的希望里另外含有说不出口来的动机，那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态了。“哀莫大于心死”，在纷纷购读《日语百日通》这一类书的群众行动上，不就可以看到“心死”的迹象吗？

此外，坊间又有《英语百日通》一类的书。这反映出我国人如何希望用最少的时间和劳力去学会一种并不简单的语言文字。其实，这个希望是永远不会实现的。语言文字不只是一种知识，必须随时学习，随时应用，渐渐成为生活中的习惯，才真能够“通”。看一本书，花一百天或者少到一个月的时间，当然也能够“通”一点儿。然而在外国文，那“通”的一点儿，只不过是人家问你：“你叫什么？”你能够回答：“我叫张三。”人家对你说：“拿杯茶来。”你能够说：“茶在这里了。”如此而已。本国文呢，也只能够写几封不比拆字先生的手笔高明多少的书信。跟完全不懂不会相比较固然好一点儿，但是用

处究竟有限。

有些青年喜欢打听人家的秘诀，自己作诗作小说作不好，就写信去问人家，弄文学有什么扼要的方法；最好得到个"一字诀"，只要记住这一个字，提起笔来就篇篇是佳作了。这也未免太心急，而且鲁莽得厉害，跟购读"百日通"的人不相上下。其实叫真正的文学家精细地剖析起自己来，未必就说得出什么是自己成为文学家的秘诀，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秘诀，他的文学作品只是种种生活经验的乘积。不在生活经验上下功夫，却仰着脸等待什么"一字诀"掉下来，是很难跟文学有缘的。

过于心急的学习实在并不是学习。"百日通""速成科"只能欺骗热切的希望，决不能从这些上得到真实的益处。纷纷购读《日语百日通》的人到一百天之后一定失望，他们那说不出口来的动机还是没法安顿。即使动机绝对纯正，然而距离"知己知彼"也还很远很远。我们不妨再说一通：语言文字不只是一种知识；必须随时学习，随时应用，渐渐成为生活中的习惯，才真能够"通"。

1934年10月1日发表

他人的和自己的成绩

这一期的本志按照预定计划是《读者号》。除了极少数篇幅外，登载的都是读者的作品，不消说，十之八九都是中学生的成绩。

中学生的写作成绩应该以什么作标准？一个中学生的写作到了什么程度才算达到水平线？这个问题很不容易解决。运动竞技常有新记录，新记录出现以后，旧记录就此打破；换句话说，人类对于运动技能的限度又提高了一级。技能的限度逐渐提高，水平线也随之上升，从前所谓新记录，也许到后来仅是水平线，大家认为达不到这条水平线就是不及格了。凡事要这样，世界才会进步。

诸君平日看见认真用功的同学，就会心中自语："像他这样的人才配叫学生！"看见或听到他人待朋友忠诚的情形，就会心中自语："这才叫朋友！"如果你是个用功不那么上劲，待朋友不那么忠诚的人，其时会感到惭愧吧。你从他人身上看到了做学生或做朋友的应有的水平线，而自己的现状却未曾达到这水平线，或竟离得很远，不免自惭形秽，觉得非奋起直追不可了。

这应有的水平线不但可以从他人身上看到，还可以从自己身上看到；从自己身上看到的，比从他人身上看到的更来

得亲切确实。诸君平日写字的时候，有时会偶然写得很好的一行字，一个字，或一个字里几笔吧；练习跳高的时候，偶然会有一次或几次无意中跳得比寻常所跳的尺度高吧；劳作的时候，有时偶然会坚持较长的时间吧。诸如此类，你也许自认为是偶然的，其实正是你自己的成绩，是你的成绩的新记录。你该把这些认作自己的水平线，成为你自己努力的目标。你该这样说："这才是我写的字"，"这才是我跳的高度"，"这才是我的劳作能力"。

应有的水平线是理想的真实面影，绝不玄虚。这面影无论从他人身上看到或从自己身上看到，都可以做进步向上的原动力。从他人身上看到的时候，可以供你观摩；从自己身上看到的时候，可以叫你自信。

本期杂志中所登载的稿件，是从四五万读者的作品中选拔出来的，可算是国内中学生写作能力的新记录了。这本杂志到读者手里的时候，我们希望听到两句话：

"这才像中国现在中学生的写作！"未曾有作品当选的读者说。

"这才是我的写作！"作品当选的读者说。

不但写作如此，希望大家能把这原则应用到一切进修方面去。

1935年1月1日发表

原题《他人和自己的成绩》

受教育跟处理生活

中等教育的目标不外乎给与学生处理生活的一般知识，养成学生处理生活的一般能力，使他能够做一个健全的公民。依照教育学者的说法，话决不会这么简单；他们罗列各派的学说，比较各国的国情，一下子一章，再一下子又是一章，可以写成一本很厚的书。但是说来说去，总脱不出这一句简单的话的范围。

所谓生活，无非每天碰到的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客人来了，该要款待他，这是一件事情。夏天快到了，该要下稻种，这是一件事。东北四省失去已经三年了，该要想法收回，这是一件事。太阳上的黑子今年又扩大起来了，该要研究它的所以然以及对于地球的影响，这是一件事。事情是举不完数不完的；许许多多的事情积聚起来，其总和就是人类的生活。

根本地说起来，处理生活的知识当然该从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上去取得，处理生活的能力当然该从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上去历练。唯有这样，才无所谓学习跟实做的界限，才没有支离破碎的弊病；过一天就是一天的充实生活，便没有像泄了气的气球似的预备生活。

教育的最高境界该怎样呢？说出来也平淡无奇，不过实

现上面所说的罢了。在现今世界上，并不是没有施行这种教育规模的地方。在我国，有一部分教育者提出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又有人说该是做、学、教合一），也是想把教育推进到最高境界的一种企图。

但是要知道，教育是不能离开了种种的社会关联而独立的。教、学、做合一的主张不能普遍于整个教育界，正受着种种的社会关联的限制。此刻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现行的教育规模，例如把训育跟教科分为两橛，又如定下公民、卫生、国文、算学等等科目教学生学习，实在不是顶妥当的办法，而只是不得已的办法。

为什么不是顶妥当的办法？因为这样一来，就把教育跟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也就是跟生活的距离拉得远了；故而在学校里当学生，总不免有“预备生活”之感。但是不这样就得全盘推翻，另起炉灶；在不能另起炉灶的时候，要让青年取得知识，历练能力，就只得照现在这样做。所以说只是不得已的办法。

明白了这一点有甚么益处呢？益处就在于能使我们不忘记我们的实际生活。我们学的虽然是公民、卫生、国文、算学等等科目，而实际生活里并没有这些科目，只有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事情临到我们的面前，我们要能综合地运用这些科目去处理，那才是真个取得了知识，历练了能力。如果徒然记住在心里，写在笔记簿上，临到事情还是茫然失措，那就等于没有受什么教育；我们决不肯这样耽误了自己。

连带地，我们自然会领悟教科书的本质只是各种科目的纲领而已。譬如演戏，教科书好像一张节目单，背得出节目

单并不就是演了好戏。纲领自有纲领的用处，繁复的头绪须得理清楚，才可以结成概念，纲领的必要就在乎此。因而死命地记诵教科书是无谓的，把记诵教科书当作受教育的终极目的尤其无谓。我们固然不肯把节目单抛开不顾，可是我们更得好好地演我们的戏——随时随地好好地处理我们的生活。

1935年3月1日发表

送全国高中一年级男同学入营

从这一个月起，全国高中一年级男生将悉数入营，去受三个月的集中的军事训练。这是空前的事，我们应该说几句话送他们。

提起入营，自然会想到战争。在欧美，一部分青年颇有非战的倾向；本志本期的《偶谈》栏里就有关于这一点的一篇。但是，我们知道，那流行着非战思想的正是帝国主义的国家。青年中间思想清楚一点认识透彻一点的，知道他们去参加战争无非作帝国主义的工具，对于自己，对于大众，都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所以主张非战，拒绝军役。如果他们住在被侵略的国家里，情形该会不同吧。他们知道一味不抵抗，专等人家来宰割，是要连一张皮一根骨头都保不住的；他们知道被侵略者的身躯虽然瘦一点，但身躯里所有的生命并不比谁弱了多少，这些力量合起来，是对于谁都不怕的；他们又知道如果遇到某一种时势，非一致起来抵抗不可，就该勇往直前，毫不退缩，这是为自己为大众而奋斗，并不是去作谁的工具。根据这一些认识，他们还会主张非战，拒绝军役吗？

现在我们处于怎样的地位，那是大家知道的，不用细说。我们当然跟欧美的一部分青年不一样，不愿意作谁的工具；可

是我们不能不具有一种勇往直前的气概和实力，以防某一种时势的到来。从这一点看，高中学生的入营是极有意义的事。

学生入营以后，将要作严格的操练，过极端规律的生活；这也是极有意义的事。在中学生的健康成为问题的今日，兵操、器械操、行军、露宿等等事情，正可以把不健全的体格矫正过来。同时，集团生活的必须训练，在今日差不多已成公论，而军营正是适当的训练所。

我们敬祝全国高中一年级男同学，在上面所说的几点意义之下，受到施行得非常审慎没有一点流弊的军事教育，兴奋而且愉快，过这三个月的军营生活。

1935年4月1日发表

毕业会考跟学生健康问题

毕业会考是一种功令。学校为遵从功令起见，当然要送学生去应会考。但是学校不应该只记得会考，把会考认作唯一的目标，却把学生忘了。学校究竟是为学生而设立的，这一层无论如何必须弄清楚。

据我们所知道，各地学校为促迫学生作应考的准备，很有许多不妥当的措施。恐怕学生程度蹩脚，送出去应考坍了学校的台。于是先举行假考试，假考试不及格的，简直就不送出去。还有，以前是下课的时候学生必须散到运动场去的，现在可反了背，必须留在教室里温课；到晚上，自修钟点也加长了，有的加一小时，有的还不止。学校对学生还作种种的暗示，把会考这一关形容得怎样怎样艰难，好比高山峻岭，若不预备一副好身手去冒这回险，非跌得头破血淋不可；这种暗示使学生忧虑，恐怖，一刻也不敢忘记了温课，熄灯钟打过以后，被窝里还有手电筒的圆光照在课本上面。这些都是事实；当然没有说齐全，不过举例罢了。

这种措施对于学生的影响怎样呢？旁的方面且不说，只说身体方面。过度而且勉强的记诵，使身体的机能受到强烈的阻障，有些学生没等到应考就病倒了；在考前考后死亡的，我们也听到有许多，而其原因，谁都承认是用功过度。一般

说来，健全体格在目前的中等学校里差不多是稀有的宝贝；最近上海市卫生局发表检查的结果，中学生具有健全体格的不及十分之一；本志本期《青年论坛》栏登载周鉴文君的文章，他所报告的也是一个可惊的消息。原因固然不完全在于因准备会考而用功过度；但是，在下课时候必须留在教室里温课、晚上加长自修钟点、以及按了手电筒在被窝里“开夜车”等等的情形之下，健全体格只会减少不会加多，却是谁都预料得到的。

中等学生的健康在目前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教育者如果不忘记学校是为学生而设立的，就应该赶快努力，用切实有效的方法，逐渐减低它的严重性。同时应该老实反省，自家促迫学生作应考准备的种种设施，是否损害到学生的健康。

我们以为要使学生通过毕业会考，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不拘拘于教科书的记诵，一切学科都从事实上去学习，又随时应用到事实上去；这样，临考的几个题目还会回答不出吗？学过一部分，就明白一部分，随时结算，决不积欠；这样，临考的时候还用得着“抱佛脚”吗？这在学生毫不觉得费力，可是确实走了并不短少的程途，而且时时有“左右逢源”的乐趣。

唯有死要记诵、硬要装进去最是费力，最容易弄出毛病来；就算如愿记住了装进去了，也还是个食而不化，在毕业会考里得到最优等的评判或许可以，而在学生本身未必就有真实的用处。教育者如果不忘记学校是为学生而设立的，应该彻底改去这种别无意义只会损害学生健康的措施。

学校里有会考列名最优等的学生固然是荣誉，但是尤其可贵的却在乎养成身体、知识、能力都健全的学生。

1935年4月1日发表

读书的态度

最近各地举行读书运动，从报纸杂志上可以看到许多讨论读书指导读书的文章。

“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全国青年非常激动，大家想拿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对付国家的厄运；可是有些学者却告诉他们一句话，叫做“读书救国”。“读书”两个字就此为青年所唾弃。青年看穿了学者的心肠，知道这无非变戏法的人转移观众注意力的把戏，怎能不厌听“读书呀读书”那种丑角似的口吻？要是说青年就此不爱读书，这却未必。

读书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绝对信从的态度，凡是书上说的话就是天经地义。一种是批判的态度，用现实生活来检验，凡是对现实生活有益处的，取它，否则就不取。又一种是随随便便的态度，从书上学到些什么，用来装点自己，以便同人家谈闲天的时候可以应付，不致受人家讥笑，认为一窍不通。

顽固的人对于经书以及笼统的所谓古书，是抱第一种态度的。他们或许是故意或许是无心，自己抱了这种态度，还要诱导青年也抱这种态度。青年如果听从了他们，就把自己葬送在书里了。玩世的人认为无论什么事都只是逢场作戏，读书当然不是例外，所以抱的是第三种态度。世间惟有闲散

消沉到无可奈何的人才会玩世；青年要在人生的大道上迈步前进，距离闲散消沉十万八千里，自然不会抱这种态度。青年应当抱而且必须抱的是第二种态度。要知道处理现实生活是目的，读书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许多手段之一。不要盲从"开卷有益"的成语，也不要相信"为读书而读书"的迂谈。要使书为你自己用，不要让你自己去做书的奴隶。这点意见虽然浅薄，对于被围在闹嚷嚷的读书声中的青年却是有用的。

1935年5月1日发表

读《教育杂志·读经问题专号》

上月份，《教育杂志》出了一个"读经问题专号"，专门刊载"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这个专号所刊专家的文章共有七十多篇，可以说是洋洋大观。所谓读经问题，就是要不要把经书列在学校课程里头，让中小学生去修习的问题。这跟中学生大有关系，所以我们特地提出来报告给我们的读者；读者如果方便的话，不妨取这一期的《教育杂志》来看看。在这里，我们还写一点我们对于这个专号的"读后感"。

经书是甚么？是我国古代哲学、文学、政治、经济、民俗等等的总记录，而大部分染上了儒家的色彩的。谁如果是一个这些方面的专门家，或者是大学里研究我国古代哲学、古代文学等等的学生，那末经书是他所必需修习的东西。这层意思我们曾经屡次说过，在《教育杂志》这个专号里，即便是最反对读经的专家，也都这么说。这并非一种主张，乃是当然的事实。

中小学生并不作这方面专门研究，中小学生自有规定在那里的课程。那末，经书对于中小学生绝对不需要，也是当然的事实。为甚么偏有一些人主张把经书列入学校课程，非使中小学生修习不可呢？

这由于他们对于经书的认识不同，换一句话说，他们并

没有认识甚么是经书。他们把经书认作一种符咒似的东西，凡是正人心、治天下、雪国耻、兴民族等等目的，都可以从读经这一个简便的手段来达到。我们不愿意用恶意去测度他们，我们承认他们完全是一片真诚；然而，他们这种迷信符咒的态度，不是和原始民族差不多吗？跟原始民族差不多的人物，而处于教育青年指导青年的地位，这岂不使青年大吃其亏？

在这一个《读经问题专号》里，大概从教育的立场说话的人都不主张让中小学生读经。这本来不是甚么深奥的道理，一个人只要不抱迷信，懂得一点现实的情状，自然会知道要中小学生读经简直是胡闹。然而，现在教育界中偏多不从教育的立场说话的人，更有教育界以外的人也硬要来管教育界的事，致使那些从教育的立场说话的人有开口为难之感。这是现在教育的实况。因为有这一种实况存在，我们如果把话说得偏激一点，一个少年，一个青年，若不希望取得一张文凭而只想有一些真实的知识和能力的话，实在没有受学校教育的必要。否则我们就得要求学校教育整个的改革：——凡是不懂得教育的人不配来说甚么话，出甚么主张；凡是教育的设施必须切实顾到国家民族的福利跟受教育者的身心健康。

1935年6月1日发表

不相应的"因"与"果"

本年上海推行识字运动，由识字教育委员会派员按户调查，遇有不识字的就教他们进识字学校读书。在调查的当儿，调查员遇到了种种的诘难，大致是"识了字就有饭吃吗?""某人在学堂里读毕了业，到现在坐守在家里，找不到一件事情；识字又有什么用处?"这一类的话。

听说识字，就联想到吃饭跟职业，可见大众的生活困顿得利害，只有立刻可以解除困顿的才是迫切需要的东西，否则简直不需要。然而这样的联想实在根据一种错误观念而来。他们以为识字好比下种，有饭可吃、有职业可做好比收成，下了种当然要望收成。谁知识字跟吃饭和得业本来不是注定的一因一果。识了字，仿佛加添了一双眼睛、一双耳朵，因而能够接触本来所不能接触的，使自己的知识丰富起来，能力增强起来。这是识字的目标。谁如果识了字，或多或少，总可以得到应合这个目标的报酬。至于有没有饭吃，有没有职业可做，虽然跟个人的知识能力也有关系，但是在目前这样的时代，还待社会情况来决定。

推广开去，中学生在校受教育也是同样的情形。中学生所得到的当然比较识字学校的学生所得到的深广得多，但是也只在丰富知识、增强能力这两点上见到效果而已。学校对

于学生毕业之后得业与否并不负何种责任，那末学生跑出了学校无事可做，实在是寻常的事。在教育跟生产不相联系的制度之下，入学求学的“因”，跟有事可做的“果”，本来是不相应的呀。现在有一班人往往统计毕业学生的得业成数，见数量太少，就大发其慨叹。就各种力量的浪费而言，这固然可以慨叹。若说其他的人都不妨失业，唯有学校毕业生不应该失业，这却是错误的观念了。其错误在忘记了如今教育的本质。

我们提出这一点来说，并不是故意扫读者诸君的兴，我们想请诸君认清实况，不要让自己上了一些错误观念的当。

1935年10月1日发表

读 了《武 训》

本期刊载臧克家先生的一篇文字，记述武训的生平，读者诸君看了，对于这位抱着“义学症”的武先生，一定感到很浓的兴趣，同时引起很深的敬意。武先生完全没有利己观念，用了最困苦的方法去讨钱积钱，结果，义学真个给他修成了；这种伟大的精神的确值得佩服。可是，修了义学做什么呢？当然是让人家读书。人家读了书又怎样呢？这个问题恐怕武先生就很难回答清楚了。

武先生给时代跟知识所限定，即使回答不清楚，决不是他的羞耻。我们要说的是现在很有些人口口声声办教育，更有些人捐了自己劳力所得的或者并非自己劳力所得的钱来创办学校，这当然也是热心教育，但是他们并不认清楚大众所需要的是什么教育，这就未免少有意义。譬如推行识字教育自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教人家识了几百个字就算完事，识了字的学生隔一两个月就把几百个字忘掉了，这有什么意义？又如教人家识了字，同时把一些非现代的教条编成书本，教人家多一重意识上的束缚，这有什么意义？又如捐钱兴办大学，好听的名目是造就人才，实际呢，养成一些优良的帮手，借此增加自己的势力，稳固自己的地位，在帮手固然也有了饭吃，然而从社会的观点看起来，这样的事情又岂止没有意

义而已？

所以办教育不能不问办了怎么样。没有意义甚至不止没有意义的教育，那简直不必受。

1935年12月1日发表

“穷　则　变”

逢到新年，彼此互相祝贺，这不过是一种礼貌，实在没有多大意思。如果说“祝你努力”“祝你进步”，还含有一点勉励的意味；至于说“祝你交好运”，“祝你发大财”，那就很可笑了。为此，我们不想在今年的开头，向读者诸君说一些祝贺的话。

读者诸君或许要说，这年头本来也没有什么可以祝贺的。先从自己想起，自己虽然在学校里求学，可是求学的资本教家长担负得很费力气，前途又极渺茫，出了学校不知道做些什么。其次想到社会，社会是那样的悲惨，农村破产，百业凋敝，除了极少数特殊阶层的人物以外，几乎看不见一个壮健的躯体，一个欢乐的面孔。其次想到国家，国家是正遇到空前的危难，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久已成为问题，大家原具有一股爱国的热诚和力量，可是给事势阻挡着，不容你尽情表示出来，发挥出来。最后想到世界，世界的大部分依然是强权的“禁脔”，“文明人”要用飞机大炮去开化“野蛮民族”，“文明人”和“文明人”之间又在那里争论彼此的军备，准备在第二次大战里一显身手，“霸道”和“帝道”笼罩着一切，吃尽了亏的是最大多数被压迫的人。这样想起来，哪里还有可以祝贺的事项呢？

上面的话是不错的，然而不可就此倾向到悲观的方面去。我们要相信“穷则变”不是一句玄学的话，从物理和人事观察起来，确然有这么一个道理。照上面的话，可以说一切都到了“穷”的地步，那末所谓“变”应该就要来了。不相信会有“变”而对一切绝望的，是自暴自弃的弱者。等待“变”的到来，自己只想凑现成的，是不可为训的庸人。不悲观，不颓丧，昂头挺胸，脚踏实地，去发动去推进那所谓“变”的，是适应时代的勇士。

1936年1月1日发表

课程标准又将修订

现在应用的课程标准是民国二十一年颁布的。实际教育者积了几年的经验，觉得这个课程标准还有须要修订的地方，有的嫌授课的总时数太多，有的嫌某一科的分量多或是少。教育部为准备修订起见，曾经邀请专家开过会议。听说会议的结果：对于授课的总时数将比现制减少；对于高中数学一科，将在二年级分轨，把近于文科、近于理科的学生列为两组，数学的程度与时数各不相同；对于其他各科，也略有加减修订。并且听说这个修订后的课程标准在最近期内就要公布了。

最关心课程标准的当然是实际教育者。他们教各种功课，不能够漫无限制，自出心裁；必须将课程标准作为依据，严谨地遵守着。教科书的编辑者也不会忽视了课程标准。他们所编的课本要通过教育部的审查，得到发行的准许，最低限度总得不违背课程标准的规定。至于学生诸君，想来不大留心什么课程标准吧？但这个东西原是为学生而设的，它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身心，学生诸君实在应该加以严切注意。

不过有一层，大家都得知道的，就是课程标准之类无论定得怎样完善，总之是写在纸面的条文；要收到真实的效果，

还在乎有关各方的努力。条文任你十分具体，譬如说，某科的目标一是什么，二是什么，某科的教授详目是什么什么，这似乎不可游移了。但是你若抱着敷衍主义、报销主义来对付，就会弄到毫无真实效果的地步。所以在主持教育行政的教育部，固然应该希望有一个完善的课程标准，可是尤其紧要的，却在怎样指导与督促，使得课程标准显出功效。教者与学者自然也应该希望有一个完善的课程标准，可是尤其重要的，却在怎样用力量，用心思，使课程标准发生作用。不然的话，唯有不完善的课程标准会引起坏影响；而完善的课程标准却不会引起什么好影响，徒然写在纸面好看而已。

1936年3月1日发表

春　假

春假到了，读者诸君将要离开学校几天，与教室、自修室暂时分别，过一些时不同于平日的生活。诸君中间有多数来自乡村。这回放了假自然回到乡村去。有许多本来住在城市里头，最好也要到乡村去走一趟，或者住几天。

大家嚷着农村破产，到底农村破产到怎么一个情形，各人的认识很不相同。像无所为的游历者一样，到乡村中间望了一望，看见破败的房屋，黄瘦的人物，就叹息说“农村真个破产了！”这是浮光掠影的认识，没有什么意思。要有深切的认识须有真实的体验，不能望了一望就算，要把自己沉浸在当前的境界里头。

诸君到乡村去，无论回家去的或者特地去的，要从体验中得到深切的认识，同时可以把外面的消息带到乡村中去。国家处在怎样一个危险的地位，各地同胞怎样在被迫害的境地中英勇奋斗，这些都是乡村中人应当知道而未必知道的。又可以把平时从历史、地理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方面得来的知识告诉乡村中人。国家危险到这样，原因是什么，爱国救国的行为常常会受到内外的阻障，原因又是什么，这些也是乡村中人应当知道而未必知道的。这样工作就是所谓宣传，如果嫌宣传碍眼，那末说是谈闲天、道家常，都可以。在实际生活

里，本来不像在戏台上一样，动作要自己表白，说“我是为做宣传工作而来也。”并且，不用摇旗呐喊，不用振铃开会，对一个人或者两三个人谈谈，该不至于扰乱什么秩序。但这样做了，春假也就不算白过了。

到乡村去，还有一点应当看看的。今年开头两个多月，天气特别冷，有几处地方，据老辈说，四十多年来没有这样寒冷了。草木的芽迟迟不见萌发，耕种为生的农人叹着气，玩赏花木的“雅人”也叹着气，大家说，“春天不会来了！”但是，现在时交四月，草木的芽到底萌发了出来，绿色又遍满郊野了。这些从酷烈的寒冷中挣扎出来，解放出来的“新绿”特别值得看看，因为这可以鼓舞我们的热望，坚强我们的信念。

1936年4月1日发表

一个总的目标

修订后的课程标准，详细内容如何，我们还没有知道。依我们的意思，目前已是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当此时期修订课程标准，应该有一个总的目标。什么目标呢？就是“争求民族解放”。

从汉奸殷汝耕的手里发出了新编的教科书。从某一些地方时时传出修改教科书以适应特殊环境的新闻。他们也是改变课程标准啊，他们的目标在教人甘心作汉奸，永远当奴隶！我们不甘作汉奸，不愿当奴隶，和他们正相反背，对于他们的新编呀修改呀绝对地反对；同时我们嫌现行课程标准迂缓而少力量，自然发生了以“争求民族解放”为总的目标的要求。现在国内论者提出“国难教育”“非常时期教育”的方案很多，虽然详目未必全同，但是认教育为争求民族解放的手段却是一致的。

即使修订后的课程标准并不合于这样一个总的目标，我们以为教者与学者也不得不自己认定这个目标走去。生为中国人，眼见耳闻的都是灾难和威胁，求生的意志可又像三春的草木，蓬蓬勃勃，若不认定这个目标走去，非陷于疯狂不可。目标认定了，那就一样样一件件都有了意思，理智摄住了感情，才可以做一辈子清醒的人。单就学生说吧：你辨认

理论，你研究事物，你学习技术，你锻炼身体，你参加团体，你从事行动，……无非为的争求民族解放。这岂不是你做的最有利于自己也最有利于大众的事？而且你不只学生时代如此，离开了学校之后，还是一样样一件件无非为的争求民族解放，这岂不是你终身做的最有利于自己也最有利于大众的事？这样人己两利的事，你必然能够振起精神，挺起胸膛，毫不畏惧地做去。

上面用了“终身”的字眼，或许有人以为过分，时代给我们的课程未必需要这么久的时日。我们可以说，需要时日的多少跟我们自身努力的程度成为反比例，但时代给我们的决不是一个轻易的课题。凡是中国人，以争求民族解放为他的人生观，就从目前开始，不嫌其早。同时抱着“愚公移山”那个故事似的坚强意志，准备子子孙孙继续下去，不嫌其愚。

1936年4月1日发表

“爱国”和“救国”

二月二十日，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使全国军警当局知所注意，对于蓄意危害社会国家之人，在动乱将发时间，即得依以迅速处理。”二月二十一日，行政院特令教育部禁止平津学联活动，因为“平津学联会之组织于法无据”，又“有少数不良分子密谋操纵，煽动风波。”前一项法令的动机，大概由于近来大众自发的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政府恐怕这些运动超过了它的统驭能力，故加以取缔。后一项法令的本意，自然在取缔学生救亡运动；而跟着来的措施，便由北平军警当局检举各校学生，传去的学生数传说不一，大概是一百到二百人。有人说，“我们中国，今日已经到了‘爱国有罪，救国有罪’的局面了。”这是多么沉痛的一句话呵！

大众自发的救亡运动所标榜的宗旨，无非争求民族解放，维持领土完整，保障主权独立，等等。任你用敏锐的嗅觉去嗅，这里头决嗅不出一点“蓄意危害社会国家”的气息。如果这样也算是“蓄意危害”，那么所谓“社会国家”就得另外找解释，并不是大众心目中的社会国家了。至于学生救亡运动，有没有“少数不良分子密谋操纵”，我们局外人自然不得而知。但是自从去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救亡运动兴起以来，他们在城市、在乡村做了许多的工作，他们动员了上万的人数，他

们激起了全国学生的响应；若说他们并非迫于“危亡在即”的忧惧，发于“救死不遑”的真诚，而仅仅出于少数人的操纵，只要平心想一想，恐怕谁也不能相信吧。

可是，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爱国”和“救国”将成为法令所不容的罪名了。这里头的关键何在，很值得加以研究加以认识。青年们为锻炼自己起见，愿意接受“非常时期的教育”，而这种研究和认识，正是“非常时期的教育”许多题目中间的一个。

在研究清楚、认识明白之后，引起反感是不免的，但反感应该暂时把它丢在一边，因为它徒然扰乱心思，无补于实际。“爱国”和“救国”当然还是不肯放手的，并且更要“锲而不舍”，因为国家和大众的关系，粗浅一点说，好比水之于鱼，水要是没有了，鱼只有死，这是死活的问题，决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放手的事。

青年们不必悲观。大家生活在学校里，学校就是一个团体组织。除开在学校里，大家又接触各色各样的人，这各色各样的人都与青年们同其命运，如果把赤热的真诚和明彻的理智，与他们携手，他们都是青年们的亲密的伙伴。有些人说：“国家是你们青年的吗？”青年不妨这样回答：“不错，国家是我们的。我们的国家也就是大众的国家。我们有这样的野心，非把国家打定基础，使它完全适宜于大众不可。”青年要以这样的自负和自信，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阵线上。

1936年4月1日发表

一 点 感 想

近来有读者来信提出一个问题：学校功课非常严紧，把所有时间交付在功课上，还嫌不足；可是课外读物也非看不可，却实在没有工夫看，这应当怎样才能够两全？

这是没有两全的办法的。看书、做功课总得消费时间，而每天的时间只有这么一些，单做功课还嫌不足，哪里来时间再看课外读物呢？

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一点感想。我们知道近年以来，中等学校对于督课的事情严紧得多了。各种练习必得照式写做，以备一旦被"抽查成绩"。每学期中须有几次小考，以备会考时候可以一显身手。与其说学生做功课为了自己，还不如说为了学校，为了办教育者的"报销主义"。办教育者当然不肯相信这个话，他们会说，这样严紧地督促，无非要使学生得到实益。可是真要使学生得到实益的话，应该把死板的课程从活的方面教学，从行动上、思想上教学。练习哩，考试哩，这类事情固然必须，但要有个限度。如果超过了限度，以这类事情为唯一法门，那是必然会陷入"形式主义"里去的。发出"救救中学生"的呼声的，岂止陈衡哲女士一个人。我们见到许多中学生的文章，痛切地说到他们所受的苦楚，求援的心情透露于言外。而其原因往往在学校所采取的"形式主义"。

我们并不想主张把练习、考试等事情一律取消，只希望办教育者觉悟“形式主义”的弊多利少，把它减轻到最低限度，这样，学生所得到的好处就很多了。当然，有馀多的工夫去阅读课外读物也是好处之一。

又有读者写信来说，某处学校竟有没收课外读物悉付销毁的事情。被销毁的书籍既不是秽亵读物，也不是所谓反动的东西，只因为那是课本以外的书籍，所以被没收销毁。这在我们似乎是难得听到的奇闻，附带写在这里，不知读者诸君看了之后作怎样的感想。

1936年6月1日发表

又 开 学 了

暑假期满，又开学了。读者诸君离开了学校将近两个月，现在重又踏进校门，准备着怎样的一副努力奋发的精神呢？我们在这里向诸君发问，诸君或许是不作答复，即使作答复，我们也听不见。但是诸君不可不把这一句话自己询问自己："现在又踏进校门受课了，我准备着怎样的一副努力奋发的精神呢？"

努力奋发的精神，任何时代作任何事业的人都不可缺少。而在现代的我国人尤属必需，假如没有这种精神，简直是罪恶。因为我国人目前遭逢着空前重大的危难，路子只有两条，不是战胜危难，便是给危难激荡得不得翻身；而战胜危难是一桩艰苦的繁重的事业，非全国的人大家来担负不可，谁不肯努力奋发，谁就担负不起他所应负的责任，这在实际上便加重了他人的担负，甚至贻误了他人的进行：不是罪恶是什么？

一个随时留心现实的青年，自会知道"空前重大的危难"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只要想想，自己已经被卷在这危难的浪潮里头了，而将来的浪潮更要汹涌，若不是毫无生气的"弱虫"，谁都要竖起脊梁挺起胸膛来，准备在这浪潮里头争取大群的也就是自己的生路。懈怠和委靡本是人生的大敌，而现

代我国的青年更要避免它们，不容沾染它们一丝一毫的毒害。

锻炼身体，学习功课，认识时势，决定行动，……这些集合起来，便是诸君整个的生活。请让一个中轴贯穿着诸君整个的生活吧！那中轴是什么？我们已经说了许多回了，只有六个大字："争求民族解放"。

1936年9月1日发表

读教科书不是最后目的

一个住惯了都市的青年到乡间一家亲戚家里过暑假，那亲戚家里种植着一些花木，跑出门去，又随处可以见到田亩和树林，他开始对植物发生了兴趣，时时去观察它们。真的，他还是第一次同植物亲近呢。在都市里，他看见的是鸽子笼似的房屋，灰白色的水门汀地，以及车来人往的街道，只有学校廊下排列着的几盆盆花是他仅见的植物。现在他每天和各种植物为伴，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随时有新的解悟。他看见多数植物的新芽从叶柄的地方生出来，纠正了他以前的见解，在以前，他以为新芽的萌生处所全是没有规律的。他又看见一些植物的花蕾早已预备在枝头了，如山茶的花期在冬春之交，绣球的花期比山茶还迟一点，但是在夏季都有了花蕾，这使他觉悟向来的错误，在向来，他以为一切植物的花蕾都要到了花期才生出来的。一天，他把他的新经验告诉我们，说："关于这些，植物教科书上都没有提起，莫怪我要误会了。若不是这个暑假有了观察的机会，这种误会不知道要延长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相信一个农家的孩子或是种花的园丁决不会有这种误会。他们并没有读过植物教科书，甚至不知道有植物什么的名词。而郑重其事地，为了研究植物而读了植物教科书的，

偏会发生这种算不得轻微的误会。可见仅仅读植物教科书决不是研究植物的妥当办法了。

依通常说，学生所要求的是知识。说得更切实一点，那便是生活经验。生活经验不是随便谈谈随便听听就可以取得的。必须把外界的一切融化在我们的生命里，使我们的生命丰富而有所作为，才算真个取得了生活经验。外界的一切"杂然并陈"，为摄取的方便起见，不得不把它们分个门类，于是学校里就有了各种的科目。每一种科目如果漫然去学习研究，势必混乱而没有头绪，为有所依据起见，不得不给他定一个纲领，于是学校里就有了各种的教科书。读教科书并不是进学校的最后目的，最后目的乃在取得生活经验。必须一方面依据教科书上所定的纲领，一方面不忘记和"杂然并陈"的外界的一切打交涉，这个最后目的才可以达到。仅仅知道一些文字记录下来的纲领，此外再不做什么工夫，那是绝对不行的。

仅仅读植物教科书而不去亲近植物，只能算没有懂得植物。像前面说起的青年那样，直到同植物亲近之后，他才觉悟从前见解的错误，他才真个懂得了植物。教科书只是文字而已，间或插一些图片，也不过一瞬间的静态，不要说万万传达不出事物的真相，就是和活动影片比较，也相差很远。往往有这么一种情形：实地观察原可以一目了然的，教科书中连篇累牍写了一大堆还是不能教人明白。这不一定由于编书的人本领差，要知道文字的功用自有它的限度。还有，譬如读生理教科书，一章是消化系统，一章是循环系统，如果不去取一匹动物来解剖，也不省察自己的身体来理会，定会

设想这些系统是各各独立的，谁和谁没有关系，好像都市中埋在地底下的排水管和电线管。这也不能怪编书的人，身体中的各个系统原是息息相关的，可是编书总得分了开来一章章地编。最要紧的是教者学者都要认清楚：教科书不过是个纲领，是宾，真实的事事物物才是教学的材料，是主。教明白了教科书，记清楚了教科书，算不得数。必须学者真个懂得了真实的事事物物，方才是教者教到了家，学者学到了家。

不仅理科方面的科目如此，其他科目也是一样。试把国文来说。国文，好像全是书本上文字上的工夫了，然而它和实际生活也密切地联系着。你研究一句句法，必得问实际生活中这样说法是不是妥当，你研究一个字眼，必得问实际生活中这个字眼该怎么使用，这才读一篇文章得到一篇的好处。如果你不问这一些，单从书本上文字上去揣摩，玩弄什么神妙呀生动呀那一套把戏，那只能做成功一个书呆子而已，读完一部国文教科书准保你写不来一张字条子。

读者诸君中间有相信读教科书便是进学校的最后目的的吗？如果有，我们特地在此提出劝告：快把这个信念丢开了吧，因为这是个要不得的信念。教科书好比一张旅行的路程单，你要熟识那些地方必须亲自到那些地方去旅行，不能够单单记住一张路程单。

1936年10月1日发表

学习鲁迅先生的真诚态度

鲁迅先生逝世，激动了全中国以至世界上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心，大家于哀悼之馀，互相警惕着勉励着说：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跟着他笔尖所指示的继续向民族解放的光明的道途前进。鲁迅先生所有的是战斗的精神，是对恶势力不妥协的精神。这样的精神绝无疑义是每一个青年都应该学习的，尤其是在目前中国充塞着恶势力的社会里。

鲁迅先生的精神是目前每一个中国青年所应该学习的，学习从哪里着手呢？要答覆这一个问题，顶好追迹一下鲁迅先生那种精神所以产生的根源。对于这，自然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释，但我们觉得顶重要的一点，该是他所具有的对任何事物都十分真诚的态度。例如就他在文学上的造诣而言，在目前似乎还难有能和他比肩的人。这并非由于他的天才或者技术上的修练有过人之处，而是由于他对整个中国民族的生活有过人的深刻的观察和认识。他对于中国民族的观察和认识所以能这样深刻，就由于他对中国民族有真诚的态度。他锲而不舍，爱憎分明，挚爱他所应该爱的，痛憎他所应该憎的。这些无一不是真诚态度的表现。这是从事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最高的态度。

目前中国民族所遭遇的危难已到了空前深重的境地，要

把中国民族从这种危难解救出来，需要有无数的斗士同时在各方面致力。这是艰苦的工作，不能立时见效的工作。中国现代的革命运动，较远的不说，单就一九二五年以来短短的十一二年中而论，曾经参与斗争生活的人们，受不住威胁和利诱而中途变节的，以及从前线上退回来的已不在少数。何以致此？对于那些本来存着投机的卑劣心理的人，我们无须加以论列，而其中的大部分未始不由于缺乏真诚的态度，对任何方面观察和认识不深刻的缘故。

在目前，每一个中国青年都得担负着一份解放中国危难的责任，同时大家应该学习鲁迅先生所具有的对任何事情都十分真诚的态度。

1936年12月1日

谈课外作业

读了一些读者的来信，遇见了一些中学青年，知道课馀时间的不够分配，是在校诸君的一种烦闷。每天的正课六节或是七节，各课大多要在课外作练习或笔记。就算每课的课外作业占半点钟，加起来就要三点钟光景了。而实际上往往不止半点钟，作二十个数学习题，读熟一课英语课文，半点钟是无论如何不够的。课馀所有的时间呢，也不过三点钟多一点。所以即使一刻不让空过，还是感到来不及，就寝的时间到了，什么练习不曾作完，什么笔记不曾写完，这些挂在心头，使当夜不得安然合眼。第二天又有第二天的作业，要腾出一些时间来补足昨天的欠缺，真是千难万难。这样，在校诸君宛如负了永远还不清的债务，引起精神上的烦闷是当然的。

中学校中向来有着这么些功课，各课的课外作业也是向来要做的，那末，上面所说的烦闷应该不是新的烦闷。原因是这样的：从前虽然也要做这些课外作业，但督责得并不严，教师交代下来，要做什么什么，学生不做，也就算了。现在可督责得严了，几乎每一位教师都要向学生收取一叠课外作业的簿子。而教师所以这样地不肯放松，由于教育行政机关有着"功令"。无论哪一天，教育厅可以打一个电报给学校，教把几年级某种功课的练习簿笔记簿送去阅看，教师怎么能

马虎呢？教师不能马虎，学生就来了新的烦闷。

我们曾经看见学生的国文笔记簿，从选读的文言文中间提出一些难字或者典故，按照《辞源》或是其他辞典抄在上边。问那学生可明白所抄的解释，回答说"不明白"。我们又曾经看见学生的生理卫生笔记簿，把教科书中的"循环系统表"一字不易地抄在上边。问那学生书上有了，为什么再要抄，回答说"教师吩咐这样做的"。这真是精力的浪费！笔记不可没有，写笔记又必须个个字端端正正，但笔记应该怎么写才于学生有益处，这一层却忘记了。无论做什么事情，到只成为一种形式一种报销的时候，都是精力的浪费。

我们并不想说从前这样马虎过去就是对的。功课当然要温习，课外作业当然要做，但必须取那可以收到实效的办法，必须把精力用在绝非浪费的一方面。就像文言文中间的难字或者典故，只要从语言上去比拟揣摹，用理解记忆来收入经验范围，就足够了，何必去抄《辞源》或是其他辞典？循环系统只要听讲的时候不疏忽，又按照自己的身体来理解，就足够了，并且教科书上已经列着清清楚楚的一个表，何必再来照抄一遍？作练习作笔记都是促进学生长育的事情，并不是学生的义务，好像国民对于国家必须纳税一样。

发施"功令"的教育行政机关应该想想，担任教科的教师也应该想想：在迫着学生去做的课外作业中间，有没有只成为一种形式一种报销的事项在内？如果真能从学生的利益着想，这种事项是不会少的。免除这种事项，让学生有着宽裕的时间，把精力用到长育自己的方面去：这是具有良心的教育者应该做的事情。

1937年1月1日发表

给与学生阅读的自由

我们知道现在中等学校里，对于学生课外阅读书报，颇有加以取缔的。取缔的情形并不一律。有的是凡用语体文写作的书报都不准看。说用到语体文，这批作者就不大稳当。却没有想到给学生去死啃的教科书大多数是用语体文写作的。有的是开列一个目录，让学生在其中自由选择。说目录以外的书报都要不得，谁不相信，偏要弄几种来看，只有一个断然处置的办法——没收！有的更温和一点，并不说不许看什么，却随时向学生劝告，最好不要看什么。一位教师在自修室外面走过，瞥见一个学生手里正拿着一本所谓最好不要看的东西，他就上了心事，跑去悄悄地告诉另一位教师说："某某在看那种东西了呢！"那诧怪和怜悯的神情，仿佛发见了一个人在偷偷地抽鸦片。于是几位教师把这事记在心上，写上怀中手册，直到劝告成功，那学生明白表示往后再不看那种东西了，他们才算在心上搬去了一块石头。——这虽然温和一点，然而也还是取缔。

这样把学生看作思想上的囚犯，实在不能够教人感服。学生所以要找一点书报来看，无非想明白当前各方面的情形，知道各式各样的生活而已。既已生在并非天下太平的时代，谁也关不住这颗心，专门放在几本教科书几本练习簿上。当然，

所有的书报不尽是对于学生有益处的。但只要学校教育有真实的功效，学生自会凭着明澈的识别力，排斥那些无益的书报。现在不从锻炼学生的识别力入手，只用专制的办法来个取缔，简便是简便了，然而要想想，这给与学生的损害多么重大！把学生的思想范围在狭小的圈子里，教他们像号子里的囚犯一样，听不见远处的风声唱着什么曲调，看不见四围的花木显着什么颜色。这样寂寞和焦躁是会逼得人发疯的。我们曾经接到好些地方学生寄来的信，诉说他们被看作思想上的囚犯的苦恼。只要一读到那种真诚热切的语句，就知道取缔办法是何等样的罪过。

教师和学生，无论如何不应该对立起来。教师不是专制政治下的爪牙，学生不是被压迫的民众。教师和学生是朋友，在经验和知识上，彼此虽有深浅广狭的差别，在精神上却是亲密体贴的朋友。学生要扩大一点认识的范围，做他们亲密体贴的朋友的教师竭力帮助他们还嫌来不及，怎忍把他们的欲望根本压了下去！我们特地在此提出来说，希望做了这种错误举动的教师反省一下，给与学生阅读的自由。

1937年2月1日发表

教育播音

自从前年起，教育部在中央广播电台放送教育播音，每天请人作半小时的讲演，收音的机关是中等学校和民众教育馆。查本学期的《教育播音节目一览》，对于中等学校学生的讲演计有七十一次，分为五类：一、青年训练类，二、学科讲演类，三、教育讲演类，四、国语训练类，五、时事讲演类。

利用了现代文明利器，来增进教育的效果，教育部的这一设施，是值得赞许的。所定五类的讲演题目和校内功课不相重复，而且适应实际生活的需要，作为综合扼要的指导，足以弥补分科教学、偏重知识的缺失：这也很有价值。如青年训练类中有《青年服务的修养》和《学生团体生活的指导》的题目，学科讲演类中有《世界经济现势》《我国经济现势》和《科学与现代文化》的题目，教育讲演类中有《中学生的就业指导》和《中学生的升学指导》的题目，这些都是现代青年所急需知道，而学科中间没有机会讲到的。国语训练和时事讲演各自成为一类，为的是促进语言的统一，指陈时局的演变；在语言分歧、局势紧急的我国，确也是必要的。

无论什么设施，可以认真地干，也可以敷衍地干，全在参与其事的人认识如何和能力如何。教育播音既是一种很有

意义的设施，我们希望被邀请去作广播讲演的人都要认真地干。第一自然要认识这种设施是“为着学生”的，一切都得以学生为本位：凡学生所要明晓的，倾筐倒箧，不厌其详；凡学生所要解决的，借箸代筹，唯求其尽。第二更要对于自己的讲演技术作深切地反省：怎样能使听众感到兴味？怎样能使听众充分容受？在坐到播音机前以前，必须胸有成竹。讲演的人如果不作这两项准备，只是随随便便写篇讲演稿，临时去念了一遍完事；就形式说，“一”“二”“三”“四”，章节分明，居然也像篇东西；可是查考它的内容，却空空洞洞，人云亦云，对于听众没有多大用处。这样，就把很有意义的一种设施变做虚应故事的敷衍事情了。

在学校方面，自然应当督促学生，按时收听这种讲演。尤其是学生自身，应当知道这种讲演和各学科同等重要，必须认真地听。我们知道有些中等学校里，收音机是“遵照功令”购备的了，但是并不按时收听；有些中等学校里，算是按时收听的了，但是学生坐在那里做旁的事情，并不认真地听。这样把很有意义的一种设施看做具文，是很可惜的。青年诸君应当记着：在现代中国做一个人，决不可放弃丰富自己、充实自己的每一个机会！

1937年3月1日发表

再谈取缔书报

我们因为现在中等学校对于学生课外阅读书报颇有加以取缔的，曾经在本志二月号中表示意见，希望学校当局给与学生阅读的自由。

最近接到北方一个初中女学生寄来的信，中间有以下的一节话："校长把图书馆里的《石炭王》拿出去了，再不许我们看。我现在得到了一本，正看呢，觉得太好了。这书描写的是真的吗？我也想像赫尔一样，尝尝这种生活的味道去，这可能吗？还有，校长为何不许我们看这本好书？"这一节话，我们以为很值得给一般学校当局看看。

这个女学生怀着几个疑问，大概因为不敢去请教她的校长吧，所以写信来问我们。万一她放大了胆，径把这几个疑问向校长提出，我们不知道校长将怎样回答她。

什么书不许看，什么书该从图书馆中撵出去，说做就做，不给说明理由，这诚然是非常干脆的办法。我们知道现在学校中大都采取这样非常干脆的办法。但是学生对于无论什么事情，总要想知道一个"为什么"；平时听教师的讲授，受教师的训练，又随时遇到"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唯有对于某一些书报，却不给说明为什么不许看，岂不教学生怀疑，好奇，因而想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说不出来的隐情。这种想头存

在学生心里，就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一道隔墙。而教师和学生却最须要相见以诚，彼此之间是不应该有什么隔墙的。

我们猜想有些学校当局一定不肯承认。他们将要说："我们明明给学生说明理由的。某一些书报不许他们看，就因为这些书报对于他们没有好处。"但是要知道，"没有好处"这句话并不足以满足学生追求"为什么"的欲望。小孩子弄火，大人对他说火会烧痛身体，弄不得，但是小孩子还是要去弄，直到有一天真个给火烧痛了，才不想再去弄：这个事例是各种讲教育原理的书中常常提到的。从这个事例可见确切知道一件事物的有没有好处，乃在自己与它接触之后。现在只是教师口头说着"没有好处"，而不让学生自己去接触，那某一些书报假定真是毒物，也只像大人口头的弄不得的火罢了。你即使进一步给他们说明为什么没有好处，他们还是不能释然。他们将要说："那末，为什么不让我们看一看，由我们自己来辨别它们有没有好处呢？"

并且，学校虽然可以定下取缔的禁令，但是不能举一把"秦火"把某一些书报烧个精光。越是不许看的东西，学生越是想弄来一看。像前面提起的那个女学生，她居然"得到了一本"《石炭王》，而且"觉得太好了"。"太好了"的东西却不许看，她对于她的校长将作什么感想？认真办教育的教育当局不能不想一想这个严重的问题。她又问着我们呢："这书描写的是真的吗？"这里并不讲《石炭王》，也并不专说小说，所以这书描写的是真的不是真的的问题可以不谈。然而从她的问话引起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学生在"弄来一看"之后，发现那些书报中所说的确是世间的真相和真理，而真相和真理竟在取缔

之列，岂不使学生对于所受的教育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认真办教育的教育当局更不能不想一想这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也不相信所有的书报对于学生都有好处。可是我们主张让学生自由阅读，不要定下“这不许看，那不许看”的禁令。这种禁令弊害很多，像前面所说的是尤其重大的。我们在二月号中曾经说过：“只要学校教育有真实的功效，学生自会凭着明澈的识别力，排斥那些无益的书报。”我们希望教育当局把取缔书报的心思和气力移用到培养学生识别力的方面去。

1937年4月1日发表

“临时抱佛脚”

本年春假期中，编者曾经到南京去过一趟，在来回的车厢中，看见有六七个男女青年在看《中学会考问题解答》《大学入学考试题目汇编》之类的书籍。他们都似乎很厌倦，很烦躁，时时搔搔头皮，抬起头来闭一阵眼睛，但是一会儿，又支撑着看下去了。不知道在这来回两趟列车中，因为不坐在编者近旁，没有给编者看见的看这种书籍的青年共有多少；又不知道坐在家里坐在学校里，看这种书籍的青年共有多少。猜想起来，大概不少吧。

对于在学校中所修习的功课，有人说样样都重要；因为这些功课好像生理学家卫生专家所定的一张食单中的许多食品，必须完全吃下去，青年才会成为知识上能力上都很健康的人。另外一些人却说这还不够；因为我们生在一个非常的时期里，所要训练的所要懂得的不比平时，要比平时更多，而学校中的功课仅是平时的食品，显见得不很济事。前后两派人的说法不同，但有一点意见是共通的：所修习的功课必须像吃东西一样，在嘴里嚼得极细，在胃里磨得极烂，在肠里吸收得极充分：总之一句话，要让东西消化掉，化为自身的血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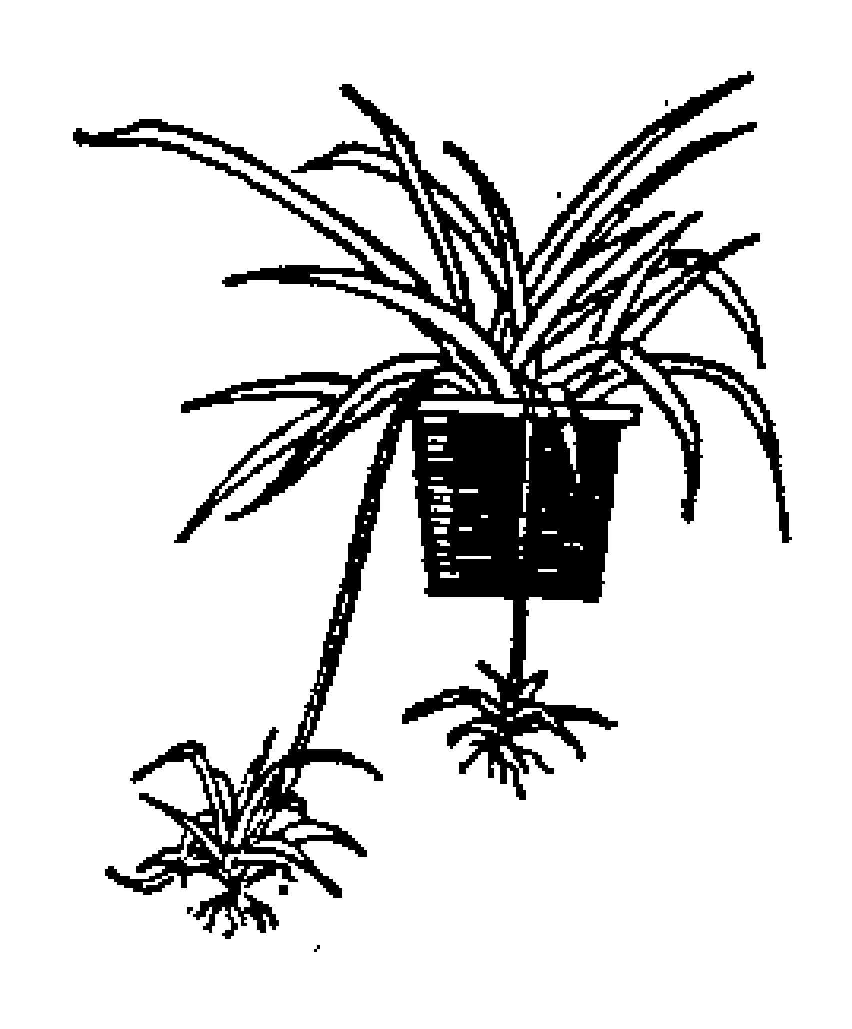
所修习的功课如果能够完全消化，应付考试是不用临时

预备的。我们可以来个比喻：一个提得起五十斤重量的人，他在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总提得起五十斤，除非他病了或是衰老了；他有这力量是平时练成的，临时提东西的时候，他不须要什么预备。现在一部分青年却须要临时预备，在揣摩以前的考试题目之外，再要看书局里请人编出来的《解答》，不是表达他们平时对于所修习的功课还不能够完全消化吗？我们以为这比较起毕不成业或是考不上大学来，在青年本身更是严重的问题：因为不能够把所修习的功课完全消化，在知识上能力上就多少有点不健康，这不健康会影响到青年整个的生活。

我们也知道现在中学毕业会考以及大学入学考试，有一些主试者往往出些超出应试者的程度的题目，使应试者不得不“临时抱佛脚”，以期在群集的竞赛中不致落选。这是最没有道理的事情，应该用舆论的力量和教育行政当局的制裁使它改善。在没有改善之前，青年为“志在必胜”起见，临时抱一抱佛脚，自是人情之常，未可厚非。但是，如果意不在此，而只为程度还没有达到水准，所以不得不匆匆忙忙临时预备，这就很可虑了。一个青年应当知道：所修习的功课犹如食物，必须随时把它消化让它化为自身的血肉。一个青年更应当知道：考试只是一种测验的方法，并不是修习的目的，他必须为自身受用而修习，不该为对付考试而修习。

1937年6月1日发表

卷頭二輯



改善生活方式

我不愿意就《青年的责任》《青年应该怎样修养》一类的大题目说话。对于这类大题目，自己也不甚了了；勉强拉扯说一番，当然办得到，可是把自己不甚了了的话说给人家听，要想在人家身心上发生作用，岂不是缘木求鱼？而且，这未免近乎欺骗人家，欺骗人家的事儿，我不想干。

我只能把近年来的感受作依据，说一些话。单凭感受，不周全是难免的，错误也可能有。然而我的心是诚恳的，我的态度是严肃的，我决不想写一些敷敷衍衍的话浪费本志的篇幅，欺骗本志的读者。

近年来我很有机会与青年们接触。我觉得青年们中间，除了少数人以外，都有改善生活方式的必要。我并不是说青年以外的壮年人中年人老年人的生活方式都尽善尽美，无须改善。只因为现在要说的是青年，所以把壮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撇开了。

请先说一些实况，看看一般青年的生活方式。

在学校里上课，不想想学习那些科目为的什么。教师在那里讲，就随随便便的听听，教师出了练习题，就无可奈何的作了交上去。那学习得来的东西本该是成为新习惯化为新经验的，却都看作与己无关的东西，学期考试一过，忘了一半，

毕业文凭拿到，忘了全部。

精神方面是普遍的懒散。升旗降旗是何等严肃的仪式，可是懒洋洋的集合，懒洋洋的唱国歌。假如训育先生不怎么认真，索性躲在隐蔽地方伸伸懒腰，挨过那几分钟的时间。运动场上往往只见少数几个“专家”在那里活动。童子军军训课，听说教官请假，倒会起劲的拍一阵手。劳作是一个学期制不成一件东西，种了菜或是豆越来越见得黄瘦。参加什么集会，起初是轰轰的闹一阵，好容易把章程议定，把职员举出来，事情就完毕了。会议时候照例只会乱说，不会讨论；连乱说也不成，只是默然坐在一旁呆看呆想的，尤其多。肯做事的没有做事的条理。怕做事的以做事为多事，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教条。又怀着一种大可不必的疑惧，深怕被人利用，做人家的工具。不愿被利用，不愿做工具，就只有“明哲保身”，一切不管。二十左右的年纪，就形体上与意念上说，已经与四五十岁的人差不多，很难看出所谓“青年朝气”。

很少人有每天看报的习惯。报纸送来了，抢着看看时事的大标题，算是“有心人”了。其余的或是索性不看，或是对着广告栏里的电影广告出一会神，似乎电影比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大战争更为重要。星加坡为什么重要，达尔文港在哪一洲的哪一角，地理教科书里都已说过了的，一时未必知道。

在大学里，青年们口头常用的词语，以“贷金”和“伙食”为最多。“贷金还不发”，“贷金不够用”，“贷金该增加”，“伙食坏极了”，“甲组的伙食团办得不好，我要退出了”，“乙组

的伙食经理有办法，每天还能买两斤肉”，诸如此类。人不吃就活不成，吃诚然是要紧的事儿，可是青年把全副精神都集中在吃上，却是近年来的特有现象。

毕了业要就业，就业的时候，依理说，先得问自己能做什么，然后去就那能做的业。实际可不然。先问那种业有多少薪水，多少生活津贴，认为可以的时候，就是不能做的也勉强去做。随后听到另一种业薪水高，生活津贴多，又想方设法希图改就。服务道德与工作技能全都不考虑，唯一的目标是拿钱。

“某一个同学毕业出去，薪水四百块，还有津贴和家属米，好运气！”言下不胜其艳羡。“教师没有做头，一天到晚上课，也不过拿这么两三百块钱”，言下不胜其鄙薄。从不曾听见有人说过“某同学做事有真实成绩，我希望将来和他一样”，或“某事有价值，我准备去干”一类的话。“拿钱第一”，事业不管。“混混第一”，成绩不管。那怎么行！

高中毕了业，到公务机关去做事，画图画得不像个样子，做统计错误百出，做书记别字连篇。大学或专科毕了业，当教师抓不住所任功课的要领，当技术人员把事业搅得失败了完事。有一班学习农产制造的同学，毕业之后多数进了新兴的几个酒精厂当技师。不到半年功夫，这个厂停工了，那个厂失败了。虽说有种种别的原因，但是那些新技师的设计和做法也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着“拿钱第一”的信念，大学同学也做起生意来了。什么东西什么价钱，一个月间什么东西的价钱涨了多少，打听得清清楚楚。囤文具，囤化学药品，推广开来，就囤布匹毛

线等等。有些青年索性开“寄卖所”，大学里的学分还没有读完，管它，宁可跑来跑去做商品的掮客。一个月可以拿到一两千块钱呢，足够的学分哪里换得到这么些钱！

一个大学毕业的同学，当了某省某厅的出纳，冒开支票想侵吞公款，一开就是二十多万。事情被发觉了，几乎受到枪决的处分。这虽是一个特例，却使人发出无限感喟。物价高涨生活艰难的影响，把一些青年清明的神思搅糊涂了，眼前只认得钱，只想要钱，道德和法律都不妨丢在脑后。如此情形，将来何堪设想！

实况是列举不完的，我想就此为止。从以上所说的实况来看，我以为青年们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实在要不得，就是国家承平社会安康的时候也要不得，在抗战建国的今日，在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今日，尤其要不得。为什么要不得？因为从中看不到一些儿理想的影子。

人不能没有理想，没有理想只能糊糊涂涂的活下去，反省一下就会感到无聊，感到没意思。肚子吃饱了，身体穿暖了，活是活得成了，但是活下去做什么呢？回答不上来，一定索然，自觉与禽兽无异。有了理想就不然。咱们一天天生活下去好像黑夜航行在海里的船，理想就是招引咱们的灯塔，咱们要生活，要努力，就为要到达那座灯塔。

理想的内容，人人可以不同。但是在今日，咱们有个共同的基本的理想。怎么是“共同的”？就是说，事实上人人需要那个理想，理论上人人应有那个理想。怎么是“基本的”？就是说，那个理想是一切其他理想的基本，假如那个理想不能实现，就谈不到其他理想。那共同的基本的理想是什么？

就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不要说这样的八个字是标语，是口号，稀松平常。要知道标语口号正是大众理想的表现，只把它写在纸上，喊在口头，当然稀松平常。如果要把它实现，成为事实，就得大众都来努力。抗战建国不是委员长一个人的事，也不是国民党一党的事，更不是无事寻烦恼特地找个题目来做做的事。只要不忘历史教科书和地理教科书里的叙述，就会知道这是每个人的事，而且是非做不可的事。要做到怎样才算数？就在一个“胜”字和一个“成”字。在这两个字上，标明了咱们的理想。

青年们如果怀着这个理想，生活方式必然会与前面所说的不同。第一，必然会唯恐不及的充实自己。服务道德必求其到家，工作技能必求其完善，因为唯有这样才可以实现理想。现在的学校教育不满人意，这有种种原因，一时恐也难以改好。青年们为充实自己起见，必然会把倚赖性的“受教育”转变为主动性的“自我教育”。教师教课马虎不管他，咱们自己却要认真学习。学校训导松懈不管他，咱们自己却要严格自律。教师和学校不能好好的干是他们的事，咱们不能因为他们干不好就耽误了咱们自己，同时耽误了理想的实现。这是所谓“反求诸己”，并不是一种玄虚的理论，只要想做，肯做，谁都办得到。

原来“教育”这个词儿，如果解释得繁复，几本书未必说得完；简单的解释，一句话就可以说尽，就是“养成好习惯”。怎样的习惯才算好？能使才性充量发展的是好习惯，能把事情做得妥善的是好习惯，能使公众得到福利的是好习惯，大概也不过如此而已。所谓“自我教育”，就是不去依傍他人的

力量，自己来养成这些好习惯。青年们如果怀着理想的话，如果热切期望实现理想的话，那么急于养成好习惯的愿望自然会像火一般的燃烧起来。青年们虽然不像将士一样在前线打仗，可是大家都知道，现代战争的决定因素不限于军事。军事有办法，其他却极糟糕，胜利还是没有把握的。一个人不守秩序，一个人办不好事，一个人技术低劣，看来好像关系很微细；但是多数人不守秩序，多数人办不好事，多数人技术低劣，关系就重大了，这将抵销军事的成绩而且还有欠额，结果将得不到“胜”而得到“败”。怀着理想的青年谁肯做这样的“一个人”呢？不肯做，就得整饬自己，训练自己，养成种种好习惯。别人如何且不管，总之先把自己做成一个问心无愧实际上确然无愧的人。每个青年都不肯做这样的“一个人”，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多数人”了，这才有实现那个“胜”字的指望。

说到建国，那头绪太纷繁了，不知有多少事需要做，非但做，而且一定要做得妥善，才会实现那个“成”字。青年们如果怀着理想的话，如果热切期望实现理想的话，就该问问自己的实质，能够在建国的大题目下做一件事吗？能够把一件事做得妥善吗？其时必将万分焦急，连觉也睡不熟。焦急之馀，必将整饬自己，训练自己，养成种种好习惯。于是认识也与一般人不同了。一般人说，我国现方着手建设，可做的事很多，青年不怕没有出路。而怀着理想的青年却说，在建国的许多事项中，我们能做某一项，我们要把它做好，成为“建国必成”的一个因素。

现在同盟军与敌人作战，虽说从具体的估量上，同盟军有胜利的把握，可是在真正取得胜利之前，咱们不能不从最坏

的方面打算。万一同盟军失败了，世界就将进入黑暗的时期。如果到了那个时期，咱们将被黑暗吞没呢，还是与黑暗奋力斗争，扑灭了它，迎接新的光明？怀着理想的青年们打算到这一层，势必检讨自己的实质，我有爱着光明的热诚吗？我有排斥黑暗的坚志吗？我有与黑暗斗争的力量与技能吗？检讨之余，必将唯恐不及的整饬自己，训练自己，养成种种好习惯，以便应付那一场或许会到来的斗争。只要坚持光明是必须迎接的，黑暗是必须排斥的，自当作这种不能没有的准备。

"自我教育"好像是个人的事，其实凡是人的事决不会是个人的，个人的思想行动必然牵涉到别人，思想行动必然在群众中间表现，所以养成好习惯须特别偏重在群的方面。在群的方面有了种种好习惯，其人还会有问题吗？在群的方面恪守秩序，在群的方面办好事，在群的方面修练技能，这可以概括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全部了。不要说别人马马虎虎，我也不妨马马虎虎。要知道别人马虎是别人的事，我管不着。我的马虎不马虎是我自己的事，我管得着。既然管得着，为了我的理想就不应该马马虎虎。这样办法好像是冥心孤往，怪寂寞的。其实不然。所谓"德不孤，必有邻"，你取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必然有同样的人来做你的同志。同志的最确切的意义，该是互相督促互相激励的一群人中间的一个。有一群人在一起，理想相同，生活方式相同，各人自我教育，同时也就是彼此互相教育，这是多么有劲的情形，哪里会感到寂寞？这样的群扩大开来，直到包括我们青年的全部，一切情形该会大大的改观吧。即使一切的壮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不行，单

靠这样一批青年，就将开个新局面。何况壮年人中年人老年人也不全是废料，他们只要有理想，也会像青年一样振作起来。

目前物质生活是一般的苦。可是要知道，在一个国家排除患难辛勤缔造的时候，在许多国家为人类未来的命运而奋斗的时候，个人吃些苦是本份中事，算不得什么。前线的将士可以吃苦，修公路造飞机场的工人可以吃苦，努力生产各种资源的农工可以吃苦，战区和沦陷区的同胞可以吃苦，为什么青年们就不能吃苦？这是回答不上来的。固然，现在有些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他们与从前一样有丰厚的享受，他们并不吃苦。可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该不该如此，自有公平而严正的批判在，青年们决不该把他们认作标准，以为自己也要与他们一样才满足。饭还可以勉强吃饱，衣服还勉强可以对付，就是了，坏一点儿破一点儿有什么关系？成天到晚为了物质享受不满足而感到烦恼，成天到晚想着“钱！钱！钱！”自己没有做侵略者的奴隶，却先做了物质与钱的奴隶了。这样的生活是怀着理想的青年所不能堪的。怀着理想的青年以接近理想为乐，以实现理想为乐，以不能实现理想为苦，以理想的实现被障碍为苦，苦乐都跟物质与钱不相干。从前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他不改其乐。他是假装这么一副样子，希望受到孔老先生的称赞吗？他是天生的贱东西，不辨物质的好歹，所以得了很差的一点儿享受，就沾沾自喜吗？都不是。他在物质生活之外，自有他的精神生活。他的精神生活很充实，很丰满，使他乐不可支，物质生活的简陋与它比起来，简直微细到不足齿数了。所以，仅

仅知有物质生活的人，要他不要想到物质生活简陋的苦，是千难万难的。就是用强制的功夫硬要不想到，也只能见效于一时，决不能终身以之而不变。但是知有精神生活的人，也就是怀着理想的人，物质生活优裕他也过得来，物质生活简陋他也无所谓。在没有简陋到不能透气的时候，也就是他还是活着的时候，他决不忘却他的理想。接近理想，实现理想，乐在其中矣，他还计较什么吃的穿的！青年如果都怀着理想的话，我相信人人可以达到颜渊的境界，那种境界决不含有什么神秘性在里头。

我是中年人了，自问还不是废料，我与多数正当的人一样怀着那共同的基本的理想，我热诚的要迎接光明。凭我的感受，我认为多数青年的生活方式照此下去，前途实难乐观。我描摹不出我心头的着急。今天写了这么一篇文字，复看一遍，还没有畅达我的意思。其实即使畅达了，还不是人人常说的一些普通意思？普通意思不妨复说一百遍，只要每说一遍能有一句两句话打动人心，发生实际的影响。我希望我的话有一句两句对青年们发生些影响。

1942年5月5日发表

五 足 年 了

本志这一期出版的时候，我国的反侵略战争延续了五足年了。在这五足年之中，局势的演变如何，今后的归趋如何，本期中另有文字谈到，这里不多说。这里要说的，这五足年的期间，有许多青年是长成了：那长成不但在体魄上，尤其重要的，在意识上和实践上。可是，也有许多青年在一阵愤慨和兴奋之后，逐渐松懈下来，至于只顾到个己的目前，差不多忘记了我国和敌人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所有青年乃至所有非青年，都在这五足年间，意识上和实践上得到长成，那前途准是光明的，毫无问题。可惜事实上不尽然：竟有这么些人，面对着时代的教训，没有什么理会，甚至受了负面的影响，走上颓唐和自杀的路子；那就不容乐观了。

不要说社会国家的大事不是一个人管得了的。要知道单靠一个人，诚然管不了社会国家的大事；但凡是事总得有人管，无数一个人都来管，就是"大"事也管得了了。我是无数一个人中间的一个，如果抽身出来，总数里就少了我一个；如果多数人都像我一样，抽身出来，那就连些微的小事也管不了，莫说社会国家的大事。

并且，如今摆在咱们面前的真是一件人人有份的大事。咱们管不了这件大事，结果是国家民族的覆亡。国家民族的

覆亡不是一个空口吓人的说法，那是直接影响咱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将使咱们的物质生活贫乏到极点，将使幸福的合理的生活成为永难实现的梦。即使不从大范围着想，个人愿意并且能够忍受这些个吗？那当然谁也不愿意并且不能够的。既然不愿意并且不能够，就得管摆在咱们面前的这件大事，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例外。咱们非把这件大事办好不可；换句话说，对于侵略主义的敌人，非战胜他们不可。咱们要有战胜的信念，要有与信念配合的各项实践。

实践的首要一项是充实个己。认识不明，操行不谨，技术不精，工作不勤，都属于不充实的一方面；因为这样的人，他的生活像个空虚的袋子，内容没有什么。他也就是并不热爱生活的人。幸福的合理的生活，在他似乎也无所企羡。咱们如果热爱生活，以幸福的合理的生活为目标，自当反其道而行之，力求个己的充实。在认识上，在操行上，在技术上，在工作上，都注重于基本训练，务期足以肆应一切；这是到达充实的路。能够肆应一切，自然也管得了摆在面前的这件大事，实现得了怀在心头的这个信念。

莫要推诿说环境不良。环境良不良，当然要认识清楚；但是，即使不良的话，决没有理由说，就此可以不必求个己的充实。环境不良，须要把它改变；个己不充实，怎么能把它改变？

莫要一味的责备别人。在责备别人之前，先得省察个己：是否已经充实了？是否没有可受责备之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力求充实个己尚恐来不及，哪有闲暇去责备别人？

要考查力求充实的有效与否，可用下面的话作为测验题

目，就是：在我国抗战建国的今日，在我国与同盟国家扑灭侵略主义准备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今日，我的认识，操行，技术，工作，能够与时代配合，有一点儿（那怕是最微小的一点儿）的推进作用吗。

充实个己原是任何时代的人都该做的，可是，在今日才更其重要并且必需。希望大家于此用力，即使从今日开始，开始了总算不嫌迟。并且希望，用上面的测验题目考查的时候，大家的成绩都是优良的。

1942年8月5日发表

德目与实践

学校里往往提出一些德目来，作为同学们修养的标的，最显著的就是校训。此外如若干"德"，若干"信条"，若干"守则"，有的是几个名词，有的是几句话语；这些与校训有个相同之点，就是：无非抽象的原则。

凡属德目，几乎可以说没有要不得的。就像"忠"字，从前的意义是忠于君，现在不是君主时代了，似乎要不得；但是把它重行解释过，就是忠于国家，忠于社会，那岂但要得而已，简直是现在必不可缺的一个德目。原来德目都是基本的"为人之道"，因为是"基本的"，所以不受时间的淘汰，忠于君固然没有这回事了，而对于国家社会竭尽心力，以求它的持续的繁荣，这还是个"忠"。"忠"的意义尽管可以改变，而"忠"这个德目历久不磨。

以上说的很容易明白，不必噜嗦。咱们现在要讲到两点。第一点是：德目不该是挂在口头的语言，写在纸面的文字，而该是贯彻一切行为的态度和精神。能说德目的字眼，能懂德目的意义，这与"为人之道"都不甚相干。"为人之道"必须要"为"，"为"就是"做"，就是实践，要让行为的态度和精神合得上德目，那才算尽了"为人之道"。一个人心里不想德目，口里不说德目，他的人格也许十分完满；另一个人时时想着

德目，说着德目，他的“为人之道”却未必到家。这由于一个能够实践，一个却把德目与实践看做两橛了。看做两橛的时候，种种德目都是外在的东西，虽然美好，对于自身并无受用之处。能够实践，自身便是德目的化身，才是真实的受用。所以，七分八分的想和说，不如一分二分的实践；当然，能做到七分八分乃至十分的实践尤其好。

第二点是：实践就只在平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之间，并非说在平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之外，还有一种实践德目的行为在。咱们在前面说过，那些德目都是抽象的原则，如果仅是抽象地去理解，去讨究，就很容易发生错觉，以为平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太平凡，要实践德目，得在另外一种不平凡的行为方面去着力。然而不平凡的行为哪里有呢？咱们人干的，无非吃呀喝呀见人呀谈天呀学什么呀做什么呀那些平凡的行为。不在那些方面着力，又哪里求个着力之处？所以，对于德目，抽象地去理解，去讨究，是没有用的；必须具体地去实践，就在种种平凡的方面去实践，使那些个都合得上那种态度和精神。譬如“礼”和“义”两个德目，抽象地去理解去讨究的时候，不过是两个概念罢了；没有这两个概念，人生未必缺少了什么，有了这两个概念，也未必充实了多少。若要等待遇到不平凡的行为，然后应用这两个抽象的概念，那更是“不可得之数”；结果自然我自我，礼义自礼义。另外一条路子，便是一点一滴地、无间无歇地实践。当升旗降旗的时候，你行礼，你唱歌，心中确然诚意，外貌确然恭敬。当运动游戏的时候，你努力，你竞争，做到胜而不骄，败而不馁，也决不用欺骗的办法取胜或讳败。当与人同在一起的时

候，你谈笑行动，无拘无碍，决不说一句无聊的话引起别人的不快，决不作一个扰乱秩序的动作使别人感到或重或轻的不安。当与人交谈的时候，你发言运思，毫不勉强，内心绝对的真挚，容态绝对的诚恳。诸如此类，你就实践了“礼”了。该做的事，如学校里的功课，职业方面的任务，你决不放松，定要把它做好。该帮助的人，如困苦的朋友，负伤的士兵，你绝不视若无睹，定要尽可能给他们一点帮助。对于没有道理的事情，如赌博，如欺侮他人，你能够戒绝不做；非但以前不做，将来也决不做。对于没有道理的势力，如日本帝国主义，如反动的种种社会现象，你能够深恶痛疾；深恶痛疾之外，更把你的力量拿出来，与别人的力量合在一块铲除它们。诸如此类，你就实践了“义”了。像这样礼和义贯彻了你的一切行为，你的心头口头也许从不会礼呀义呀地想过一回，说过一遍。

因见学校训育，颇有对德目抽象的去理解去讨究的倾向，恐怕同学们无从着手，得不到受用，所以写这篇短短的谈话。

1942年8月5日发表

国庆日贡言

辛亥革命距离现在不过三十一年，但现在的青年们都没有身逢其时，仅从历史上得知这事实。历史的编撰者往往忽略一事实在一般人心理上发生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当时的青年们，精神非常发皇，他们憧憬着一个美好的境界，自由，平等，博爱，样样色色都合于理想；而且以为这境界近在面前，只待清皇朝推翻，民国成立，就可以迈开步子跨进去。从现在看来，这种想头太幼稚也太浪漫了；可是憧憬着美好境界的这一点热诚，总是值得赞许的。

现在的青年们不同于辛亥革命当时的青年们了。因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和历年来事实教训的深刻，使青年们所见于人生于社会的广大且切实。凭着青年期的特征，憧憬美好境界的热诚当然不下于从前的青年们；可是，从前青年们那种幼稚的浪漫的毛病，应已一扫而空。

所谓美好的境界，自然仍与从前一样，自由，平等，博爱，样样色色都合于理想。对于这样的境界，非但憧憬而已，并且坚强的执着，非达到不可。不过所谓达到，决非迈开步子跨进去的说法；先得用各人的知识和能力，把这样的境界实现出来，然后自己跨进去。其间有步骤，有条贯，而施为的主体就是各人自己。——这是现在的青年们应有的认识。

具体的说，所有施为之中至少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建国大业必须完成，又一个是世界新秩序必须建立。这二者息息相关，不待细说。至于完成的话，并不指演说台上口头说说的完成，也不指报告书上纸面写写的完成；乃是指无论在质或量上都是货真价实的完成。建立的话也不指马马虎虎，牵强迁就的建立；乃是指国与国间，民族与民族间，真个能够好好相处，真个够得上说“秩序”两字的建立。这两个绝大的题目，范围之广及于全国同胞乃至全人类，可是每一个人都得缴出他的一本卷子！而且，一个人的卷子假如差了些，完成和建立的总成绩就得打折扣。个人牵涉到的范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广阔的了。这是现在的青年们可以自豪的；但是，个人担负着责任，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重大的了，这是现在的青年们应该警惕的。

自豪可以提高兴会，警惕可以进于沉着。在兴会淋漓，沉着有馀之中，把美好的境界创造起来吧！“不全则无”，请坚持着非创造成功不可的信念吧！在纪念国庆日的名义之下，愿与读者诸君共勉。

1942年9月6日作

关于《战时青年生活》的几句话

这期本刊《战时青年生活》特辑中所收的文字，由编者特约写作的较少，而由读者投稿的居多。我们原来的计划就是如此。因为对于战时青年生活上的问题，究竟以青年本身所体验到的最为切实；其他从旁观察而提出的，主要是可供青年们参考的一些意见而已。不过，这次征文，读者诸君的来稿太多，我们只能选刊其中较有代表性和内容充实的几篇，对于来稿未能刊出的各位，编辑者应在这里先致非常的歉意。

读过了许多青年朋友的来稿，我们也有几点感想，愿意在这儿说一说。

第一，从每一个青年的体验中，现在大家知道战时的生活确是艰苦的。然而大家都已知道，艰难困苦正是战争中当然之事；只有在不断冲破艰难与克服困苦之中，抗战建国的长期工作才能迈步前进，达到最后的胜利与成功。咱们已经历过五年多的战争了，世界大战也已进行了三年多了，这些年间，艰难困苦是年有增加的。咱们凭什么把一切都应付过去的呢？由于咱们认识到抗战是咱们民族解放斗争中一个必然的选择，咱们决心冒着一切的艰难困苦，从事抗战建国的长期工作。青年们对于战时的生活，战时的负担，绝无怨怼或悲观的表示，这是我们所最感快慰的。青年的奔放热情与

强韧的战斗性，乃是咱们抗战中一种力量的来源，应当是非常宝贵的。

第二，战争中的艰难困苦是一回事，而在战争中由于许多情形的失调而引起的缺点与弊病，是又一回事。前者须要忍耐和加以克服，后者则须要彻底地加以纠正。因为，这些缺点与弊病如果不能纠正，则战争中的机构不能上轨道，战争中的力量也无由发挥出来。这些缺点与弊病是不容掩饰的，在来稿中，许多青年能就大家亲身的感受，坦率的加以指出，也是非常可以感慰的事。例如，就青年本身生活上的问题而言，许多人由于经济上的负担过重，不能继续其应该从事的学业；许多青年从沦陷区或近战区中流亡出来，得不到适当的救济与教养；许多青年由于营养不足，在健康方面已受到严重的影响；也有许多青年在离开学校之后，不能从事于生产性的或与抗战有关的事业，而只能走向纯粹营利的职业，以满足个人的物质生活为目的。许多青年正为这种种的矛盾所苦恼着，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国家与教育当局加以密切注意的。

世界战争正在剧烈地进行中，训练青年，动员青年从事当前最紧要的斗争，乃是每一个交战国家所积极重视的事情。在咱们民主集团中的国家，尤其应当鼓励最富于热情和斗争性的青年，参加这伟大的斗争。我们编这个《战时青年生活》特辑，希望大家能从青年们本身的经历和感受，引起对于当前青年问题的注意。

假如青年们在情绪上正感到苦闷，希望他们能受到适当的指导，使他们的热情不至于低落下去。假如他们的力量正

受到环境的压抑，希望能得到改善，以保持青年们积极的斗争性。这对于咱们抗战建国的前途，都是极其有益的。

1943年1月5日发表

“为　　己”

任何事情只怕不想，如果肯想，没有想不明白的。

住学校，当学生，学习各种功课，所为何事？——对于这个问题，凡是当学生的都该想一想，想明白了，一天天的用心用力才有意义。否则自己都莫名其妙，想是胡想，动是盲动，不说别的，这样的生活也太无聊了。

咱们先这样想起。一个人遇见任何种物，不懂得它的道理，着手任何种事，不懂得它的做法，这样的人要得要不得？那是无知无能，当然要不得。为什么说当然要不得？因为做一个人必须与物跟事打交道，打交道必须凭藉知和能。你不懂得道理和做法，交道就打不成，你的生活必将一塌胡涂，这如何要得？

世间的物非常多，各有各的道理；世间的事非常多，各有各的做法。一个人要完全懂得一切的道理跟做法，正像庄子所说“以有涯逐无涯”，事实上必然办不到。可是咱们也并不要完全懂得一切的道理跟做法。咱们可以用执简御繁的办法，把所谓道理跟做法分为若干门类，提纲挈要的懂得它们，懂得了纲要之后，待碰到个别的物跟事的时候，就可以用比照或类推的方法分别对付，往细密处精深处再加研求。

学校里的各种功课就是这样来的。简单说一句，各种功

课就是一切道理跟做法的分类的纲要。咱们生活中，无论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凡是必需的道理跟做法，各种功课都有涉及；所以说是一切道理跟做法的纲要。咱们生活中，物跟事纷然而至，并不标明什么是什么；学校里的功课可分了门类，数学科专讲关于算数的道理跟做法，公民科专讲关于公民的道理跟做法，其他准此；所以说是一切道理跟做法的分类的纲要。

学习了各种功课，咱们可以懂得许多物的道理。这所谓懂得，不仅能够挂在口头"摆"一阵，而且能够心领神会，真个了解其所以然。学习了各种功课，咱们可以懂得许多事的做法。这所谓懂得，不仅能够一是一二是二的说出来，而且确然能够这么做，这么做化成了自身的习惯。

懂得了许多的道理跟做法，咱们的生活才丰富，才美满。就日常说，咱们决不会存着迷信的念头，说出无理的言语，作出狂妄的举动。就事业说，咱们种田就能把田种好，做工就能把工做好，总括一句，做任何事业都能够守分尽职。就人伦说，咱们做儿女能尽儿女之道，做公民能尽公民之道，如果做父母，就能尽父母之道，做领袖，就能尽领袖之道。以上把丰富的美满的生活约略加以说明。咱们现在学习各种功课，就为要增长咱们的知跟能，实现这样的生活。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就是说所学都归自己受用，生活从而丰富美满。为人，就是说所学跟生活不发生关系，学如未学，徒然说些空话，摆个空架子，使人家误认他已经学了。孔子这个话，慨叹他当时的学者学而不得其道。学如未学，又何必学，诚然可以慨叹。咱们从

此应该相信，事不论古今，学必须“为己”才行。

咱们认定了“为己”这个标的，然后去学习各种功课，情形就大不相同。咱们将不再以为做功课仅是“读书”，只须记得牢，背得出，答得出老师的考题，取得到及格的分数。书固然要读，可是印在书本上的不过是各种道理跟做法的记录，最要紧的一步还在把这些道理跟做法化为咱们的知跟能。说到“化为”，光是“读”决不济事，必须随时随地使各种功课跟咱们的思想行为打成一片才成；打成一片是咱们自己的受用，咱们不但要知道必须如此，而且要乐于做到如此。“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到了“乐之”的阶段，凡是所学的东西还有不是“为己”的吗？

1946年8月1日发表

实　践

本志这一期出版的时候，一个新学年又开始了。在送旧迎新的当儿，大家都想从此刻为始，努力振作，以前干得不很上劲的，今后要特别上劲，以前干得还像个样儿的，今后要格外加功。这种想头十分可贵，其间潜藏着进步跟成功的原动力。可是起了这种想头，必须让不断的实践跟在后头，上劲要真个上劲，加功要真个加功，才会达到进步跟成功。如果只是昙花一现，三天五天脑子里还有些影象，十天半个月就忘记得干干净净，那就起了这种想头跟并没有起毫无两样。年年遇到新学年开始，年年想着从此刻为始，努力振作，可是并不见人人都有进步跟成功，这就因为想了之后，一会儿让他消逝了，不能人人把不断的实践跟在后头的缘故。我们特别提出这一点，希望读者诸君在想起了努力振作之后，跟着就来个不断的实践。

本期"读者之页"栏中，登载左治平君的一篇文字，题目是《我们需要领导》。文中提出"求学与做人"两项，说在校都得不着指导，因而感到苦闷。我们的意思，就这两项说，能有人指导，自然最好，如果得不到谁的指导，也并不妨事。倒是自己的态度值得考虑一下。只管说求学与做人得不着指导呀，好像求学与做人是一所关得紧紧的房子，自己站在这所

房子的外面似的。殊不知从以往到现在，自己已在求学，已在做人，已进入了这所房子的里面。本已在里面而以为还在外面，就把切己份内的事认作尚待考虑的事，想用力无从用力，想实践无从实践，彷徨不定，这就来了苦闷。我们以为这种态度是应该改变的。改变也不难，只须认定自己已在求学，已在做人，求学与做人是切己份内的事，其方法从实践中都可求得，不一定要等人指导，而且唯有从实践中得来的方法最为切实可靠。态度一变，勤勤恳恳的干去还嫌来不及，哪儿有闲工夫来感到彷徨，喊着苦闷。

就中学的阶段说，所求的学问全在写上课程表的那些科目里。那些科目都是切实有用的，包括着一个人必不可缺的知识技能。你若以为那只是编进教本的无聊文字，为了家长的嘱咐，教师的督促，以及分数跟文凭的取得，不得不把那些文字理解并且记住，那就是取了站在外面的态度，当然无多益处。可是，你若取了进入里面的态度；你知道你得好好的运用语言文字，就会在国文课内，用心揣摩语言文字的理法；你觉得音乐图画非常引起你的兴趣，就会在艺术课内，专心从事欣赏跟练习；你觉得你须理解种种的自然现象，就会在博物理化课内，精心着手观察，分析，试验跟计算——此外不必一一说及。偏激的人往往说学校里的科目没有用，其实没有认清楚，不是科目没有用，只因学得不得其道才没有用。像前面说的学得其道，语言文字的理法弄清楚了，艺术的眼光跟手法练成功了，自然现象的所以然都理解明白了，这将一辈子受用不尽，哪有没用之理？而在学习的当时，一方面获得知识技能，一方面也就学会了各该科的方法，以后无

论往广里往深里求都用得着。前面说方法都可从实践中求得，就是这个意思。这样说来，事情岂不简单？只要认真对付各科目，求学之道尽在于此了。学其他的事，读课外的书，也不出乎这些方法。

再说做人。做人原不是一件特殊的事，男女老少，智愚贤不肖，个个都在做人。做人却有清楚不清楚认真不认真的分别。不了解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做那个，就是不清楚。不肯用全副精力做这个做那个，就是不认真。这样的做人就是取了站在外面的态度，虽在做人，其实等于没有做。你若取了进入里面的态度，情形就完全不同。你知道每天升旗降旗行礼为的是表示对于国家的崇敬，你就虔敬的对国旗行礼；你知道各种科目包括着必不可缺的知识技能，你就专心一志的学各种科目；你知道教师跟同学是与你共同生活的伴侣，一个农人一个工人也与你的生活密切有关，你就亲爱忠信的对待教师同学乃至一个农人一个工人；你知道最大的快适要在高度的努力之后才会感到，你就尽力的到家的打每一回球，唱每一个歌，爬每一回山，做每一件事——此外不必一一说及。这样的时候，你就是清楚的做人，同时是认真的做人。做人就只是这么些平平常常零零星星的项目，并不是在这么些项目之外，特别有一项叫做“做人”的大事。做人就只是这么个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方法，并不是在这么个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方法之外，特别有什么奥妙难知的秘诀。迟滞不动不是方法，多疑多虑也不是方法。时时想：“这么做合式吗？那么做不错吗？这样会吃亏吗？那样会上当吗？”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做，名为做人，内容却是空虚的。做人原是要“做”的，就

是说要实践的。你"做"了，你实践了，内容就充实了，方法也"左右逢源"了。

在一个新学年开始的当儿，我们敬以以上的话贡献给读者诸君，愿诸君以此刻为始，努力振作，来个不断的实践。

1943年8月5日发表

“学习”不只是“记诵”

跟教师们谈话，常听说学生考试作弊的故事。跟青年们谈话，在浑忘尔我，不需警戒的当儿，也常听说考试时候怎样“打pass”怎样看夹带的叙述。据我所知，考试作弊跟学校教育同时存在；我小时候，新式学校初办，就听见一些投身学校的“洋学生”谈他们应付考试的“作弊技巧”。其实，在兴办学校教育以前，作弊技巧早就很高明了；我曾见寸把见方的皮纸抄本，真是蝇头细字，抄的是五经经文跟注，预备缝在衣服里，带进试场去应科举的。推想起来，大概有了考试制度就同时发明了作弊技巧。往后想去，考试制度存在一天，也许作弊的事情就一天不会断绝吧。

现在学校里的作弊技巧，最干脆的是把教科书带进试场去，待题目揭出的时候，就把教科书摊在大腿上，翻看与题目相当的书页。此外就是把纲要写在小纸片上，或者用铅笔写在砚台的底面、桌面以及身旁的窗槛上，随题查看，就写上试卷。我知道所有当学生的未必个个都干过这个勾当，但是一个学生在校十多年，一定会见着同学间干过这个勾当。至于当教师的，如果服务年期不太短暂的话，一定会或多或少的见着学生做这种并不愉快的把戏。

处置这种把戏，看教师的脾气跟学校的政策而有不同。有

些教师怕麻烦，见了只当没见，落得让试卷好看些，这就一点事儿也没有。有些教师把发见了的“夹带”检出，记下那学生的名字，将来扣分数。教师报告到学校当局，学校当局为惩戒起见，至少得记一个过。有些学校认为这是欺骗，在品德上是不可恕的罪恶，一经发见，立即“悬牌除名”。

学生作弊当然是学生不好。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临考试需要带教科书抄夹带，岂不是表示所谓“学习”，实在只等于“记诵”？因为记诵不了那么多，于是偷偷的准备着，以便临时查看。临时查看而不被发见，实际不曾记诵的居然得以冒充已经记诵，这自然是对教师对学校的欺骗，在品德上是大缺点；可是尤其紧要的却在把“学习”认作“记诵”，这个错误观念牢记在心，学生自身将一辈子学不到什么。那些不需要作弊的学生天君泰然的跑进试场，写完试卷交上去，结果是七十分八十分，他们在品德上自然一无缺失；可是，他们不过没有冒充已经记诵而已，再露骨一点说，他们不过把教科书之类带在心里头去应试而已，如果考过之后不久就忘掉那些记诵了的，实际还不是跟靠着夹带应试的一样的落空？并且，考过就忘掉确是极普遍的情形。“学过的一些东西都还给老师了”，常常有人说这样的话。读者诸君也可以问问自己，你们的史地成绩理化成绩曾经得到过七十分八十分，现在你们对于史地对于理化的了解还值得七十分八十分吗？如果作不来肯定的回答，那就是还给老师了。取了来又还掉，跟自始没有取（指那些临时作弊的人），实际并无两样。为什么取了来又会还掉？这由于取之不以其道，把“学习”认作“记诵”。

我国真正的学者都看不起记诵之学，因为学问是个人分

内的事，为己的事，记诵之学却移到外面去了。这并不是说不要多所记诵，乃是说记诵不过是个开端，跟着就得把记诵的些东西融化在生活里，成为精神上的血肉，唯其如此，记诵一分就得一分益处；若认记诵为终极的目的，不使他跟生活发生关系，那就记诵虽多，无多益处。学校里的各种科目，学生为什么要学习呢？如果说，“学习了这些东西，记在心头，挂在口头，足以表示我是个有知识的人，”那简直可以不必学习。必须认定一切科目都是所以充实我们的生活的，才会诚心尽力的从事学习。如果到了诚心尽力的地步，那么试卷上做到七十分八十分还不以为满足，须要生活受用上，也可以到七十分八十分才有点儿惬意，又哪里肯使用作弊的手段应付考试，以欺骗教师欺骗学校，归根结底却欺骗了自己？

把“学习”认作“记诵”，不是学生自己的不是，乃是历来整个教育方法所造成的结果。各学科常常孤立起来，这科跟那科不相应，这科那科又跟实际生活不相应；这自然使学生觉着入校学习的目的就在记诵这些各自孤立的科目。教学的进行又只限于教科书的范围，教科书上讲到的，得记诵，教科书上没有讲到的，就绝对不去触着它；所谓学习的工作又不出于理解教科书，抄写关于注解教科书的笔记，甚至劳作的科目也还是读教科书，抄笔记，而不必真个动手去劳作；这自然使学生以为书是目的而不是工具，读书是学生命定要做的事而不是关涉到实际生活的事。再看考试方法，教科书上说我们中国的面积有若干方里，十字军的兴起有若干原因，考试题目就是“我国面积如何？”“十字军之兴起，原因有几？”学生依照书上说的对答，就是满分；这岂不是明明告诉学生，你

们的工作就是死记教科书，死记之外，再没有你们的事了？整个的教育方法如此，学生若不把“学习”认作“记诵”，才是怪事呢。

关心教育的人提出种种意见，指明我国教育在某某方面需要改良。我想最急需改良的是整个教育方法，决不可继续已往的错误，教学生只做记诵之学。方法的改良又有待于认识的转变，要知道现代的学习决不是记诵之学所能了事；记诵之学，好一些可以造就门门都是甲等的“优等生”，坏一些就造就品德有亏的“作弊专家”，可是决不能造就生活充实的国民；而现在这个时期，正在开始建国大业，需要生活充实的国民比任何时期都迫切。从事教育的人如果没有这一点认识，一切劳力都是白费。

受教育的学生也该认识这一点，记诵不过是个开端，跟着就得把记诵的那些东西融化在生活里，成为精神上的血肉。否则，成绩虽好，只是分数单上好看，于自己并无实益；成绩不好，勉强要他好，至于运用作弊技巧，更是极度的自暴自弃。

1943年9月5日发表

充实的健全的人

我们对中学生诸君进言，一向劝诸君自学，做“为己之学”。教师或旁人无论如何胜任，无论如何热心，总之不过在先作个引导，从旁作个帮助；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学习上去，全靠诸君自己。学习又得跟整个生活打成一片；学得的一点一滴，必须化而为生活的营养料，才有受用。这些意思都浅近不过，就是没有人说，诸君自己想想也就明白。可是想明白跟照样做，其间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切望诸君想明白之后随即照样做，而我们与诸君之间的交通路线只凭刊载在本志（《中学生》）的一些文字，于是文字中就不免屡次提起这些浅近的意思，看来有些絮絮不休似的。愿诸君不要烦厌我们的絮絮不休，愿诸君鉴谅我们对于你们的忠诚。

我们想，需要充实的健全的人，再没有比现在更急切的了。就国内说，千万项的事业要兴办起来，无尽藏的资源要开发起来，学术文化至少要够得上世界一般的水准，工作服务至少要不缺乏我国传统的美德，这才能成就建国大业。就世界说，一班讨论战后问题的人差不多有相同的意见，就是：各国人都得有或多或少的革故更新，把思想改得更明澈些，把胸襟改得更阔大些，这才能和平相处，奠定世界新秩序的基础。要实现这些个，全靠充实的健全的人。少数人充实健全

不济事。充实的健全的人愈多，成效愈大。请记住，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咱们有整个的教育系统，从小学至大学有各种的学科，除了学科而外，有环绕咱们的事事物物，足以引起咱们的思维与觉解：这些个咱们都不比人家短什么，依理说，咱们的学习至少该像人家一样的好。假如咱们很少成就或竟没有成就，那一定是学习的精神上跟方法上出了毛病；虽然教师或旁人也不免要负点儿责，但主要的还在咱们自己。只有咱们不想把自己充实起来健全起来，学习的精神上跟方法上才会出毛病。如果感觉充实与健全的必要与急切，咱们的学习必然会走上正当的路子，收到应得的成效。

我们时常留心学校的成绩，不凭书面口头的标榜，不凭大略估量的统计，而从骨子里去看，不免感到前途未可乐观。考卷是成绩，我们亲眼看见与听人说起的关于考卷的趣事与笑话（其实哪里是趣事与笑话！）太多了。考卷还只是成绩的小部分，要看整个莫如看人，人表现全部的成绩。看人的结果，我们不愿意具体的说，说来教人短气，总之距离最低限度的期望还有一段儿。需要充实的健全的人，现在是这样的急切，而这样的人的增多，却不很看得见朕兆，若说忧患，该没有比这个忧患更大的了吧！

要给成绩不好作辩护，我们知道可以举出种种的理由，环境不良啊，设备不周啊，心情不安啊，还有其他。可是，理由即使有一百种，也抵销不了学习者本身上的缺失，就是：不想把自己充实起来，健全起来。这种缺失不能弥补，所举种种理由即使不存在了，成绩也未必就会好起来。本身没有这

种缺失，抱着"充实第一""健全第一"的意志，必然能把有碍的种种理由克服，走上"自学""为己之学"的途径，表现着完美的成绩。种种理由当然是客观的存在；可是我们以为不必引来辩护自己宽慰自己，最要紧的是问问自己到底想不想把自己充实起来健全起来。

想想吧，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学习，学习，所为何来？生活，生活，所为何来？这些虽是近乎哲理的问题，但做一个人，你要不含糊，不马虎，就必须解答这些问题。解答之后，充实自己健全自己将是必然达到的结语。于是一切学习(不只限于学科方面)也将以全然不同于往日的精神跟方法来进行，结果完成个无愧于当世的人。人人都如此，咱们就没有忧患了，咱们的前途绝对乐观。

1943年10月5日发表

受指导与实践

本志第六十六期《读者之页》栏内，刊载左治平君一篇文字，题目是《我们需要领导》，大意说现在青年学生实际上得不着切身的领导，对于求学做人两大项目，要求得一个“如何”而不可得，这就成了苦闷。左君盼望教育当局深切注意到这个事实，提高教师的待遇，郑重导师的人选，使教师领导学生求学做人这回事儿名副其实。

我在那一期的《卷头言》内写了一篇《实践》，意思是由左君引起的，我以为有人指导，自然最好，得不到谁的指导，也并不妨事；只要抱着实践的态度，认定现在自己已在求学，已在做人，从而认真的求，认真的做，就将发见那个“如何”，终身受用不尽。

现在教育不能令人满意，几乎是大家一致的意见，虽然不满意之点各各不同。教育原是个非常繁复的事业，理论跟实施配合，教育本身又跟旁的种种事业配合，干教育的许许多多人都把教育当一回事儿干，这才弄得好 其间稍有疏漏，表现在事实上就不免令人不满意。咱们存心宽厚，不愿意责备这个责备那个，只希望疏漏之处逐渐减少，直到全没疏漏。希望尽管希望，教育事业真个达到令人满意的境地，可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儿。青年学生能等到那个时候再受教育

吗？当然决无此理。不甚满意的教育也只得去受，为弥补损失起见，受教育之外加上个自己教育；自己教育最为踏实，一点一滴的成就都是有用的东西。这是我站在青年学生的立场上，替他们打算的想头。这个想头平庸不过，也唯有作这么想；可决不是虚空的想头，谁能够自己教育谁就教育了自己，我相信。

最近左治平君给我一封信，告诉我他看了我那篇《实践》的意见。现在摘录在这儿。

……我觉得还是非有人领导（至少也得有指导）不行的。譬如先生说，“你知道最大的快适要在高度的努力之后才会感到，你就会尽力的到家的打每一回球……”但如何才能“知道”呢？实践尽管不要研究得“最大的快适”的理论，但也得知道得“最大的快适”的途径呀。

一年多来的摸索，我很能理解先生“如果得不到谁的指导，也并不妨事”这句话。但先生能想到这种实践会走多少迂回路，会碰多少钉子吗？先生又何能想到有多少有为的青年在这条黑路上停步前进呢。

我所谓的“领导”，不是被动的跟着老师走。但先生所谓的“实践”，则近乎教青年瞎摸。我真不了解没有人指导，怎样去揣摩国文的每一个字句，除了碰过几回钉子，知道人有“互相利用”的必要外，极少有人知道互助社会进化的原理，而向周围的人表

示亲爱精诚。……

左君说需要有人指导，我当然同意；可是我说的是万一得不到指导也有办法，并不如左君说的“非有人领导不行”。按实际说，现在教育诚然不会令人满意，但受教育的人绝不会一点儿也受不到指导，不过指导的质跟量有优劣多少的差别罢了。就像左君所举揣摩国文的字句，以及向周围的人表示亲爱精诚，在国文课内以及教师训话的集会间，决不会全不提及。哪怕教师提及的只是敷敷衍衍的几句，如果你不用敷衍态度来对付，你认真的去揣摩去体验，也会见得广博精切，因为你实践了揣摩跟体验的工夫。不能实践，有很好很多的指导也是枉然；能够实践，甚至没有指导也可以发见途径：就受教育的人一方面想，应该有这样的信念。

揣度左君的意思，似乎他希望有一套完美无缺的指导理论跟方法，教师们把握了那一套，用来指导学生；学生依从了指导去实践，才不至于走迂回路，碰钉子。依我想，那一套东西是不会有的，就是教育事业进展到令人满意的时候，也不会有。走迂回跟碰钉子原是人生免不了的功课；小孩儿从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到会走路会说话，学问家发明家从茫无所知到著书立说开物成务，都得走不知多少迂回路，碰不知多少钉子。走过迂回路的才真正认识哪一条是直路，碰过钉子的才真正懂得怎样避免钉子；顺顺当当的接受现成的完美无缺的指导，省事固然省事，但认识跟懂得就未必有这么真切，何况事实上又没有完美无缺的指导这回事儿。走迂回路跟碰钉子实在不足怕，怕的是左君所说的在黑路上停步不进。若把

自己探索认为黑路，而停步不进，要等待路上亮了——就是得到指导了——再走，那面前的生活就将是一段空白。如何填充这一段空白，恕我说不上来。

路上黑暗的时候，只要存心要走路，瞎摸也得走去。何况就求学做人两大项目说，靠自己的力量干去，情形也并不同于瞎摸。因为咱们周围罗列着种种的材料跟事实，那些材料跟事实看起来好像散乱无序，但一些智慧的人置身其间，把自己的心思能力跟他们打交道，结果就发见了条理跟法则；咱们的智慧未必不如人，咱们同样有那些材料跟事实在，如果真个把自己的心思能力跟他们打交道（这就是所谓实践），难道就发见不出条理跟法则吗？所以，"摸"是要"摸"的，人一辈子都在"摸"之中，不"摸"就见不真切，说不上终身受用；但这个"摸"加不上个"瞎"字，因为明明有自己的理智跟意志在那儿引导着。就是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指导，这一"摸"还是必不可少；不"摸"的话，所谓条理法则跟咱们的知能胶粘不起来，只是白白的受了指导。

再说，教师固然是指导咱们，可是咱们受指导决不限于教师一方面。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咱们真有向学的心，可从受指导的方面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农夫或工人的一句话，刻印在书本子里的一章一节，在一个人思想行动上发生永久的影响，这种例子在人物传叙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想的时候，咱们就全无寂寞之感；虽不能从教师方面受到很好很多的指导，可从受指导的方面却还多着呢。除了自暴自弃的人而外，该不至于就此停步不进。

以上是我看了左君的信想起的一些意思。就于教育事业

的人一方面说，看了左君那篇《我们需要领导》以及摘录在这儿的信，似乎应当有警觉。咱们不希望人人都作圣人，咱们知道各人总有各人的缺点，但希望干一件事儿的当一回事儿干，按照流行的说法，就是"站定在岗位上"。青年学生盼望指导这么迫切，要怎样才可以让他们满足，这是"站定在岗位上"的人照理该绞脑汁的。学制的变更，课程的改革，导师制的推行，都不能说无关宏旨；但尤其紧要的在责其实，学生是否得到真受用。有人在喊"我们需要领导"，可见距离真受用还远，这就得往责其实一方面着力。否则任你学校林立，学生激增，总之不成个教育事业。

1943年12月5日发表

新 年 致 辞

本期出版的时候，一个新的年头又开始了。新年里人们见了面，往往说些祝贺的话；虽然祝贺的意义很有高下雅俗的分别，有一点却是一致的，总之期望彼此都好，比过往的一年好。现在我们抱着忠恳的心意，本着彼此都好的期望，来说几句新年的话。

几年以来，咱们心头横亘着一个大题目，就是抗战建国；工作的时候想着它，游息的时候想着它，睡梦醒来，第一个在意识里显现的也是它。咱们时时刻刻想着这个大题目，并不在博得一声赞美，说咱们是爱国家；实在因为这个大题目关系着咱们各个人，同时关系着咱们全体，非打算好好交卷不可。抗战建国不成，一切无从说起，生存尚且保不住，再不用说什么发展。咱们不但要生存，并且要发展，自然不肯放松这个大题目——这是非常实际的，发于内心的迫切要求。

照现在的战争局势看，盟国的实力在突飞猛进之中，盟国的进攻在各个战场上顺利展开，侵略国家的败北与崩溃，已经是即将实现的事。虽说什么事情都一样，越到最后阶段越艰难，越要加紧努力，可是抗战的成功已经把握在咱们手里，那是无须怀疑的。而更为艰巨的建国大业，咱们是否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现在尤须问一问。抗战和建国原不是各不相关的

两件事儿，还须两方面都成功才真是成功；这一方面如果不成功，就把那一方面的成功也取消了。

抗战建国的成功都决定于人，而情形略有不同。就抗战说，虽然全面抗战的说法表示人人参加，实际上却有直接间接的分别。建国可不一样，人人都得直接参加，没有所谓间接的。人人直接参加，而且都表现得好，这才达到建国的成功；不然就不成功。咱们每人是人人之中的一个，不能不深自省察。

所谓建国，具体的说，就是把我国工业化，民治化。那些缺少的资本可以向人家借贷，那些必要而咱们所没有的资源器械可以向人家购买，那些效率很高的方法技术可以要求人家帮助；可是还有一层顶要紧的，咱们必须是工业化的人。这不仅是技术上的问题，同时也是德性上的问题；组织的强固不强固，服务的到家不到家，为公的彻底不彻底，在在都与德性有关。好的技术与好的德性凑在一块儿，才是真正工业化的人，才可以真正促进我国的工业化。至于促进民治化，同样的，顶要紧的是咱们必须是民治化的人；而所谓民治化的人的条件，尤其偏重在德性方面。

我们不敢像有些人那样干脆简捷的说，过去的农业社会与家庭中心的道德，如今完全要不得了，应该一笔勾销了。我们只想说，如今时势变了，仅仅守着那些传统实嫌不够，必须求其超过。这是一点。所谓道德不是写在书上的文句，挂在口头的语言，必须是人人躬行实践的行为标准，才可以支撑一个社会，使他坚固强壮。在过去，道德是否如此普遍化，且不究问；而在今日，在人人直接参加建国大业的今日，那超过旧传统的道德却非普遍化不可。这又是一点。

求其超过也不是什么艰难的事。从前是只限于一个小范围，现在却要扩大开来，着眼在国家民族；再推而广之，要意识到整个世界，在庞大的世界秩序中做一个人。这与宋儒"民胞物与"的见解也差不多，不过宋儒走神秘主义的路子，教人不很容易捉摸；咱们如今就实际生活上，就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只要肯想，就自然达到这种见解，自然形成咱们的新道德。

若问新道德的普遍化是否可能，那要看大家是否肯想，是否能想得透彻。肯想，就能想透彻，因为这其间并没有什么深理奥义；怕的是不肯想，不肯想又哪里会透彻。不肯想的原由可以有种种，总括起来，大概是见私不见公，见近不见远；守住了私的近的舍不得放手，私心造成的迷雾就把公的远的都遮掩了。一个人不肯想，他对不起自己，同时牵累了旁人。多数人不肯想，新道德就作不成社会的有力的支柱，建国大业就不会完全成功。但是咱们知道，风气可以影响个人，个人也可以开创风气。唯恐新道德不能普遍化，每个有心人自当把开创风气的责任担在自己肩膀上。这并非说写一百篇文字，作一百回演讲，而是说随时躬行实践，表现成一个新道德的人。就个人说，这是最有把握的办法；就社会说，这样的人多了，风气也就建立起来了。

我们一向相信，多言无益；对于现时，尤其觉得言谈太多，实效太少。我们想望有这么一个时期，少看见罗罗嗦嗦的劝诱文字，少听见罗罗嗦嗦的劝诱演讲，大家只是静静默默认认真真的做人作事。让这个时期就从今年开始吧，愿与读者诸君共勉。

1944年1月6日发表

略谈音乐与生活

学校里都有音乐功课，上课时候由教师教一两支歌。可是试在学生休闲时间留心，学生似乎一致排斥教师所教的歌，很少听见他们唱。他们宁愿哼些地方戏，地方歌曲，平剧，电影歌词，乃至英语歌曲。他们唱这些东西并不循规蹈矩，只是随意遣兴而已，譬如唱平剧，马马虎虎，翻翻复复念着“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就算在那儿唱了，其实这不成为唱，只能说是哼。

在集会的场合里，酒酣耳热，兴高采烈，往往有人被拉出来独唱。这些被拉出来的人往往是专门家，至少也得有一手。而与会的人齐声合唱的事却绝无仅有。仿佛正式开会的时候唱国歌，是因功令规定，不得不勉强敷衍，若能躲避，还是乐得不开口；至于自动的一齐合唱，那是从未梦想到的事，要说遣兴作乐，自有打趣说笑，猜拳赌酒那些办法在。

以上信笔写了些实况。根据这些实况，可见享受声乐这回事儿，在我国实在并不普遍。这一定是音乐教育方面出了什么毛病。我国自从施行新式教育就有音乐的课程，可是几十年来没有收到效果，一般人生活上得不到音乐的补益；教育家尤其是音乐教育家应该把其中的毛病找出来。咱们不该漫谈自夸，咱们中国自古是礼乐之邦；咱们应该认清实况，咱

们现在是不会享受声乐的民族。出几个歌唱家，在都市里开几次独唱会，即使足与世界的名家并驾齐驱，也不能算是音乐教育的成功；必须一般人都受到音乐的滋养，能够唱，能够听，能够使生活进入更高更充实的境界，那才是成功。

音乐可以说是群性最充富的艺术。单就声乐来说，你唱一支歌，无论自编的或现成的，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唱，当一回事儿唱，你就宣泄了你的某种感情。人家听了你的歌，声入心通，也引起了某种感情。这当儿，你跟人家不但形迹上在一块儿，而且感情上也融和起来了。不问那感情是欢乐还是哀愁，总之你并不孤单，你的欢乐有人分享，你的哀愁有人共鸣。再说合唱。许多人合着和谐的旋律，同唱一支歌，假若个个人认认真真的唱，当一事回儿唱，就人人会觉得"小己"扩大了，扩大而为同在合唱的"一群"；也可以说"小己"融化了，融化在同在合唱的"一群"里头。感染，激动，团结，组织，都是人群间重要的事项，而音乐却有达成这些事项的直接作用。我虽然不懂音乐，可是就常识而言，我相信音乐教育必须特别着重它的群性；而一般人了解音乐，享受音乐，也必须特别着重这个群性。因为个人跟人家共哀同乐，小己扩而为大群，与大群融和。这就是生活进入了更高更充实的境界。

回忆抗战初起的时候，各地泛滥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的歌声。唱的人不但用口来唱，而且用赤诚的心来唱，抗战的精神不久就普遍到"全面"了。这是音乐的群性作用收到效果的真凭实据。音乐若能在各方面多多利用，其效果自当不可限量。

我不说音乐高于一切，最最重要；可是我相信音乐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部门，跟它疏远了，在个人就缺少了一条进入更高更充实的生活的途径，在大群就缺少了一种感染、激动、团结、组织的力量，关系实在不小。这里把想到的一些写出来，希望音乐教育家跟读者诸君加意。

1944年1月1日发表

动动天君

本期出版的时候，学校又早开学了。同学诸君如果不加细想，只是循例作去，那么，入校读书是诸君的权利，也是诸君的义务；说权利，为的你们衬得出万元以上学费膳费和尊师米，你们可以享受那入学的荣幸；说义务，为的你是十几岁到二十岁那一阶段里的青年，在那一阶段里照例要读书，你们就不得不读：这么着，你们就无所谓旁的希望。可是如果稍稍想一想，事情没有就这么简单。如今是个什么时代？我国处于什么样的局势？这些是涉及国家社会的大问题。在此时此地，要具有怎样的品德才能才成一个人？自己在学校里要怎样锻炼才会具有这种品德才能？一个学期过去了，一个学期来了，要怎样才不至于辜负了每个学期？这些是关于个人方面的小问题。无论大问题小问题，只要其人不太麻木，肯动天君，自然会想到，自然会得到或多或少的解决；眼面前的种种事实都是引起问题解决问题的资料，更不用向高文典册里去研索，向专家学者那儿去讨教。

学校教育极需改革，在前一期里，我们已经写了一篇文字呼吁过。我们不知道看了那篇文字动一动心的有哪些人。有教育行政当局吗？有实际教育者吗？有身受教育的同学吗？我们又不知道动一动心的有多少人。一百吗？五十个吗？三十

个吗？还是一个也没有？我们相信，千言万语谈教育，无非要改造社会，使社会向完美的途径发展；无非要养成个人，使个人作为社会的健全细胞。所以，教育的注目点应该是社会，而教育的着力点应该是个人；就学校教育而言，着力点便是一个个的在校同学。为此之故，我们再要向在校同学呼吁。

我们要呼吁的也是很简单，只有一句话，请同学们动动天君。不要循例起身升旗，不要循例上课下课，要随时随地想想。想的范围，扼要的说，无非前一节文字里所说的那些大问题小问题；从那些大纲上支分出细目来，可想的就多了。为什么必须要想想？为的是社会，如今的社会需要明白人，比较以往的无论哪个时代都迫切。也为的你们自己，若不想想，就这么随随便便糊里糊涂下去，又哪里会成个明白人？所谓明白，当然不限于知的方面；知得清楚，行得通达，才是真明白。不知不行是不明白，知而不行是不明白，知而胡行也是不明白。无论如何，想想总是个开端。不想又哪儿会来知和行？

我们说记诵之学要不得，进学校不为分数和文凭，并不是希望诸君丢开功课不管；是希望诸君认真的想想，怎样使实际的生活与所习的功课发生联系，怎么从学校的课业中间得到些切实的受用。我们说现今的学校教育有流弊，非赶紧彻底改革不可，并不是希望诸君袖起手来等待，等待学校教育改革好了再来；是希望诸君认真想想，怎么在不能满意的教育现况之下，努力挣扎，以取得你们应该得到的一份收获。我们说现社会的一般风气不很好，耳目所接触的，可叹的多过可慰的，并不是希望诸君看穿一切，认为样样无所谓，成

个世故的老人；是希望诸君认真的想想，怎样辨别所好所恶，决定所从所去，把自己锻炼成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物。我们不敢说其他的人都衰老了，腐败了，前途没什么指望了，可是我们乐于相信，诸君是前途最有指望的人。我们这个杂志专意为诸君服务，十馀年如一日，也就根据这么一点意思。要说的话是说不完的，像前面那样列举起来也可以写上一大篇，不写了，希望诸君能够类推。总之一句话，请诸君动动天君。再补充一句话，不动天君，前途是很少指望的。

1944年8月10日作

革除传统的教育精神

不变应万变的话儿，一半儿对，一半儿不对。无论如何要抗战到底，无论如何要建立个全新的国家，无论如何要由老百姓当主人，要使老百姓的生活，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好起来。从这一点看，不变应万变没有错儿。但是，照以往的做法，这个目标都达不到，都会落了空，要达到，要不落空，非改弦更张，另起炉灶不可。从这一点看，谁还说不变应万变，简直是自甘没落，荒谬已极。

“穷则变，变则通”，《系辞传》里的这两句，如今被引用得很普遍了。虽然一部分人只当他是作文的烂调，也可见在当前的局势之下，变这个字已经在人人心目中占了重要的位置。

这儿不说旁的，单说教育。教育不是独立的部门，与政治、经济等项都有关系。怎么能够“单说”？话是不错。可是就教育方面谈一些原则，那些原则当然决定于其他部门，而不再谈及其他部门，这样去枝去叶，只取本干的办法，也未尝不可以。

教育应该变了，一个月内，各地报纸上都有表示这个意思的论文。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注意点，为学生着想的看法。至于学制与课程之类，待教育专家去讨论，这

儿不说。

为学生着想，我们以为急须革除传统的教育精神。传统的教育精神是什么？让一些人读书，应考，考上了的做或大或小的官，帮助皇帝统治老百姓。无论其人的存心是仁义道德，或是声色货利，无论其人的出身是贵胄高门，或是瓮牖绳枢，只要一读了书，一做了官，就站到皇帝一边，事实上与老百姓对立。这样的教育，说得好听些，是为国家作育人才，拆穿了说，无非替皇帝找帮手的途径而已。就受教育的人一方面看，由此可以得些利禄，不能算没有好处。可是离开了老百姓，与老百姓处在对立的地位，有意无意的加害于老百姓，只要这么一想，就知道实在没有什么好处。

依理说，传统的教育精神到了民国时代应当废弃了，因为民国时代不再有什么皇帝，大家都是老百姓，也不再有什么个人或集团与老百姓对立。但是，究竟习染太深了，传统的教育精神到了民国时代依然保持着。这不能就学校的设置与学科的安排那些事项上看，就那些事项上看，如今的教育当然与以往的两样。这要就精神上看。在施教的一方面，无非想造就一班公务人员与技术人员，这些人员高明不高明无关紧要，能不能为老百姓服务尤其不须顾虑，只要撑得起那么个场面就成。在受教的一方面，看重分数，看重文凭，认定自己走的是利禄之途，此途走通的时候，就可以出人头地，高高在上。至于自己本是个老百姓，该一辈子为老百姓服务，这样的认识自始就没有听说过，到了文凭到手，高高在上，自然更不容易领悟了。以上说的未免抽象，可是，似乎已经抓住了如今的教育的精神。试想这样的教育精神与传统的有什

么分别？

民国时代要行真正的民主，必须人人自己觉着是老百姓，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百姓，是个处于主人地位的老百姓。公务人员，技术人员，乃至于什么什么家，都是社会间不可缺少的，自然得由许多人去当。但是有个重要条件，当这些人员这些家的，仍然是个老百姓，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老百姓服务，也就是为他自己的伙伴服务，决不为旁的。传统的教育不管这一点，不能怪它，因为已往时代老百姓注定踩在皇帝脚底下。如今的教育不管这一点，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任凭你说得天花乱坠，干得花样翻新，总之毫不相干，因为这一点才是如今的教育的根本与灵魂，而没有根本的树木是枯木，没有灵魂的躯体是尸体。

教育要变，就得在精神上变，革除传统的教育精神，认定以老百姓为本位。学制与课程之类也不是不重要，然而精神不立，单就这些上讨论如何如何更改，就是舍本逐末，必然没有什么好处。对谁没有好处呢？对受教育的没有好处，对国家民族没有好处。

1946年1月1日发表

受教育的与改革教育

改革教育，好像只是教师以及教育行政人员的事情，受教育的并没有份儿。这个“好像”是看着受教育的头顶上戴着个“受”字而来的，戴着个“受”字，显然处于被动地位，对于改革教育那种主动工作，未必作得上主，用得上力。假如承认这样看法，受教育的就只有等待下去．在教育尚未改革的时候，只好勉强“受”那坏教育，一朝黄河清了，教育改革了，才称心如意的“受”那好教育。除此而外又有什么办法呢？然而这样看法并不能承认，受教育的头顶上戴着个“受”字并不表示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对于改革教育，受教育的也作得上主，用得上力。

教育的对象是受教育的，受教育的是教育事业的中心。教育好不好，有没有实际效益，依理说，应该是受教育的知道得最清楚，体验得最亲切。即使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自己正在受教育。反面不明白教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情形可能有。可是，只要把眼界放得宽一点，把生活看得认真一点，就社会就自己多想想，也就会明白起来。在明白起来的时候，如果发觉所受的教育不好，没有实际效益，这就是社会和自己都吃了实实在在的亏。社会是自己所依附的群体，自己是一切思想行动的主体，社会和自己

都吃了实实在在的亏，那是再切身也没有的事情了，怎能不作点儿主，用点儿力，把教育改变过来，使往后不再吃丝毫的亏？——这是说受教育的只要明白所受的教育不好，迫于切身的需要，就不得不参加改革教育的工作。

还有一层，受教育不是像张开了个空袋子，等人家把东西倒进来，装满它。受教育含有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学习。朱子注"学而时习之"道，"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这个说法极好。小鸟儿屡次屡次的飞，用的是他自己的能力。所谓学习，全靠学习者自己的能力，受教育的这就有了确切的把握。教育不好，没有实际效益，属于旁人范围内的事情（如教师以及教育行政人员方面的事情）也不是不要过问，但是不妨把属于自己范围内的事情放在首要地位。属于自己范围内的事情就是学习。从前那样学习使社会和自己吃了实实在在的亏，现在把他改革，改革到不再吃亏的地步，那就教育不改革而自改革了。并且，改革教育，本来要在受教育的学习方面改革过来之后，才算收效。——这是说受教育的对于改革教育的工作确有把握，也可以处于主动地位。

以上不过是原则的话，说得又很简单。希望读者诸君从这里有所触发，再就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改革教育的必要，逐步想开去，得到些具体的意见，切实的办法。至于我写这篇短文的意思，无非以为改革教育不只是教育家、教育者、教育官的问题，在身当其冲的受教育的，尤其要加以注意，非但要讨论如何改革，并且要促成真个改革。

1945年3月1日发表

管公众的事

如今讨论各种现实问题，往往推究到根本，发见症结在于政治，必须政治民主了，那些问题才能解决。这当然不错。可是如果仅把这一套论式作为各种事情办不好的解释，而不在如何实现民主上多用些心思，多作些实际工作，那末解释也徒然。政治是人干的事情，弄好弄坏都在乎人。实现民主算是弄好，要达到那个境界，全仗人的努力。通常说民主须要争取，这争取有两重意义。一是被人夺去了的种种权益要收回来，这方面要收回，那方面不肯奉还，自然要争。二是随时随地干合乎民主精神的事，使民主政治巩固起来，这是不争之争，由前一义争取得来的，靠着这个不争之争才能保持。争取必须兼顾这两重意义，才切实有效。

现在单就后一义的争取来谈谈。我们青年朋友可以自己问一问自己，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动是不是都合乎民主精神？如果对于公众的事表示冷淡，明知是好的，不去参加，不竭力推动；明知是坏的，不表反对，不设法扑灭，那就不合乎民主精神。民主精神的重要意义，就在乎扩大个己到大群，个己在大群之中，个己与大群融为一体而不可分，所以公众的事非管不可，并且要放在个己的私事的前面。人人如此，公众的事真个由公众来管，当然不会错到哪儿去。即使

有少数人怀着私心把他搅坏；也很容易检举出来，纠正过来。而这样的应付公众的事就叫做民主政治。

一般说来，我国人太不管公众的事了。这是历史加在我们身上的无形的束缚，到如今大吃其亏。我们必须明白，对于公众的事表示冷淡，并非乖觉，并非取巧，只有吃亏的份儿。这一点意思实在不怎么艰深，谁要明白它，一想就明白。重要的是明白了之后不再吃那个亏，就此一反从前所为，随时随地管公众的事。不但我们自己这样做，还要"先觉觉人"（这儿没有什么客气，尽不妨以这样的老话自许），鼓励我们的朋友也这样做，也随时随地管公众的事。若有人说青年只要读书就是不必问其他的事，那是毫无疑义的胡说。青年也在大群之中，也与大群融为一体而不可分，怎么不要管公众的事？到人人管公众的事的时候，民主精神发皇起来了，被夺去的自然一一收回了，民主政治这才真个实现了。

1945年5月5日发表

升学与就业

暑假将近，升学与就业的问题又将在一部分同学的心头盘旋了。每年逢到这样的时期，我们总要说些话，供给同学们作参考。现在谈谈关于原则上的认识，就是为什么升学，为什么就业。

我国一般人把学校教育看作为变相的科举，其中一部分人意识上并不清清楚楚这么想，骨子里却死死的抱住那个旧传统，牢不可破。从前读书人读书准备应科举，考上了一级再考一级，一步步往上爬，爬的目标是作官从政。他们认为现在受学校教育也无非如此。不过他们把作官从政的范围扩展得更广，不限于作官，凡是社会间最优越的地位，有利有势的，都是他们所认为的目标。

要一般人改掉这种旧观念，须待社会改变过来，须待他们自己明白过来，我们且不说。我们要说的是此刻预备升学的同学们决不能同样的抱着这种旧观念，必须在意识上把它彻底排斥才行。不然的话，出发点就错了，出发点一错，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容易真有所得，即使学而有成，也没有什么可贵之处。

我国一般人把就业看作吃饭的手段。为要吃饭，才去就业。如果不就业也可以有饭吃，譬如有祖宗传下来的遗产，有

各种生产事业的利润，那就落得空闲，无须就业。解决吃饭问题当然以家庭为范围。就个业，自己有饭吃了，是起码的满足，整个家庭有饭吃了，是进一步的满足，整个家庭不但有饭吃，而且能吃顶好的饭，那才是达到了极点的满足。

这也是一种旧观念，要一般人改掉它，与前面说过的一样，我们且不说。我们要说的是此刻预备就业的同学们决不能同样的抱着这种旧观念，必须在意识上把它彻底排斥才行。饭当然要吃，可是就业不专为吃饭。这一层不弄清楚，出发点就错了，出发点一错，就业不会有好成绩。

为什么说“此刻”预备升学“此刻”预备就业的同学们决不能同样的抱着旧观念？我们希望改变什么，总得找到端绪，开个头儿。一般人习染太深了，虽不是不能改变，也该是不易改变。预备升学预备就业的同学们却正站在出发点上，固然从家庭与社会间也不免有些习染，但究竟不怎么深，从这批同学们改起，正是开个头儿。

为什么说抱着旧观念，升学就学不好，就业就干不好？旧观念以学与业为取得私利的手段，其实学与业是同类的事项，既不纯为着私利，也不纯属于手段。现代人的一大进步是认识个己与大群关系的密切。这种认识从实际生活体验得来，要于大群有利，才于个己有利，欲求个己有利，就必须顾到大群。因此，为学与就业必须把眼光放远，所学所业要有利于大群才行，如果纯为着私利，必将走到岔路上去。这是一。所学所业都是即知即行的，说到行，就是当前个己受用，当前大群受用，这个受用便是目的，不是手段。要把为学与就业说成手段也未始不可，可是须认定一个最广大最终极的目的，

就是把大群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提高起来，对于这样的目的，为学与就业那才是一种手段。这是二。

我们以为在升学与就业之前须有这么一种简要的认识。

1945年6月1日发表

“七 七”八 周 年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在芦沟桥启衅，引起了中日两国的战争，到本年七月，已经八周年了。这其间德寇也发动了侵略战争，起初势焰极盛，几乎要席卷全欧。由于盟国的通力合作，一致对付，发动了所有物质的精神的力量，务求为保卫自由和平而争取胜利，到今年五月初，德国无条件投降了，世界的恶魔希特勒支付了他的生命，所有他的党徒都成了囚犯。日寇在侵略我国的同时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起初也很顺利，但是不到一年，情势就转变过来，盟国的实力像个拦截海洋的大网，到最近已经拦到了日本本土与我国的沿岸。在先，我国是单独与日本作战，到后来，我国成了盟国之中的一员，得道多助，有德有邻，原也不是什么侥幸。而瞻望最近的将来，日寇终将溃败到不可收拾，终将与德寇一样向盟国无条件投降。胜利属于盟国，我国的抗战到底有成功的一天，诚属大可乐观的事。但是，单凭打败日寇就乐不可支，未免单纯些。要永久保持乐观，使它不至于趋向幻灭，国人还得多多努力。

战争原是可怕的事。除了法西斯侵略主义者，谁也不爱战争。但是战争向你扑过来了，你不应战就归于灭亡，沦于奴隶，那时候，凡是爱好自由和平的人，无不愿意起来抗战。

盟国的伟大力量就是在这一点上凝结起来的。抗战的目标，说起来也实在简单，无非要排除自由和平的障碍，大家好好的过生活而已。排除当前面对的障碍，当然在努力扑灭敌人；而排除未来的可能的障碍，又必须努力规定种种的设计，构成种种的组织，使那种障碍以后无从发生。至于大家好好的过生活，不是一个虚浮的愿望，不是一句挂在口头说说的话，它有实际的内容。简单说来，就是大家物质上精神上的享受要比以往好，而且一步步的好上去。为此之故。各国在抗战的当儿，同时还要做旁的工作。就国内说，凡是政治、经济、教育等关涉人民生活的事项，都要加以改进，使它符合大家好好的过生活的目标。就国际说，凡是需要各国共同商量共同努力的事项，都要切切实实举办起来，借以保障各国人民大家好好的过生活。这回世界大战，说破坏是破坏得够厉害的了，但是说建设也建设得非常可观，如今已经可以看出个端绪。试看，各国障碍人民生活的势力，大多与希特勒一样倒下去了；人民受了深切的痛苦，知道自己的事必须由自己来治理，大多站了起来，拿出力量来了。这与其说是漫衍的潮流，不如说是共通的经验。大家都明白，唯有如此，才可以好好的过生活。这个观点是这回世界大战建设起来的。

回过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早就有建国的口号。所谓建国，并不同于在空地上造起一所新房子来，中华民国建立了三十四年了。所谓建国，是建立一个让人民好好过生活的国家，以前的说不上，所以要“建”。建国之道千头万绪，可是有个总纲，必须人民站起来，自己的事由自己来治理——当然要互帮互助，不是各归各的治理。谁如果不站起来，他对不

起自己，同时也对不起他人。为什么对不起？因为他拆自己的台，也拆他人的台。谁如果阻碍他人站起来，他就是害群之马，其罪可诛。而在他人方面，必须与害群之马斗争，直到他倒下来为止，否则也就是拆自己与他人的台。这个台为什么拆不得？因为拆了这个台大家就不能好好的过生活。以上的话太浅近，太抽象了，可是深远的说，具体的说，大旨也无非如此。从这儿可以看出全国人民努力的方向来了。第一，要真正的站起来；第二，如果遇到障碍，要坚决的把它冲破。大家朝这个方向努力，"建国必成"才不是一句空话，战胜的乐观才可以永久保持，不至于趋向幻灭。我们共同奋勉吧！

1945年7月1日发表

受教育者与教师节

本志名叫《中学生》，注定的站在受教育者的方面说话。从受教育者的方面想，逢到教师节，是应当对教育者表示诚挚的敬意的。虽说如今所受的教育距离理想很远，但是有总比没有好些；若不是许多现任的教育者支撑着这个教育的局面，受教育者连那距离理想很远的教育将受不到。这样想的时候，在教育者的节日自当有所表示，答谢他们的劳绩。

受教育者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得到许多认识，引起许多期望，综合起来，恍然领悟受教育不该是那么一回事。就达到距离理想甚远的结论。这个领悟是有价值的。无论做什么事情，最要紧的是明白实况；受教育者领悟到自己所受的教育距离理想甚远，就是明白实况的开端。可是明实况要明白得周全。教育距离理想甚远是实况，教育不是孤立的事项也是实况，在一切都远于理想的社会里，教育无法办得接近理想也是实况。那后面的两点若不明白，就是明白得不周全。因这不周全，不免过分的责备教育者，认为教育办不好完全是他们的懈怠失职，那就并非实况了。

教育者与其他在苦难中的人们一样，物质方面有种种痛苦，精神方面有种种痛苦。受教育者自知有种种痛苦，非立谋解除不可，同时也该知道教育者的痛苦决不比受教育者来

得少，来得轻。解除痛苦若仅是一个愿望，必然解除不了什么痛苦，须要把他认为一种劳作，才有真个解除的一天。凡是劳作，力量越大越好，参加的人越多越好。受教育者与教育者关系最密切，正好拉起手来，齐起步来，共同做这一种劳作。关系这样密切的人若不能联络一致，还说什么与广大群众同其呼吸？因此我们认为，站在受教育者的方面，逢到教师节，要对教育者表示诚挚的敬意，最好的办法是向教育者恳切的说："咱们是同其命运的人，为了解除自身的痛苦，也为了奠定咱们的国家，咱们从今为始，更紧密的团结起来吧。咱们决不是对立的两类人；你们以我们的长进而得到欣慰，我们以你们的康乐而得到补益。以往我们也这么相信，这么声言，或许由于诚意不足，或许由于体验不深，似乎没有多大效果。现在再提出我们的恳求，我们愿意在共同努力之下，把教育安排在一个较好的环境中，使他近于理想。"我们想，贤明的教育者必将会欣然接受这样的恳求。

1945年8月1日发表

青年界的复员

现在各方面都在谈复员，我们谈谈青年界的复员。

复员两个字的意思，是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从战时状态改变到平时状态。战事起来了，人们都得改变了生活和工作来适应它，这才可以抵抗敌人，取得胜利。战事结束了，战时的生活和工作跟着结束，当然又得来一番改变，这就是复员。

我们谈青年界的复员，先从最可敬爱的青年说起。这批青年眼见敌人打来了，国土沦陷了，同胞受到在地狱里似的痛苦，就把整个自己贡献给抗战；只知有国家，有同胞，不再想到有自己；自己什么都可以牺牲，只要对抗战有利，对国家对同胞有利。说他们最可敬爱，就是为此；他们真正体验到“人我一体”的精义，而且实践了“人我一体”了。在他们献身于抗战的期间，当然学习了许多，历练了许多，从而成长起来。可是，战时生活究竟不是常规，平时生活才是常规。现在复员了，不但要回复平时生活，并且要改善平时生活。在抗战时期，这批最可敬爱的青年既然献身于抗战，从今以后，他们必然乐意献身于改善大家的平时生活。这个工作比较抗战还要繁重，需要学习的更多，需要历练的更多。照他们以往的情况看，我们知道他们今后也必然能继续学习，继续历

练，使自己更为长成，更为充实；以此作为资本，继续为大群服务。这是不消多说的，我们祝祷他们精进无量。

其次说到一批普普通通的青年。他们大部分在学校里，循例上课修学，循例考试升班。战时教育只听到了个名儿，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什么战时教育。那么该是受平时教育了，受战前一样的平时教育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和关系，所受的还不如战前的平时教育。战前的平时教育已经很不满人意了，战时所受的却更坏。最坏之处在于教育和现实脱了节，教育不做培养能力开发思想的工作，却做阻遏能力锢闭思想的勾当。吃亏的自然是受教育的青年。八年的抗战，时间不能说不长，在长长的八年间，战时教育也好，平时教育也好，只要是真正合乎教育本义的教育，试问造成的人才该有多少？有了这大批的人才，在复员的今日，各方面需要人才，又何至于叹息人才太不够了？过去的事不必多说，责备这个责备那个也无补于事；最要紧的还在于改革教育，把从前的弊病完全去掉；教育不是独立的事项，要求改革教育当然也要求有关各方面的革新和改善。至于受教育的青年方面，最要紧的是明白受教育不是像以往那样的一回事；学习的目标，学习的态度，学习的方法，都必须彻底改过。这可以说是另一意义的复员。这样之后，受了教育才可以成为人才，成为各种各样的程度不等的人才。

又其次说到另外一批青年。战事搅乱了社会秩序和生活习惯，一部分人没有定见，自己把握不住，就受着恶势力的威胁和恶风气的沾染。不辨是非，马马虎虎，该说不敢说，该做不敢做，就是前一项的例子。唯利是图，无恶不作，作

事但知敷衍报销，不问效率如何，就是后一项的例子。这一批人为数不少，而且都是支撑这个局面的人，所以弄得几乎样样都糟。且不问那原因在于制度还是在于风气，还是在于制度酿成风气，风气适应制度，总之，人是浅化劣化了。不幸的是青年中间也很有这样浅化劣化的。种种浅化劣化的方式凝结成三个字，叫做“无所谓”。谁是谁非，无所谓；兵败国破，无所谓；赚些不应赚的钱，无所谓；做些不应做的事，无所谓；作事作好作不好，无所谓；生活认真不认真，无所谓。许多“无所谓”朝着同一的方向，就是“有所为”——为着个人的物质的私利。在抗战期间，这个现象已经贻误了不知多少事，现在复员了，这个现象若不彻底清除，就什么复员都谈不上，更不必希望改善大家的平时生活了。所以在目前，制度要改，风气要变，尤其紧要的是人的觉醒。浅化劣化的趋势好比一场洪水，让它跟着残酷的战争一起消逝吧。今后人人要明白人之所以为人——在大群之中人之所以为人；这不是哲学家的论题，是每一个凡人的生活的前提。多数人如果不明白这一层，民主政治就无由实现，建国难望必成，抗战胜利也是徒劳。尤其是那一批跟着人家陷溺了的青年，我们诚恳地祝祷他们赶快回头，立刻奋起。正当年富力强，具有聪明才智，奋发起来，就是新中国的真正的“主人翁”，何乐而不为？

现在通行一句话，叫做“复员不是复原”。意思是不仅恢复到战前的原样儿，还要改变得比战前更好。愿青年们记住这句话，前面说的也无非是这么个意思。青年界的复员能有成效，我国当前的问题就至少解决了一半。

1945年10月4日发表

与青年们共勉

八月间日本宣布投降，二次大战于是结束，当时人心振奋达到了最高点，不但欣喜，而且充满了希望。但是隔不了多久，欣喜之情就消散了，希望被重重烟雾遮掩起来。直到我们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十一月十五日)，真到了“忧心忡忡”的地步。我国的劫难还不够严重吗？老百姓的生活将永远不得改善吗？和平团结自由平等民主的新中国将永远像海上三神山那样渺茫吗？凡是有心人，差不多都默默念着这些问句，“肠一日而九回”。何以致此？都由于三个月来种种的人事不臧。“臧”是“善”的意思，不臧就是不好，就是糟糕。人事不臧指的哪些事，这儿不必多叙，每天的报纸记载在那里，大家都看见了。

有心人中间当然有不少青年朋友。依据我们的经验，青年朋友顾虑个己和私家的习染尚浅，关念公义和大局的热情特富，我们料知在这个时候，必然有许多青年朋友在那里愤慨，在那里烦闷，在那里搔首扪心，想借用屈原的题目写下《天问》的诗篇。

其实，天是不必去问它的，要问还是问人。事情无论好与不好，都是人做出来的。要来的事总之要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这就是说，有了因必然会有果。说某

一件事要来，为的是它已经有了因．后来它果真来了，那就是果了。咱们要收到好的果，最紧要的在乎造成好的因，消除不好的因。造成与消除都得实际的干，实际的干之前还得有真切的认识。归根结底还是意识方面的问题，心的方面的问题。不过说心会使人联想到宋明的理学玄学，似乎近于玄虚。其实不然，说心只要切合社会，联系实事，就一点也不玄虚。就社会的种种实事上改造意识，改造心，从而干那些实事，这就是造成好的因，消除不好的因了。造成与消除既然掌握在咱们手里，咱们就有了权柄，即使遇到似乎山穷水尽的境界，也不须徒然愤慨，过度烦闷，当然更不须“穷则呼天”了。有心的青年朋友，你们以为这个话怎么样？

目前种种的人事不臧，溯起因来，太深刻太悠久了。封建残余与官僚政治束缚着咱们历代的精神与体魄，殖民地习尚影响着咱们祖辈父辈乃至自身的思维行动，自私自利，仗势欺人，马马虎虎，敷敷衍衍，不当然而以为当然。咱们应该坦白承认，咱们或多或少都犯过这些共通的毛病。由于闭关主义的被迫打破，由于公众生活的急需改善，咱们觉悟了，这些毛病必须根除。咱们明白了群己的关系与民主的道理，相信必须依据这些道理干，大家才会有好日子过。这些意思都是简单不过平凡不过的，一经说穿，小学生也能了解。无奈一班当事的人是毛病犯得最深的人，他们并不是聪明不如小学生，实在是自私心蒙蔽了他们的聪明，马马虎虎的习惯阻挡了他们的奋发。请他们讲讲话，写写文告，也会改善啊革新啊来这么一套，可是他们身上的毛病一毫也没有消除。抗战不足以激动他们，胜利也不足以鼓舞他们，他们只是个

"吾行我素"。他们"吾行我素"，他们管着的事务又那么繁复而广泛，这就搅成了目前这样普遍的人事不臧，致劳咱们痛心疾首。有心的青年朋友，所谓不好的因不是这么个样儿吗？

既然如此，近功是无法图谋的，徒然痛心疾首也无补于事。唯有从根本上着手消除那不好的因，造成那好的因，使以后来的，是咱们所期望的好的果，不再是目前这样不好的果。一般人常常说，抗战的事固然困难，建国的事尤其艰巨，也就是这个意思。造那好的因，消除那不好的因，比较打败敌人确乎要艰难万倍呢。咱们相信历史决不会循环，决不会重覆，如今方在历史进展的关键阶段。咱们既然把创造与消除的权柄掌握在手里，不遇困厄，尚且要努力，遇了困厄，尤其该奋起。咱们不要搔首扪心想写什么《天问》吧，咱们要同声齐唱追求新生的进行曲！

1945年11月15日作

对于收复区学生的措施

在前一期里，我们说过对于收复区的学生加以甄试一类事类，须要审慎施行。近来又听说要训练学生，愿意再说几句话。

现在的收复区就是从前的沦陷区。沦陷区受伪政府管辖，伪政府是敌人的奴隶，实际上就是受敌人管辖。敌人对于那些地区的教育，主观上当然希望他十足奴化，希望学生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希望学生顺从他们，感戴他们，甘愿做他们的奴隶。但是就客观上说，他们的希望决不会实现。也不须特别夸说我国人的德性高，意志强，只要是懂得什么是好的生活的人，就不至于认贼作父，让奴化教育奏功收效。受敌人教育最久的是台湾，为期五十年，台湾同胞精神上被奴化了吗？其次是东北，为期十多年，东北同胞精神上被奴化了吗？至于其他地区，至多不过八年，除去一些汉奸败类，绝大多数的同胞没有被奴化是无须调查统计的。当年学生们咬着牙在那些学校里受课，怀着极端厌恨的心理听那些荒谬的宣传与恶劣的教训，就从这中间披沙拣金似的检取一些切实用的知识技能。他们的心是够苦的，他们的举措应该得到谅解。现在他们喊出“有伪学校，没有伪学生”，绝不宜加以无端的怀疑。

甄试若着眼于各学科程度的方面，训练若注重在补授各学科欠缺的部分，似乎还有可说。伪学校在伪政权（实际上就是敌人）支配之下，也许由于反教育的教导较多，以致把学科耽误了，程度降低了。于是来一次甄试，学生不够格的，就给他们补充，使他们达到标准的程度。这是顾到学生的学业，可以取得一般人的同意。当然，没有耽误与降低的情形的，就无须甄试与补充。不过老实说起来，岂独收复区的学生学科程度未必够格，就是大后方的学生又何尝个个够格？所谓格，就是标准。且不谈在此日此时的社会国家情况之下，学科应该怎样安排，怎样学习，才是标准；单就教育部颁布的各级学校课程标准来看，如今学生升级的，毕业的，真正合乎标准的是普遍的稀少。历年来流动太多，设备简陋，教学双方都不得安定，又加上种种无理的管制与牵掣，标准已经成为具文了，要严格的依照标准，势必至于不让升级，不让毕业。不让升级，不让毕业固然耽误了学生的前途，但是程度不够标准也未尝不耽误。于是想出有效的办法，在不拖长受业年限的条件之下为他们补充，确是值得赞许的措施。这就是说，要真正顾到学生的学业，就得普遍的设法，不宜以收复区的学生为限。

甄试若着眼于奴化不奴化，训练若注重在思想的纠正，那就大可不必。非但不必，而且引起学生的反感。如果我们是学生，我们也反感。先说不必的理由。在想出这么个办法来之前，必然先立个假定，假定学生是个空瓶子。一个学生在伪学校里上过学，好比空瓶子里装过脏东西，非灌入清水，把那脏东西洗掉不可，而临时训练就好比清水。但是学生果真是个空

瓶子吗？如前面所说，他们决不是，脏东西尽你装，他们的瓶里自有内容，也自会塞住瓶口。所以洗过一番的手续是多馀的。况且，教育的事情果真可以把装些什么在空瓶子里相比拟吗？几番宣传，几场训话，就把脏东西装进去了；几番宣传，几场训话，又把脏东西洗出来了：只有完全不明教育原理的人才会这么想。教育要收效，粗浅一点说，须适应学生的实际需求，养成学生的优良习惯，就教者一方面说，尤其要遵从"言教不如身教"那句老话，身体力行。几番宣传，几场训话，只能在官僚政治之下交代报销，在讲求实效的教育园地里是无能为力的。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其次说引起反感的理由。学生们真诚的喊出了"有伪学校，没有伪学生"，还要把他们看做脏瓶子，给他们洗刷一下，这不是怀疑他们是什么？两个朋友之间，怀疑常常是情衰交疏的因子，在教育的园地里，推诚相与犹恐诚意不够，怎么容得丝毫的怀疑？试想想受试受训的一方面，他们来受试受训，等于被迫承认是个脏瓶子，除去没志气的，谁能不起反感？

为学生的真实利益着想，该干的事太多了。无益而且有损（无论物质上的损精神上的损）的事，最好少办，甚至不办。

1946年1月1日发表

教育改造的目标

"民治为'自由人之社会'，人人有自由，人人有尊严。一人不能为他人之奴仆，亦不能为他人之工具。唯目的非自私自利之谓，即洁身自好之徒，不加害于他人，亦仅足称为消极之道德，而不足以构成民治。凡自由人应有责任观念，合作精神，与知识上之虚心。人性之尊严在能认识对于他人之义务，能为公众福利舍己为群，公而忘私，以效忠于民族国家。自己应有信心，对人应有同情，于他人之观点能有虚怀审察之雅量。知宽容之要而不流于虚无主义，知信仰之要而不流于独断主义，知批评之要而不流于愤世嫉俗之犬儒主义，自由社会之所赖以成立者在此。"

上面一段话从张其昀先生的一篇文字摘出，题目叫做《北美学府之一枚南针》，载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的重庆《大公报》。美国哈佛大学，在战争期间组织一个委员会，研究战后美国教育的改革方案。研究下来的报告书在去年八月间发表，名为《自由社会中的通才教育》。张其昀先生摘取其中

要点，写成他那篇文字，上面一段话也就是那报告书中的意见。

这一段话太好了。不单说他文章好，特别说他看准目前的时势，抓住教育的目标，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谈到教育，就得认定这个目标做去，不能说国情不同，地势有异，因而别出途径。这一段话太好了。凡是受教育的都应该听听。为什么受教育？怎样的教育是适当的？受了教育便怎样？这些常常提出的问题，在这一段话里都可以找到答案。凡是从事教育的尤其应该听听。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知道教育不是拔去空瓶子的塞子，把甚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乱装进去的勾当，也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装点门面，敷衍故事的玩意儿，原来现代教育的最后目标在养成一个个的自由人，在建立一个民主的自由社会。

死板知识的灌输，抽象条目的训诲，不顺自然的锻炼，不让自动的教学，显然的不足以达到上面所说的目标。岂但不足以达到上面所说的目标，简直与它背道而驰，获至相反的效果。决不能说由于规定教育纲领的人没有远见，实施教育事业的人没有能力，才至于背道而驰。他们是有意的背道而驰，换句话说，他们并不要养成什么自由人，并不要建立什么民主的自由社会。最显明的例子是侵略者对于占领地带人民的奴化教育。侵略者原来要人民当奴仆，当工具，他们的教育另外有他们那一套。其次是皇帝时代的教育。皇帝无论如何说子爱人民，实际总是要人民当奴仆，当工具，他的教育当然不会合着上面所说的目标。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不足以养成自由人，建立民主的自由社会为目标的教育，都是广

义的奴化教育，广义的皇帝时代的教育。

就受教育的一方面说，狭义的固然决不甘受，广义的又何尝愿受？他们知道如今是“人民的世纪”，群己关系太密切了，不修练自己没法裨益大群，不裨益大群没法利及自己。他们愿意从所受的教育中间养成自己的“责任观念，合作精神，与知识上的虚心”，他们切望“知宽容之要而不流于虚无主义，知信仰之要而不流于独断主义，知批评之要而不流于愤世嫉俗之犬儒主义”，终于成为“有自由”，“有尊严”，“自由人之社会”里的“自由人”。这可以说，国无分中外种无分黄白，凡属受教育的都有这么个实际需要，不过由哈佛大学的那个委员会提了出来而已。我国方在讨论教育复员，复员不是办法，而是要改造。改造的途径也唯有针对上面所说的切实做去，因为这样的教育是目前全世界人民所需要的，也才是我国人民所需要的。

1946年1月1日发表

做好人与看书

一位教师，单身，薪金虽不多，住在一个县城里还有一半馀下来。他见学校图书室简陋得很，零零落落的几本书早就看厌了，学生没有什么课外书看。他就把馀下的一半薪金捐出来，给学生买书看。捐了几个月，人家起疑了。世间哪有那么好的人，按月捐出一半薪金来给学生买书看的？他的钱有问题吧！他给学生买的书有问题吧！疑心化为谣言，谣言长出翅膀，结果那位教师不安于位，只好辞职走开。

很有几个县城里，学生看不到铅字排印的书本，除了教科书。校长、教师、以及家里的父兄，一致认为铅字排印的书本不是好东西，即使也有几本不妨看看，然而挑选挺麻烦，还是一律不准看方便。学生看课外书是一件冒险的事，要随时慎防监察的眼睛，如果被发觉了，至少受一顿责骂。最近接到收复区一位读者的来信中说，"许多人不敢读好书，只让那些《女汉奸秘史》之类的书充斥市面。到如今，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还有人指为迹近危险的。"

某一个教育行政机关对视察人员作如下的指示。一个教师，如果对于待遇不大计较，教功课认真，得到学生的好感，他就有些可疑，应加注意。一个学生，如果埋头用功，功课不错，又喜欢看课外书籍，他就有些可疑，应加注意。指示

并没明说计较待遇，教功课马虎，把学生认作对头的是好教师，也没明说不肯用功，功课门门不及格，终年不接触书本的是好学生，但是仿佛有这样的意思包含在里头，只要想一想就可以看出。

前面提起的一些杂事，都容易引起慨叹。在这个时候，无论教师学生，好人做不得，可叹。在这个时候，最好少看书，看书常常引起麻烦，可叹。怎么会弄成这么个情状，至于好人做不得，书看不得呢！尤其可叹。

可叹当然可叹，但是不宜一叹了之。如果查究这个可叹情状的根，还在于政治的腐败影响到教育，学校以外疑神疑鬼，学校以内也就疑神疑鬼起来。为什么要疑神疑鬼？由于一部分人自己太不争气了，他们不争气，却有权力，要维护他们的权力，自然走上疑神疑鬼的路子。第一，只怕人家说他们的坏话；第二，只怕人家的能力胜过他们；第三，只怕人家夺去了他们的权力。这样一个只怕，两个只怕，疑心就发荣滋长了。于是社会风气——缩小范围单说学校风气——就让他们搅坏了。学校是最需要相见以诚的所在，却成了疑忌丛集的场合，还有什么教育可言？单凭这一点，他们的罪恶就到了不可饶恕的程度。

可是我们忠厚存心，期望他们从今为始能够赎免过往的罪恶。赎免的方法，说起来也简单，只要他们自己争气。自己不肯争气，毫无办法，如果肯争气，谁都不能抹煞他们的好成绩。争气了，就没有人说坏话了，即使恶意造谣说坏话，又何伤于日月之明？争气了，就不怕人家能力胜过他们了，强的遇见强的，正好合伙做好朋友。争气了，自然得人信任，

受人委托，这样得来的权力最为坚强，也用不着苦心焦思加以维护了。总之一句话，只要他们自己争气，他们的疑心就可以消释净尽，他们将自笑以往的疑神疑鬼实在无谓。那时候学校风气自然会转变过来，至少回复到相见以诚的正常情状，那才有教育之可言。但是，如果他们老是不肯争气，宁愿一辈子背负着不可恕的罪恶呢？……

就另一方面说，好人做不得，当然不能就此不做好人，书看不得，当然不能就此不看书。对于背负着罪恶的人，我们尚且期望他们争起气来，勉为好人，我们既为好人，又怎肯改弦易辙？对于思想锢蔽的人，我们尚且期望他们逐渐解放，得到自由，我们既已解放，并且觉得吸收知能真同饮食一般需要，又怎肯弃书不读？为了做好人与看书受些冤枉，在今日诚然难免，然而这决不能动摇我们的意志。正唯如此，我们要多结朋友，扩大思感相通的范围，彼此以各自的认识与实践互相影响，造成风气，大家永远勉为好人，大家永远多多看书。我们相信不肯争气的人终会淘汰，或由于自然淘汰，或由于人为淘汰。“人民的世纪”已经开始，淘汰作用必将以加速度进行。我们享有做好人的自由与看书的自由的日子即将到来了。

1946年2月1日发表

助 学 运 动

最近上海发动了“助学运动”，各校同学联合起来，捐募款项，资助无力缴纳学费的清寒同学。本志本期刊载王同君的一篇《关于上海学生的助学》，记叙这个运动的大概情形，读者诸君可以参看，这儿不必再说。我们要说的是从这个运动想到的一些意思。

就意义上说，我们以为这个运动是值得称赞的。第一，这个运动把同学们“人己一体”的认识具体化了。所谓“人己一体”，就是苦乐不限于一己，以大群的苦为苦，以大群的乐为乐。这种境界，先得把一己融合在大群里头，与大群共同呼吸，共同生活，才可以达到。达到了，有了这种认识了，还得在行为方面实践，才算把这种认识具体化了，并不是空有了这种认识。清寒同学在学校开学的时候，付不出巨额的学费，注不来册，上不成课，许多的知能摆在眼前，可望而不可即，没法接受，没法锻炼，是何等的痛苦！上海同学体会到这种痛苦，认为不仅是清寒同学的痛苦，也就是各人自身的痛苦，于是组织起来，发动“助学运动”，来解除这种痛苦。行为和认识一致，贯彻了“人己一体”的精神。这种精神推广开来，不断加强，在任何方面都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如今民主潮流高涨，这种精神的推广与加强尤其可贵。所谓民主，

必须人人贯彻"人己一体"的精神，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

其次，这个运动在学习上极有价值。上海同学发动这个运动，可以说抓住了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所谓学习，不限于读书。读书无非从古人与今人的经验中吸收一部分当前切用的经验，这固然很关重要；但是尤其重要的，在从实际的阅历中得到亲切的经验。我们要从书本方面学习，更要从实务方面学习，两方面不可偏废；如果要分个主次，宁可以实务方面为主。"助学运动"显然是一项实务，从开始发动到募集结束，其间头绪纷繁，步骤种种，一毫搅乱不得。而上海同学都能处理得很好，事事有商有量，件件通力合作，遇到了阻难，能够设法克服。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中间，上海同学已经竭尽了学习的能事，已经收到了最可宝贵的若干经验。希望他们继续这样的学习，希望别地同学也努力这样的学习。实务当然不限于"助学运动"，总之，任何实务摆在面前，决不可错过学习的机会。

"助学运动"有以上所说的意义，所以我们说它值得称赞。最后，对于当局的阻难也要说几句话。阻难的动机是很容易料想的，无非以为同学们别有作用，受人利用，或者以为在群众力量发皇的今日，这个运动推动到上海全市，未免太那个了，不得不阻挡一下。无论动机属于哪一项，总之不是民主时代的行政当局应有的想法。我们要诚恳的提出要求，以后切不可再作这种想法。行政当局和校长教师一样，也应该站在学生一边，深切体谅学生的苦心，发觉他们的运动的意义，加以指导和赞助，那才合乎"行政"的要旨。可以说的话很多，扼要的说，以上几句也够了。 1946年3月1日发表

慰 问 教 师

最近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发动敬师运动，由于教师的生活艰苦，将采取募捐的方式予以济助。学生们曾经为无力续学的同学发动助学运动，现在又为生活艰苦的教师发动敬师运动，这种“人己一体”的精神，我们很感动，很钦佩。学生们并不是不知道发动这种运动只是头痛医头的办法，最要紧的还在于一切制度合理化，一切事情上轨道。可是合理化与上轨道还待大众长期的努力，缓不济急，唯有临时应付急的，又绝不放松缓的，才是处事的切实途径。想到这一层，更觉得敬师运动有它的深意。

说起教师的生活，的确太艰苦了。我们谈生活，不必与安富尊荣的人比，也不必与物质享受比较舒适的别国人比，在此时此地，当然有个平均标准，够不上平均标准的，就是生活艰苦。现在的情形是一个教师的收入比不上公司里的茶房，电车上的售票员。这儿决无看轻茶房与售票员的意思，以为教师的收入应该比他们多，只是说教师的收入的确够不上平均标准。币值只管低落，物价只管上涨，教师衣食难周，事畜无力，虽有守住岗位的志愿，可没有守住岗位的凭藉。只有昏庸的人看不出这是何等严重的危机，明白的人想到教育，想到建国，想到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担当各种事业的人才，

真是焦心着急极了。

有人说得好，在教育方面，什么学制、课程、训导纲要、教科书籍，比起教师来，都居于次要地位。这是说教师是实施教育的人，那种种编订得无论如何完善，不通过教师的运用，也是枉然。尽管有人把教育看作装点门面、养成奴才的工具，我们就社会的进步着想，不能不特别看重教育，尤其在大众亟需养成民主习惯的此刻。特别看重教育就不能不特别看重教师。试问，教师果真受到看重了吗？莫说精神生活方面常常遇到或大或小的不痛快，就是物质生活方面，还比不上茶房与售票员，这太难了。我们要求社会舆论与行政措施两方面顾到这一层，立即设法把它改变过来。改变过来才是真正看重教师，也才是真正看重教育。今天见到上海市教育界同人团体联合会的宣言，其中提出具体主张五项：（一）立即实行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改进教育的决议。（二）立即把全国教育经费和地方教育经费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三）地方政府应立即增设教职员补助金，作为长期的生活补助费。根据目前的生活指数，我们要求达到下列最低标准的待遇：大学每人每月三十万，中学二十万，小学十五万。（四）教育本为国家事业，同人服务目的与精神原无公私之分，教育当局不应有所歧视，任何津贴补助均应一视同仁。（五）同人以为改善待遇不应采取增加学费的办法，教育下一代人原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教育经费的筹措也应由政府设法。——这五项主张，除第二第三第四三项都极合理外，第一项顾到教育的全面，第五项顾到学生的利益，尤其令人感佩。自己的权利不容不争取，自己的立场不容不恪守，这才是现代人

——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应有的风度。我们绝对拥护这五项主张，期望它一一实现。

对于发动敬师运动的同学，我们敬表深切的同情。对于艰难困顿而不忘所守的教师，我们敬致诚恳的慰问。对于同学与教师紧密团结，站在一条阵线上为国家前途着力，我们看见光明的希望。

1946年4月1日发表

没有书，自己想办法

最近接到一位读者来信，说他以前没有读过本志，今年才看见本志的一月号，爱不忍释，省了旁的急用，掏出仅存的钱买了一本回去，两天功夫，通体看完。二月号三月号也买了，是省了每天的早餐积下来的钱。可是早餐不能经常不吃，旁的钱没有来源，他父亲是一位工人，决没有馀钱给他买杂志。而四月号快要出版了，就此间断，实在难受。他问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我们看了这封信，非常感动，有这样的读者在那里看我们的杂志，我们还敢懈怠吗？至于解决办法，我们可想不出。书籍杂志也是商品，非钱买不到手，没有钱只好不买。为安慰这位读者起见，我们送了他一本四月号，并且写信回复他说：书籍杂志不一定要买来看，如果当地的什么图书馆备有本志的话，到图书馆去看好了。这个话只恐会使他失望，如果图书馆不备有本志，怎么办呢？

从这件事，我们想起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之下，感到同样苦闷的青年很多。要看书，可是没有力量买书。心里记着什么什么书名，或者在书铺里见过那些书的封面，翻过那些书的序文目录，可是没有福分把那些书捧在手里，从头到尾，几次三番，称心适意地读个畅快。这种难受，正不比坐在粮食铺前的饥民来得轻松。老实说，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国

出版界实在贫弱得可怜。融会贯通、深入浅出的著作，举不出几部，系统的介绍世界思想艺文的译著，还没有出现，嚷了二十多年的整理旧籍，真正整理好了的旧籍不知道在哪儿。若用粮食铺来比，我国出版界好比一家蹩脚的粮食铺，其中储备既不多，又不免搀杂些陈腐货色。可是一批精神上的饥民连这一点儿贫弱的储备也没法享受。困扰他们的不是好坏问题，是有无问题，他们彻头彻尾的没有，彻头彻尾的挨饿。

说到图书馆，情形也很惨。除了大都市里少数大图书馆而外，各地图书馆的购买费都很穷，照目前的书价来说，每个月买不到十本五本。旧存的图书，破碎的破碎了，遗失的遗失了，日子延长下去，说不定会只剩屋子里的几个破书架，大门口的一块破招牌。学校里的图书馆或图书室也不会好些，可能还要坏些。在教师无法维持生活，万分不得已，用罢教的手段来表示控诉的今日，学校还有馀钱来添购图书吗？因此，青年们精神上无论如何饥饿，要想在图书馆里学校里饱餐一顿，往往废然而返。

那么竟毫无办法了吗？我们想，办法是有的，只有青年们自己来解决。爱读书的同志组织起来，为了读书，广泛的坚强的组织起来。组织起来之后，各人拿出少数的钱，共同采购各种书志，是一法。有无相通，各人把所有的书志换看没有见过的书志，是一法。协力捐募书志，汇集在一起大家看，又是一法。这些办法是容易想到的，而且早有人行过，不必多说。我们要说的是行这种办法必须有恒心，必须当一件事干。常见学校里组织读书会，起初大家兴致很好，不久就渐

渐懈怠，最后烟消云散，连会里的几本书志也不知道哪儿去了。那样的没有恒心，不当一件事干，精神上永久挨饿也是应该的。真正感到饥饿的青年们该不会如此。组织广泛且坚强，共同阅读可以收到观摩切磋的益处，这比较关起门来一个儿阅读，当然大有不同了。

1946年6月1日发表

新年与希望

新年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这句话在不肯努力的人是没有意义的。希望又不是规定在年头上自己会飞来的鸽子，你说新年来了，希望也就来了，岂不是一句梦话？

新年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这句话在努力不懈的人是很有意义的。本来在那里努力了，既经努力，或多或少，总该有些成就，得些收获。可是过去的已经过去，只当它一笔陈账，如今在一年的开头，重新记起新账来吧。这就是说，以往努力如何是以往的事，从今以后，把握仍然在我们自己手里，自非切切实实努力不可。这原是继续努力，然而那“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精神，实在与开始发愤努力一模一样。就在这发愤努力中间，我们看见了前面的希望。

不肯努力的人根本与希望无缘，也没有资格说什么乐观悲观。你生活过得好，环境处得好，就乐观了吗？这其间全没有你的因素在，你只是因人成事，往底里想，有什么可以乐观的？你生活过得不好，环境处得不好，就悲观了吗？你并没有绞一丝脑筋，花一分力气，企图改善你的生活和环境，试问除了对你自己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悲观的？

希望是努力不懈的人特有的奖品。在他努力的时候，希望奖励他的不停的前进。在他有了成就得了收获的时候，希望

化而为事实，奖励他的切实的努力。为有这奖品在，努力不懈的人是无所谓悲观的。即使现状万分恶劣，他始终心胸宽广，精力饱满，照通常的说法，是乐观的——因为他努力不懈，把握确实在他自己手里。

今当一九四七年的开头，我们愿与读者诸君共勉：大家要努力不懈，就凭这个努力不懈，实现大家的希望。

1947年1月1日发表

“重新作人”

上月九日，上海第三区百货业职工会发起举行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筹备大会，会还没有开，与会者就遭到一批有组织的打手殴打，受伤的很多，有一位梁仁达先生伤重致死。于是各界纷纷组织“二九惨案后援会”，标举反抗暴行，维护人权的宗旨。

同类的事情，年来所见已多。只要神经不太麻木，就可以想到胜利之后我国的局面是：士兵们在战场上受伤被杀，吃的是同胞放出来的枪弹炮弹，非士兵们在各地受伤被杀，吃的是同胞打下来的木棍，放出来的枪弹。“自相残杀”是禽兽所不为，可是我们竟至于禽兽都不如。旁的什么且不说，我们中国人到底要不要留一条生路呢？真是太叫人痛心了。

上月十七日的《文汇报》上登载一篇上海市教育界惨案后援会的宣言，表示教育界同人发动“抢救失足青年运动”，希望失足青年不再作加害于同胞的人。宣言比较长，这里不便全抄，只能摘录些警句。宣言中说：“我们……所培植的青年……一面在被杀，一面在杀人。”事实如此，岂只叫教育工作者伤心，凡是爱中国爱同胞的，谁不伤心？然而教育工作者不能徒然伤心而已，他们要尽他们教育的责任，所以发起这个运动。宣言中又说：“我们认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受了

欺骗，被迫走上这一条出卖良心的，不光明的，没有前途的道路。我们对于这一批愿意或可能改邪归正的青年，应该给他们机会，让他们重新作人。"不讲道理，动辄用暴力伤害同胞，总之不是正路。暴力又决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显而易见的却见不到，除了受利诱，就是受蒙蔽(其实受利诱也是受蒙蔽)。以下是宣言中所举出的去蔽的途径："明是非，辨黑白，分别敌友，认识现实，赶快回头，回头是岸。"

我们极端同情教育界的这个运动。我们也愿意如宣言中所说，"用口，用笔，用行动去唤醒已经失足的青年走上正路，劝告即将失足的青年悬崖勒马。"同学们也可以参加这个运动，做父母兄姐的也可以参加这个运动。大家一齐来，大家一腔诚心诚意，效果自然不会小。

我们应该相信人之相去不远。失足的人是遭遇了大不幸，要用最深厚的同情心劝告他们，请他们在几微之间有所改变。

我们要为我们中国人留一条生路。我们要努力脱出禽兽不如的境界。

1947年8月1日发表发表

关于《中学生与文艺》笔谈会

本志这一期举行笔谈会。笔谈会与座谈会各有利弊。可以请各地的朋友参加，可以让各人通盘细想，想定了然后发表，这是笔谈会的好处。可是，笔谈会不能请各人针对各个项目作讨论，你补充我的，他驳诘你的，结果得到个比较融通大家同意的结论，换句话说，座谈会的好处，笔谈会可没有。我们知道什么事都没有十全的，就决定座谈会与笔谈会轮流举行；一月号里举行了座谈会，这回四月号就来个笔谈会。

为什么提出《中学生与文艺》这个论题来呢？从读者诸君的来稿和来信中，我们知道文艺这东西盘踞了诸君大部分的心胸；不但现在如此，从本志创办到现在将近二十年间一直如此。除开读者诸君，我们经常会面的青年朋友也不在少数，他们大多是喜爱文艺的，有的甚至说愿把文艺作为终身事业。我们又一向认为文艺的读写与语文教学有密切关系，语文好比躯壳，光是躯壳教学不出什么道理来，躯壳之中必得有一股精神；如果能好好运用，把文艺的精神注入语文这个躯壳，教学上将有许多方便与实效。由于上面说的几层意思，将近二十年间，本志集体讨论青年与文艺的问题已经有好几回了。现在的读者不就是以前的读者，现在的时势又异于从前的时

势，现在重新提出这个论题来，决非俗语所谓“炒冷饭”，这是我们的想法。

执笔的诸位先生的文篇既已刊载在一起，请读者自己去阅读，去参详，我们不再加上什么综合与引申。最要紧的是诸君须记住：听取他人的意见固然要虚心，要有诚意，可不能抹杀自己；是自己听取他人的意见，取舍赞否全得由自己作主。凡是听人家的话，读人家的文字，都应该如此，对于特地为诸君执笔的笔谈会文字也决非例外。诸位先生赞助我们，把他们的意见写了出来；我们汇刊他们的文字，贡献在诸君面前；诸君读过之后，凭自己的经验下判断。如果诸君能从其中找到些对自己切实有用的话，哪怕只有一句，从而增进了对于文艺的理解，在文艺的修习上就仿佛望见了一道导引的灯光；那么这回笔谈会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

关于青年愿把文艺作为终身事业，以及立志作文学家，执笔的诸位先生很少提到。现在我们在这里说一些；当然，也只是我们的意见，并不是绝对正确，非听从不可的。

愿把文艺作为终身事业，立志作文学家，这是表示一种志向，当然是非常好的。可是单有志向不成，要达到志向，必须切实地干。就文艺说，切实地干分两方面。研究文艺是一方面，创作文艺又是一方面。这两方面要干得到家，都得靠充实的生活，广博的经验，以及超过一般水准的语文素养。许多人在这些上够了格，着手研究就研究出个所以然来，着手创作就创作出成功的作品。如果不够格的话（就是说，生活不充实，经验不广博，语文素养不超过一般水准），当然还是可以研究和创作，然而成绩就难说了。一个青年既然对文艺抱

有志向，就得在生活、经验、语文素养上多多着力，那才是探到了根源。这并不是说，不做文艺工作就不必在这些上着力，做文艺工作才该特别着力；只是说，不在这些上着力，无论研究文艺或创作文艺，都不免舍本逐末，纵有专攻文艺的志向，恐怕未必能达到。

再说，青年时代立志将来作什么，到了将来未必果真作什么，这是很寻常的事。经年历岁之后，志趣转变了，环境不同了，当初以为自己适宜做什么，到此却发觉并不怎样适宜；当初没有想到某一种工作，到此却相信自己能够干而且干得好：这就前后异致了。为此，我们以为愿把文艺作为终身事业虽然是个好志向，可不一定是个始终不渝的志向；现在抱这样志向的假定有十个，到十年二十年之后也许有五个早已丢开了文艺。我们这个话并不是给诸君泼冷水，我们只是说实话而已。工作样样都好，样样都值得做，只要有益于人群。工作无所谓顶好的，做文艺工作当然不比做其他工作特别高贵。所以，即使到将来丢开了文艺，改变了现在的志向，也没有什么关系。最要紧的是现在。现在对于文艺既然热诚爱好，就得切实下功夫，不要徒有爱好文艺之名，必须做到攻研文艺之实。无论将来是不是终身以之，现在下的功夫总是自己终身的受用。

1947年4月1日发表

原题《关于本期的笔谈会》

理应怎样与实际怎样

我们说学校里全部课程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思想行为，这是一句原则性的话。听了这句话的，要理解得切实一点，就会问道：培养怎样的思想行为呢？回答这句问话，就不能离开自己的观点。假如希特勒还在，他仍然握着德国的政权，他会回答道：当然要使学生们具有纳粹的思想，一切行为都适合纳粹的需要。这是希特勒根据他的观点说的。我们回答起来可不同了，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观点，与希特勒全不一样。

我们的观点从哪里来的？从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民而来。最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世界的明白人都说从今以后该是“人民的世纪”了，我们更觉得我们的观点正确切实，没有错儿。按照我们的观点，人民是“无对的”，人民以外不再有什么特权人物，如酋长，皇帝，军阀，豪绅，等等。全体人民组织一个国家，好比全体股东组织一个公司或者合作社。政府好比公司或者合作社的经理部，是为股东服务的，对股东负责的。公司或者合作社的股东巴望营业发达，收得利润，便利日用，无非物质方面的事儿。国家的股东所巴望的可不限于物质方面，同时也巴望精神方面有无尽的收益与便利。那当然一方面要各自努力争气，一方面要经理部尽心服务，竭

力负责，才做得到。

我们的观点既然如此，我们的回答就跟着来了。培养怎样的思想行为呢？凡是做一个国家的股东所需要的思想行为，都得培养，都得通过了学校的全部课程来培养。

但是，那只是说的理应怎样。而世间的事情往往理应怎样是一回事，实际怎样又是一回事。我们考查教育的实际，就知道与所谓理应怎样相去太远。教育的实际可以从许多方面考查，而现行的考试方法也是其中的一方面。彬然先生说了，"现行的考试只是教学生去死记书本上的东西。在考试的时候，谁能把书本上的那些东西，用强记的方法，依样葫芦搬到试卷上去，谁的成绩便算优良。"这个方法不是没有来历的，论它的作用，与"培养国家的股东的思想行为"全不相干。这是从前皇帝考选帮手的方法。皇帝有那么大的天下，不能不选用许多帮手替他办事。帮手第一要顺从听话。就选定一套书籍教他们预备，考试就限定在那个范围以内。临到考试，叫他们作文。说得好听点，应试的人作文得"代圣贤立言"，把话说穿了，还不是得"把书本上的那些东西，用强记的方法，依样葫芦搬到试卷上去"？谁死记得齐全，画得成各式各样的葫芦而并不走样，谁就被认为顺从听话的家伙，有入仕为官的资格。皇帝为他自己打算，这样的考试方法是不错的。但是，试问现在的教育与皇帝时代的教育应该相同吗？谁都会回说应该绝不相同，我们在前面说的也就表明绝不相同。然而，现在的考试方法竟袭用了皇帝时代的考试方法！我常常说现在的教育精神承袭着皇帝时代的教育精神，单凭那考试的方法，就可以证明我没有说得过火。

理应怎样是一回事，实际怎样又是一回事，教育方面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公司或者合作社，教育一类的事情是归经理部办的。股东们说，教育的目标在培养国家的股东的思想行为。如果经理部遵从股东们的意见，认认真真切切实实办去，那么，理应怎样与实际怎样自然彼此一致。可是，如果经理部不明白股东们的意见，或者不能尽心服务，竭力负责，办起来就另是一个样儿了。还有，经理部忘了它是经理部，却自认为大老板，连股东们都不放在心上，还说什么"培养国家的股东的思想行为"的教育！大老板的心理正与从前皇帝的心理相近，从前皇帝不是天下的大老板吗？抄书照原样，办教育就承袭了皇帝时代的教育精神。为什么目前的教育实际怎样与理应怎样会相去太远，应该从这上头去参详。

1947年6月1日发表

南 京 事 件

今天是五月二十一日，六月号的杂志已经排校完毕，为了昨天南京各大学学生游行，遭受军警压制，致有二十馀人受伤的事，我们觉得有几句话冲到喉头，非赶紧说出来不可，所以补入这一篇。

首先，我们要向参加游行的大学生致深厚的敬意。他们提出的两句口号，“抢救教育危机！”“反对内战毁灭中国！”是绝对不错的。这不仅是他们的话，实在是人人要说的话，他们把它喊出来了。我们愿以中国人的资格拥护这两句口号。

其次，我们要向受伤的同学致诚恳的慰问。历年来大家争取人权的保障，可是始终得不到保障。现在他们流血了，受伤了，他们与北洋军阀时代的学生同其遭遇，这是又一回证明历年来大家的争取太嫌不够，非加上十倍百倍的劲不可。到那时候，由于大家的上劲，人权真的有保障了，谁也不会忘了他们的。

一个月来，各地的大学都在动荡不安之中，学生罢课游行请愿的消息几乎每天见于报纸。原因不尽相同，或者为了校政不善，或者为了副食品不够。可是往根底上想，就归结到同样的一点，一切由于内战。这是非常自然的，目前各界

的人都觉得精神极度苦闷，生活极度艰困，一个为什么两个为什么地问下去，谁都会得到同样的答案，一切为了内战。学生不过比各界的人爽快些，他们用集体的声音喊了出来，用集体的行动表示了出来。谁要说他们别有用心，那就是谁自己别有用心——与一般中国人的用心不同。

昨天在南京游行的包括京沪苏杭十六个大学专科的学生六千馀人。昨天是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开幕的日子，学生们结队游行，为的向参政会陈述公众的意见。军警压制他们，根据的是最近政府颁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

军警不足深责，令人愤慨的是那《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现在社会秩序的确很不安定，的确需要维持。但是维持得从根本上着想，把不安定的因素找出来，去掉它。不从根本上着想，却用压制的手段，不许游行哩，限制请愿哩，那只能说是维持权势的办法，哪里维持得了社会秩序！老实说，学生们嘴里喊出来的，一般人心头念念不忘的，那才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切实办法。这种办法不得实现，任你用什么压制的手段，社会秩序决不会安定的。

1947年5月21日作

干什么以前的考虑

一位读者来信说，他读不起书了，退了学，回家种田，可是几亩田的收成除了缴租捐税，实在不够一家人吃（他有老母弱妹），想找一条旁的路子，又没法找到。

又一位读者来信说，他远迢迢地从甘肃跑到了上海，想找一个工读的机会，耽了两个多月没有一线希望，同乡的学校宿舍不能住了，带在身上的钱也用光了。最近在一个镇上一家报社里找到了一个职务，只有饭吃，没有工钱。这且不管，当初是抱着学习的愿望来的，现在却毫无学习可言，最为痛心。

以上只是两个例子，我们每天看几十封来信，相类的还有不少。看了那些来信，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谈择业，真有点不合时宜，不切实际。要谈择业，先得有种种的业安排在那里，才可以从中选择。选择起来自不妨按照一般人常说的性情是否相近哩，兴味是否丰富哩，前途是否有望哩，一一考虑过后，于是择定一业干去。现在是种种的业都将支撑不住的时期啊！从业的人哪里还可以从容选择！只有碰到什么就干什么，碰不到什么就什么也不干罢了。譬如那位种田的读者，他说种几亩田不够一家人吃，诚然是事实；但是，如果放手不种，就连不够吃也说不上，要根本没得吃了，他还

不是只好种下去？又如那位在报社里服务的读者，他毫无学习可言诚然痛心；但是，如果辞了不干，当天的饭就成问题，他还不是只好留在那里？

且不说碰不到什么就什么也不干，后文将怎么样。这是一个牵涉很广的问题，老实说，我们也说不清楚。单就碰到什么就干什么而言，在动手去干之前，应该下一番考虑。那件事至少要无害于人才干，有益于人当然更值得干，如果有害于人的，碰到了也不干。不干就将饿死呢！还是个不干。孟子曾说"所恶有甚于死"，没有这一点好恶之心，根本就不配在人群中做一个人，还哪里谈得到什么从业？

不要谈什么择业的标准与条件吧。现在只有碰，无所谓择，在碰到的时候，像上面说的下一番考虑，行了。

来举个例子。碰到可以种田，就得考虑种些什么。种稻麦，种菜蔬，稻麦菜蔬都是有益于人的，当然种得。如果种罂粟，罂粟是害人的东西，万万种不得。我们知道现在还有农人在那里种罂粟，都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种的，是有权有势的人逼着他们种的。他们单独不能违抗，又不能合起群来的违抗，固然也有不是；但是最可恶的还是逼着他们种罂粟的那批人，别的且不问，单凭这一项罪恶，那批人就该排斥到人类以外去！

种田耕地，依通常说，是所谓"细民之业"。现在再举一个干大事的例子，就说当大总统吧。假如碰到人家选举你当大总统，你该怎么考虑呢？我们以为可以借美国的两位大总统作为标本来说，像罗斯福那样当大总统，干得，像杜鲁门那样当大总统，万万干不得。罗斯福认识了时代，发见了人

民，初期施行新政，后来参加大战，提出“四大自由”，筹设联合国机构，这些都是为现在与将来的美国人与全人类打算，要大家共趋进步，共享幸福：他的从业精神太叫人感服了。至于杜鲁门，他登台还只有两年，已经把罗斯福的规模全取消了，他不顾到人民，他要分割世界，其详不必细说，总之在现在与将来的美国人与全人类面前筑起一道灾祸的墙壁：像他那样的从业，远不如退回家乡去做个田舍翁，还落得个无害于人呢！

当然不会人人去种田耕地，当大总统尤其是难以碰到的机会，我们原不过举例而已。但是，对于一切事业，在碰到的时候，都该作这样考虑，然后决定干与否。

1947年7月1日发表

修订中学课程标准

去年十二月下旬，报载教育部举行修订中学课程标准会议，据称此次会议对中学课程标准修订的要点有三项：一、减少每期的教学科目，初中从十二科十三科减到九科十科，高中从十科十二科减到八科九科。二、减少每周的教学时数，初中高中都从三十一小时减到二十七至三十小时，三、各科教材内容，注重在培养实际生活知能，尽量删减艰深理论的教材。

修订中学课程标准的工作，已经经历了一年光景，开会，起草，征询意见，归纳整理，时时在报纸的教育栏透露些消息。这一次会议据说是最后的审查会了，只待将各项标准的文字内容略加修整，在今年春间就可以正式公布。

就三项要点看来，这一回的修订可以说是进步的。减少每期的教学科目，减少每周的教学时数，针对着以往不问消化与否只管硬塞下去的弊病。第三要点尤其值得注意。说要培养实际生活知能，不取艰深理论的教材，这显然可以看出其中含有一种希望：希望中等学生在校学习种种，当前就得到受用，不只作为将来生活的准备。

依理论说，中学原是为准备升学的青年设立的。准备升学，就不得不各方面都学一点，各学科也得自成系统。可是，学习什么最要紧的是消化，是把消化所得化为自身的习惯。与

其不能消化，不能化为习惯，不如学习的方面少一些，系统上疏漏一些。以往就不曾注意这一层，所以升学的尽管有，成为专才的可不多。

依实际说，进中学的未必都是准备升学的青年，由于种种的原因，出了初中出了高中不再升学的，数量极多。对于这批不再升学的青年，中学不容不培养他们的实际生活知能，使他们当前得到受用。就这一点而言分科教学不如不分科，而以生活为中心，问题为中心，着手教学来得见效，仅仅减少两三科目还是枝节的办法。不过这种教学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可以不谈。

就三项要点看来，虽说是进步的，将来是否有成效却还难说。所谓成效，指受教育的中学青年得到实益而言。教育成效须看环境，须看支配着它的精神，须看教材与教学方法的运用，不是课程标准的几项修订要点所能决定的。如果环境精神等等还是与以往一样，没有什么改变，那么这一回的修订课程标准，只是教育部办了一件差强人意的公事而已。

1948年2月1日发表

师 生 之 谊

让我们为过去一年来师生的团结合作欢呼。在今天，三十七年元旦，我们谨向为中国学术文化承先启后的师长们致敬。……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当我们受迫害时，你们挺身而出；当我们被诬蔑时，你们仗义执言；由于你们的艰苦撑持，使中国还存留一点学术文化的生机，由于你们保卫自由与民主，使今天学校内还保留一点可贵的自由。在今天的社会里，一切道义荡然，一切人与人的关系近乎崩溃，我们师生之谊显得多么可珍可贵！……我们爱书本，我们更爱国家，爱人民。我们要求安心读书，所以我们不能不求得可以安心读书的环境，知识分子的良心驱使我们，不能不尽力缩短民族的苦难。我们的苦衷，师长们是完全理解的。我们深深地感到对国家对人民的'任重道远'，我们需要师长们的同情，爱护，帮助和指导。

以上是北方学生给老师们的贺年信里的语句，从报纸上摘抄下来的。言为心声，就这些语句看学生们的心，不乏感慰，可是也含着悲酸；感慰的是他们有这么一批理解他们爱

护他们的老师，悲酸的是可以安心读书的环境他们还不曾求得。其次，尊师的旧传统虽经官样文章的提倡，尊师的实迹却似乎始终没有见过，现在北方学生根据他们的亲身经验，说出这么诚恳的一番话来，这是由衷的尊师，在今日，可以说可贵到令人感泣的程度。

依理说，老师们应该是同情学生，爱护学生，帮助学生，指导学生的。不惟应该，而且是自然而然。老师们若不在同情、爱护、帮助、指导等等方面下功夫，还干什么教育工作？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竟致实际情形全然不同，应该的被认为不应该了，自然而然的竟成为大谬不然了：老师们与学生们对立起来，一方面俨然是压迫者，一方面显然是被压迫者。我们且不要责怪谁的不是，要责怪还是责怪造成这种现象的种种原因吧。而这种现象决不是好的，是必须赶快打破的，也是极为浅显的常识；因为它根本是反教育的，有这种现象存在，就无所谓教育。

一年来北方教师们的言行，真可说凡有人心者无不钦佩，不但使北方学生们感慰而已。他们凭实践来打破上面所说的现象，忠于教育，忠于本位工作，意义重大，不待细说。而且，“君子之德风”，闻风兴起的必将大有人在，那影响当然很广大。到某一天，所有的师生都密切地联系起来了，别的且不说，单就教育成其为教育这一点而言，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大事。

1948年2月1日发表

新 精 神

曾经与一些民众学校的教师谈话。他们说他们的工作无非教来学的人识若干字，读几本书。识得了，读过了，就让来学的人毕业。毕业之后，他们没有相当的读物可看，应用上也不大需要什么文字，大约经过相当于入学的时间，就把识得的字读过的书忘得差不多了。教师们觉得他们的工作很空虚似的，辛辛苦苦，费心尽力，可没有一点儿切实的成绩。

我很同情他们，可是没有什么话安慰他们。事实摆定在那里，切实的成绩不会像变戏法一般变出来的。

正规的学校教育不也是一样吗？课程规定把一些知识装进学生的头脑，装到了限度就算毕业。毕了业又经过若干时日，装进去的忘干净了，与自始没有装什么进去无多分别，徒然耗费了若干年一去不返的光阴，以及若干笔勉力支撑带血带泪的学杂费！最近上海《大公报》刊载了许多篇文字，是大中学生写的，说法各各不同，可是一致地控诉他们所受的教育对他们没有好处。写文字投登在报纸上的当然是极少数，极大多数的学生只在嘴上说说，心里想想，我知道他们的意思，归总一句话，也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对他们没有好处，因为这一类的陈说我听见得太多了。学生们的反应如此，教师

们，尤其是有良心有责任感的教师们，岂不要发生空虚之感？

教育不以生活为本位而以知识为本位，是一个大毛病。由于不以生活为本位，所以不讲当前受用，读了植物学可以不辨菽麦，读了生理卫生可以绝无卫生习惯。由于不以生活为本位，所以只讲记诵，能够照书本回答就得一百分，不能够照书本回答注定吃大亏。由于不以生活为本位，所以受教育成了一件奢侈事情，譬如穿一件绣花衣服，穿了固然体面，可是不穿也没有关系。

这种精神是承袭传统的教育精神而来的。传统的教育，其目的只在替皇帝选拔一批驯良的帮手，向来不管受教育者的生活，谁问你当前受用不受用！为要把驯良训练得到家，自然需钦定一些教材，叫你只许在范围之内用心思，这就来了记诵之学。而从前的受教育原是带着奢侈性的，一旦飞黄腾达，固然走上利禄之途，可是，犹如买奖券，大多数的人只好执着没有中的奖券空叹气，你想发财就是你的奢侈性作怪。

现在与往昔，时代不同，而现在的教育还是承袭着往昔的教育精神，这是蜕变期间应有的现象。就一个人看来，五六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期，可是就历史看来，社会蜕变（教育包括在内）经历五六十年还没有变过来，不能算了不起的久长。传统的教育精神总有一天会完全摆脱的，而吃亏的是生当其时，现在正在受教育的少年与青年。

摆脱了传统精神的教育对于受教育者必有切实的好处。以生活为本位，随时学习，随时受用。知识不是点缀品，追求知识是为充实生活，知识必须化为身体上的血肉，生活上的

习惯，不仅挂在口头笔头装点门面。多受一天教育将与前一天不一样，在作事，为人，想心思，辨事理种种方面多少必有进步，如是一天天继续不断，一直往更真更美更善的路上前进。

也有不少的教育者已经感到了这种新精神，他们虽不能完全摆脱环境的拘束，但是他们努力使他们的学生得些实益。他们的学生比较也有福了。方在受教育的少年青年们如果感到了这种新精神，也可以努力使自己的学习合着这种新精神。那么，他们比较地有福了。

1948年4月1日发表

我们的宗旨与态度

编辑《中学生》十几年，觉得我们一班写稿朋友有个共通的观点，虽然并没有明文规定或者口头公约。这个共通的观点用夏丏尊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受教材”并不等于“受教育”，学校教育如果只能使学生“受教材”，那是欠缺，如果连教材也受不到，当然更不成话。必须使教材像食物一样，在学生的身体里消化，转化为血肉；学生就在“受教材”的当时得到补益与受用，那才是“受教育”。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自然而然反对文字教育与记诵教育。这需要略加说明。反对文字教育并不是反对识字与读书，是反对功夫只做到识字读书而止。必须通过文字与事物的实际打交道，才可以获得真知识，真经验，养成真能力，真才干。有若干事物很可以不必通过文字的，那就应该直接与那些事物打交道，不必绕弯儿读什么书。反对记诵教育并不是主张学了什么都不要记住，要赶快把它忘掉，而是反对死读死记，反对食而不化。要知道记住只是初步，跟在后头的事还有很多，必须把记住的东西化为自身的习惯，即知即行，才算作到了家。

刊载在《中学生》里的无非是一些材料，犹如学校教育的所谓教材，并且，一篇一篇的无非是文字，这是个没有办

法的办法。如果不提供些材料，不用文字写出来，我们还有什么办法给读者诸君服务呢？可是我们并不希望诸君看过了记住了就完事，却希望诸君经过一番消化作用，生出新的血肉来：这是十几年来一贯的心愿。

我们给诸君提供材料，每月编一本杂志给诸君看，又念念不忘教育，好像自居于老师的地位似的。就年龄说，我们的确与诸位的老师相当，而且，我们中间大部分曾经当过老师或是现任老师，就承认自居于老师的地位也不妨。不过老师有种种，大概说来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取教训态度的。自己方面好像什么都没有问题，样样懂，件件能，立身处世，所作所为全是标准。他们把学生或者比作一张白纸，五颜六色都待涂上去，或者比作一个空瓶子，甜的咸的固体的液体的都待装进去。于是根据自己的见解来"涂"来"装"，什么应该怎样怎样，什么不应该怎样怎样，这就是他们的教训。他们只巴望学生领受，能全部领受的是好学生，只能领受一部分的是次好学生，领受不了的是坏学生。还有一派是取辅导态度的。不承认自己全知全能，自己也还在学习的中途(学习哪有止境呢？)，不过比学生多走这么一步两步，或许多些知识经验，能够尽一点引导与辅佐的责任罢了。他们不把学生看作白纸或者空瓶子，他们知道知识能力全从与环境接触而来，婴儿孩童就有知识能力，只待引导他，发展他，让他的知识能力越来越精深强健，可不能硬要给他什么。这就自然而然站到学生一边，安排好适宜的环境，让他们自己去活动，他们忽略了什么的时候，给他们提醒一下，他们弄错了什么的时候，给他们纠正一下，他们遗漏了什么的时候，给他们

补充一下，不过如此而已。而在提醒与纠正与补充的当儿，又必然像亲切的朋友那样，用商量的口气说，如果这样，是不是更好些？决不会像严厉的长官似的，用命令的口气说，你那样不行，非这样不可！因为活动的主体是学生，活动要有意义，有价值，必须让主体自愿自发才成。以上说的两派很不相同，要我们挑选，我们愿意属于后一派，我们愿意取辅导的态度，我们十几年来也一直取这种态度。

我们时常把读者诸君称为青年朋友，这个“朋友”决不是浮泛的称谓，是表示我们真心诚意把诸君认作朋友。我们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固然不肯马虎随便，可不敢相信一定想得对说得对。既然彼此是朋友，这就无妨。朋友之间原有共勉互励的情分，我们想得不对说得不对，诸君尽可以不客气给我们纠正，这在我们与诸君都是非常有益的事。

1948年6月1日发表

添辟《各科学习指导》栏

编辑了这一期，一年的杂志齐了，接着就得编辑明年的一月号。每逢一年将尽的时候，我们由于责任感，也由于兴趣，总要计划来年的编辑规模，希望这个杂志更好一点，使读者诸君多得一点益处。我们自己人手不多，可以请教的朋友各有各的事，不能多多给我们帮助，因而计划出来的规模虽然自己认为满意，实施起来或多或少总要打个折扣。这是我们每年都感觉抱歉的。可是我们未尝不这么想，我们愿意多尽一点力，也希望朋友们看读者诸君份上多帮一点忙，双方努力的结果，使我们自己看了明年的杂志虽不能绝不感觉抱歉，也该可以把抱歉的程度减到极低。现在对于明年的规模已经定下来了，且不多说，待一月号出版之后请读者诸君批评。这里只想说其中的一项，就是添辟《各科学习指导》一栏的旨趣跟办法。

一般人都说现在学校教育的成绩不好，我们也常常这么说。说这个话的前提是一种教育的理想。那理想以为此时此地教育的精神应该怎么样，教育的措施应该怎么样，由于这一种精神跟措施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可是拿学校教育的实况来一比，样样都不对头，这才得到学校教育成绩不好的结论。其中绝对没有各学科都要不得，都不值得学习的意思

在内。可是有些青年误会了，从我们接到的来信里，时常读到某科没有价值某科毫无兴趣的语句。这个误会对于青年们自己损害不小，甚至将影响到终身的发展跟受用。

中等学校里的各学科都是人生必需的知能，不论将来务农，做工，当公务员，做学问家，这些知能都是必要的，好比房屋的基础。不能看了现状说，目前的农工没有学习这些学科，一样的务他们的农，做他们的工。要知道他们假如学习了这些学科，而且是好好地学习的，他们务农做工一定会更好。现在学校教育的成绩所以不好，在乎把范围很广的教育缩小，缩到了各科的学习而止，各科的学习又把态度跟方法弄错了，与实际生活脱了节。有些青年觉得某科没有价值，某科毫无兴味，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并不是各科对于人生真个没有用处。

所以正当的态度跟方法是很关紧要的。教育即使不能马上作根本的改造，改得跟理想一致，只要把各科学习的态度跟方法认清楚，而且随时实践，受教育者也可以得到终身受用不尽的好处。这就需要学习指导了。现在我们请担任教授各科的朋友来作这种指导，每期以一科为限，每科汇刊几位先生的意见。他们谈到的范围有广有狭，所说的要旨也未必完全相同，希望读者诸君凭自己的经验跟识力，择善而从。担任教授的教师对于各科应该知道得最真切，对于学生的学习能力跟困难所在应该无所不明白，按理来说，他们是最适于作学习指导的人。希望我们这一项新计画能够收效，使读者诸君在各科的学习上得到鼓舞跟受用。

我们相熟的朋友不太多，国内热心任教的教师不知凡几，

我们大多无缘认识。诸位教师如果赞许我们这一项计画的旨趣，因而写成文字惠寄给我们，这是我们非常欢迎的。我们要把明年的这一项计画先行发表，一部分原因就在对于不相识的教师们存着热切的期望。

1948年12月1日发表

关于《我要向青年说的》笔谈会

前　言

我们编辑这个杂志，时常把出于真诚的意见贡献给当世的青年。若说这些是教训，是指导，我们非但不敢，而且不愿。致教训作指导的人必然跟被教训受指导的人站在两起，而且意识上总觉得高高的在他们高头。我们虽然都是中年人，可是自信还有青年的朝气，处在青年中间一点儿不觉得生疏，局促，彼此尽可以披肝沥胆，无所不谈，我们平常在杂志上说一些话，就是根据着这样的心理状态的。

我们相信怀着同样心情的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为数一定不少。他们研究各种学问，经营各种事业，具有深切的经验，抱有高远的理想，请他们跟青年们称心而谈，必然乐而不辞。而青年们听了他们的话，精神上平添了许多知心朋友，那快乐跟受益必然不可限量。这个想法很不错，我们就在去年十一月一日发出以下的信件给四十位先生。

先生：

我们有个请求，为了我们的杂志，也为了一班青年读者，希望您能够接受。

杂志征稿的信件，你一定接得很多了，客套一番，推崇几句，实际是辞过于诚，给稿不给稿无妨随便。我们这封信却是极端诚意的，这份诚意生根在对于您的信仰和敬佩，其他不必多说。我们请求您惠稿，志在必得。

据我们所知，目前青年虚心的多。他们为了实际的需要，在种种方面喜欢向人家请教。他们如果在您跟前，必然会接二连三请教您许多问题，可惜没有机会。现在我们代他们陈愿，请您给他们个机会。

我们又猜知你对于一班青年必然有许多的话要说，这些话不一定是所谓教训，所谓指导，只因热爱青年，自然而然的要把由衷之言说给他们听听。平常日子您遇见了青年，这些话当然说过了，可是听的人或是两三个，或是百十个，不算太多。现在我们想请您对几万青年说一说。我们的杂志《中学生》，实销一万五千份，实际的读者应该多过这个数目。说一番话有几万人听，想来您会乐意的。

请就您的观点，把愿意告诉青年的话扼要的说。篇幅以五百字为度，多一些当然也不妨。希望在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前寄下。我们将汇集许多位先生的文稿，在总标题《我们向青年说的》之下，刊载在明年一月号的《中学生》里。如果您的话决非五百字所能写完，那就请写长篇，我们也非常欢迎。

麻烦您了，可是这不是私人的干求，我们知道

??共不会感觉讨厌。敬祝您健康快乐。

结果有三十一位先生寄了稿来，现在把他们的稿汇刊在这儿(排列以收到时间先后为序)。他们接受我们的请求，他们这样关爱当世的青年，我们非常感激，特地在这儿表示深切的谢意。对于没有寄稿来的几位先生，我们还是抱着热切的希望，这回没有空儿跟青年们谈谈，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谈的，我们在这儿恭候惠稿。

后 记

读了前面三十几位先生的文字，有几点意思可以说的，不敢说是归纳或总结，只是零星的感想罢了。随笔写下来，供读者诸君参考。

诸位先生或者明白地说，或者言外见意，差不多一致承认我国社会非变不可，现在正在转变之中；就大群之中的各个人而言，新的认识，新的态度，新的生活必须建立起来；就各个人组织而成的全社会而言，旧的历史快要结束了，现在和将来着手的业绩将是历史上全新的一页。我看出了这一点意思，愿意在这儿简要地提一提。

求取知识，锻炼能力，讲究生活的意义跟实践，这些项目可以统称为修养。无论处于什么时代，修养都是需要的。遇到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修养尤其不能马虎，不然就不能适应，不能在大群之中尽个人的本分。本志所以要请诸位先生向读者诸君说几句话，希望在读者诸君各方面的修养有点儿

帮助，用意就在于此。

我愿意提出俞平伯先生的话，再加说几句。他说："一切的知识根本就是道德。若不在德行上扎根，纵有知识，并无是处。"这好像是从前理学家的老话，可是根据现代的经验来看，就有新的意义。现代追求知识的努力真够有劲的了，如各种科学的研究，生产方法的合理化，都是了不起的成绩。然而这种成绩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凭借了这些，更可以吓唬人家，傲视人家，压榨人家。这就是"不在德行上扎根"。所以，追求知识固然重要，尤其重要的却是问清楚追求的目标，必须使追求的结果增加德行的分量才好，决不能说我的追求是无所为而为，为知识而知识。

关于德行，诸位先生说得很多。从前人谈德行，大都认为这只是个人的事儿，我讲求我的个人修养，跟他人没有多大关系。现在诸位先生谈德行，差不多都注重在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上，这是一种时代精神，必须特别指出。说得最透彻的是樊弘先生"由民主到人格"的说法。他说："人格离开民主，好像娇花离了温室，人格一定要破产的。"他说的偏于政治方面，"徒讲圣贤的修养而不着重民主，只有把政治弄得更坏的。"如果推广到旁的方面去，竟可以说不着重民主也就不成其为修养，也无所谓德行。

德行须从民主来修养，当然得注意集体生活。关于集体生活，本志谈得很多了，以后还要常常谈及。杨东莼先生不发表意见，只就集体生活向读者诸君提出一些问题，请读者诸君自己去反省。这是很有意思的。反省不仅是想想而已，也是实践的开始或纠正或补充。希望读者诸君就杨先生的这些

问题反省之后，能够过完美丰富的集体生活。

受教育的目标跟态度是本志常常谈及的题目，读者诸君该可以一一举出。这一回诸位先生中也很有谈及的，袁翰青先生的话最为切实畅达。他指出现在一般人对于学校教育的错误的认识，“当作一种必须的资格，说得露骨一点，当作一块招牌”。本志常常说起我国的社会还在将变未变的当口，故而施教育的跟受教育的仍然根据旧的传统看教育。就施教育的方面说，无非养成统治者的帮手。就受教育的方面说，无非希望“学而优则仕”，所谓“仕”，当然不是为公众服务，只是居于众人之上，有权有势，成名得利。就现代的观点看，这种教育认识葬送了青年人，使他们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能。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使社会不易产生健全有为的分子。在现代的社会里，袁先生说，“教育的目的是教人怎样做人，同时增强受教育者的知识和能力。”袁先生又说：“新中国的社会标准应当是不论出身，不论资格，更不论招牌的，是要看一个人在社会上工作努力的情形和对于社会贡献的大小。”说工作，说贡献，就是自己的献身精神，对社会的服务态度。我在此愿意再一回提醒受教育者，对于教育必须把旧的传统观念根本铲除，这才可以使自己所受的教育归于实际，一点一滴有一点一滴的真实受用。

1949年1月1日发表

敬告在校青年

办学校为的是学生。要学生品德好，知识广，能力强，才办学校。不为这些个目标，办什么学校？

学校里的人物有两部分，教师跟学生。教师得认定这些个目标，在各方面想方设法，尽心竭力，让学生受到实际的益处。学生也得认定这些个目标，在各方面为自己着想，随时力求改进，逐步逐步地把自己充实起来。这样地认识一致，行动配合，学生在校一天有一天的长进，才不失办学校的宗旨。

以上说的是原则上的话。在旧社会里，总不能照样办到。试想，国民党统治下的学校教育什么样儿？一般地说，无非想把学生造成统治阶级的帮手跟奴才，很少顾到让学生本身得到什么好处。大部分学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起来表示，起来争，教育行政当局就加以压迫，不惜运用最严酷的手段。彼此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一部分教师也深知这不成样子，其中坚强的就站在学生方面，给与维护跟声援。但是，学生所受的压迫这就临到教师身上，教师同样地成为统治阶级心目中的罪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哪儿还说得上学生在校一天有一天的长进？——长进还是有的，然而不是从学校教育得来的，不该记在学校教育的账上。

唯有在解放了的地区里，才能根据以上说的来办。解放区的政治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学生也包括在人民中间，自然得周密妥帖地处处为学生着想。学校民主化了，学生有了集会的自由，通过种种的集会，学生都可以对校务跟课业表示意见。教育行政当局跟学生之间没有什么对立，教师跟学生亲密地站在一边儿。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只要彼此认真地干，学生在校一天，准会有一天的长进，学校教育才真的显出它的功能。

我们愿意提醒在校学生，请特别看重这种可贵的情况。在校务跟课业方面，要热切地经常地关心着。无论建议或批判，总得以使自己不断地长进为标准。又要衡情酌理，实事求是，不作过高之论，不让虚幻的想头跑野马。目前一切都在改造之中，头绪纷繁，不能一下子全部改造，只能拣紧要的可行的先来。一回两回的改造不见得就会近乎理想，只要一回比一回有进步就成。再说，态度方面总得诚恳笃实，即使反对什么，也不宜浮躁轻率。对于高明的教师，当然一致信服。就是不太高明的教师，或者见解上差点儿，或者教学上松点儿，他们必然各有所以然的原因。找到了这些个原因，尽不妨向他们进言，请他们为了学生的长进，把以往的作风根本上改一改。这就是诚恳笃实。总之，好的学风待教师跟学生共同养成，可是尤其重要的还在学生。好的学风养成了，学生在校里就好比鱼在宽广的水里，游泳自如，无往不宜，不断的长进这才有了保证。

1949年5月4日发表

加紧学习，迎接“五四”！

如篇目所标的八个字，在今年“五四”的盛大纪念中，必将是重要的普遍的口号。

口号不是喊喊就算的。提出口号必须针对当前的切需。有了口号又必须认真实践，实践到了家，才算不是空喊那口号。

大家要学习，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怎么加紧。换句话说，就是怎么实践才能做到“加紧”这两个字。

照通常的想法，学习似乎离不开书本。书本是古今人经验的汇集，当然非常重要。轻视书本是一种偏向，很要不得。对于切需的书本，非好好研读不可。但是，除了了解跟记诵而外，还得求其超越。就是说，要超越了解跟记诵，达到融化的境地。仅仅了解跟记诵，还只是书本是书本，我是我。必须把书本中的经验融化在我的生活里，才像吃东西吸收了养料，长成新鲜的血肉，这新鲜的血肉是完全属于我的，不再是盛在盘子里塞在肩肠里的一堆食物了。所以，随时追求超越了解跟记诵，这就是加紧。

不要以为读书是学习的唯一途径。从劳动中，从服务中，从娱乐游戏中，从待人接物中，都可以学习。这些项目属于“事”的范围之内，都是需要身体力行的。能够留意这些项目，

就是从实做中学习，一分的成绩就有一分的受用。读书所得也必须跟这些项目结合在一块儿，才会达到融化的境地。所以，随时从实做中学习，这就是加紧。

多多吸收人家的经验也是必要的。经过我的融化，人家的经验就成了我的经验。劳动英雄，工作干部，技术专才，学问名家，乃至各行各业的广大人民，得经常跟他们接触。深闭固拒是在自己跟人家之间筑起一道藩篱，结果是自己吃亏。惟有开门延纳，兼采广取，才是博通的法门。看人家的思想怎样进展的，问题怎样解决的，困难怎样克服的，成功怎样获致的，对于我都有实际的帮助。就是人家失败的经验，对于我也有用处。研究他失败的所以然，竭力避免走他的错路，岂不是为我的成功立下了根基？所以，随时向人家学习，这就是加紧。

学习，学习，在解放了的地区，已经成为人人每天不知要说多少回的习用语。这个现象看似平常，其实是很可惊的。而且，学习的涵义深广极了，包括品质的不断提高，知识的不断加深，能力的不断加强，等等。总说一句，全部的新人生哲学就是学习的对象。现在大家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不从新人生哲学中学习，把自己锻炼成胜任之才，怎么服得了什么务？为人民服务还不是空话？谁愿意让它成为空话？这就来了加紧学习的切需。

咱们互相勉励吧，加紧学习，迎接"五四"！

1949年5月4日发表

零星的感想

一个电机系的学生参观了东北，回来有些爽然自失，以为几年工夫的研读近乎白费，实际的电气事业仿佛是另外一回事儿。他看见东北工厂里的紧张情况，整理，修补，加紧生产，大伙儿一天到晚地劳心劳力，又觉得自己的体力差，参加进去恐怕吃不消。

虽然只听见一个学生这么说，作同样想法的也许不止一个。请就这个问题简单地谈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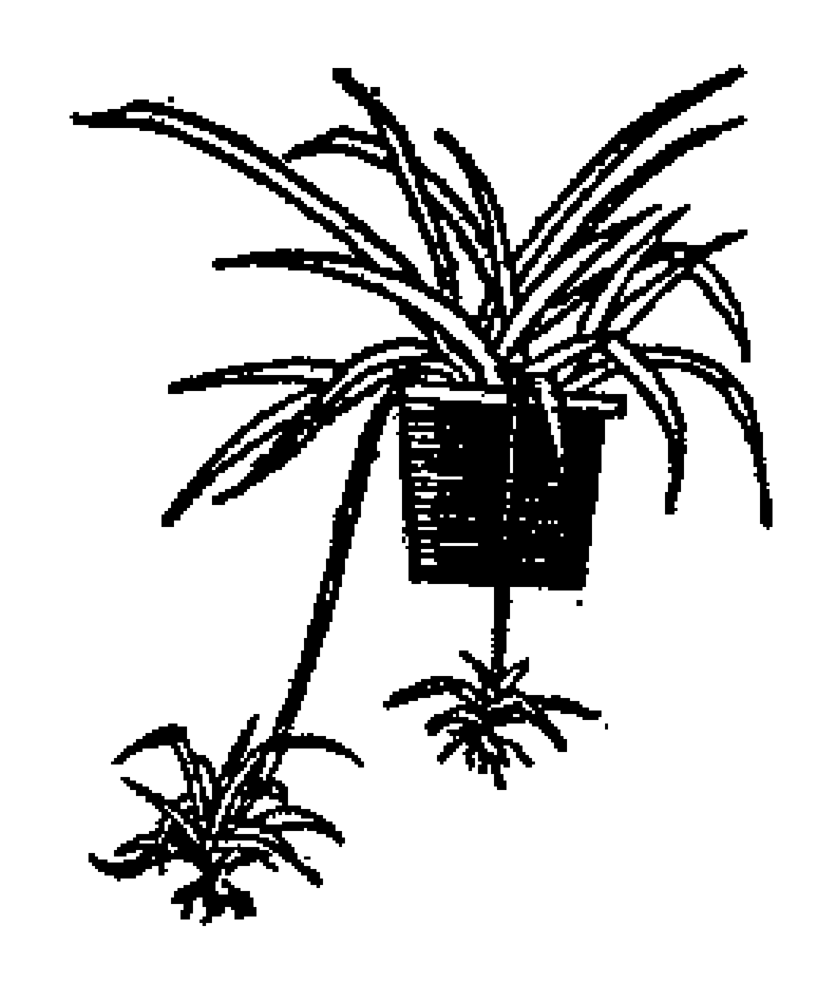
依理说，工程机械之类的学科跟旁的学科一样，必须一面接触实际，一面研究原理，从实际了解原理，据原理处理实际，才可以学到些切实有用的东西。可是过去学校里的情形并非如此，往往偏重在书本的研读，把实习看成点缀，或者小规模地搞一搞，或者在快要毕业的时候到工厂里去住一阵子。这固然可以推诿说学校里设备不好，没有办法，其实还是旧的教育精神在那里起作用，认为无论学什么只要读书就是，实际历练无非挂个名儿。这样学来的工程机械之类的学问，在旧社会里也可以对付过去。研读了一些书本，拿来教下一代的学生，当然不成问题。或者去当技师工程师，名为“技”与“工”，实际上大多只须坐坐办公室，类乎变相的官儿，真正的工作自有工人们在那里担负。现在交了新时代可

不然了。单说教书，就不是拿几本书一代一代传授下去可以了事的。至于投到工厂里去，第一要熟练技术，增加生产，第二还要能够创造，使理论跟技术有所改进。平时没有准备，没有训练，骤然要这么做，自然是办不到的。这种困难可以说是旧教育给青年吃的亏，在从前也是吃亏，可是表面上不怎么显著，待碰到新的环境才特别见得显著。知道了吃亏，只有赶紧图补救，努力往实际方面去钻研。并且要明白吃亏是到自己为止了，往后教育改进，稍后的一辈就可以不吃亏了——这么想的时候，自然会增加若干勇气，奋力医治那旧时代中在自己身上的创伤。

体力差也只有从卫生跟锻炼方面着手，希望它渐渐地转强。以前学校里不能真正地顾到这些方面，学生个人也不大为自己留意，今后必须完全改变过来，尤其在集体生活里，该把卫生跟锻炼提出来认作重要的事项，彼此督促，互相勉励，成效可以来得大。摆在咱们面前的，是万众一心协力建设新中国的一个大局面，谁都要尽可能地劳心劳力，谁都要参加模范英雄的竞赛，没有强健的身体是万万不行的。

1949年7月3日发表

卷頭三輯



少 年 们 的 责 任

在抗战期间，少年们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做得好，对于国家同前线冲锋陷阵的士兵一样有功劳。现在我说其中的一桩，就是教育民众。有许多地方，少年们在当“小先生”，我这里是希望全国的少年们都来当“小先生”，把教育民众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膀上。

普通当“小先生”,最重要的事情是教不识字的人识字,其次是教一些常识。在抗战期间应该倒过来，把教一些常识排在前头，其次才轮到教文字。这里所说的常识包括很广，而以抗战为中心。敌人的贪心和梦想，我国的意志和实力，各条战线的分配，各个据点的重要，已经沦陷的地方被蹂躏到怎样的程度，甘作汉奸的人物终于得到怎样的下场，起来团结自为为什么一定有把握，糊里糊涂等着作顺民为什么千万要不得……这些都包括在我所说的常识里头。少年们在学校里，时常听到教师的报告和解释，在阅读书报的当儿，更得到多方面的见识和了解，这些常识可以说是个个少年都具有的。但是一般民众因为很少接触的机会，往往并不知道这一些。我们不能单看城市，应该扩大眼界看看广大的乡村。在各处乡村里,很多人还不知道我国和日本打仗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就是少年们的父亲和母亲，他们还不知道被敌人统治了

生活上会有什么变化。也许就是少年们的亲戚和邻人，他们以为替敌人做些工作拿他一点钱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情。这种现象是可以弄到失败的重要原因，必须赶快把它消灭掉。现在有许多从大学中学里出来的青年正在做这种工作，但是大学中学的青年不及少年们那么多。少年们遍布在各地，大家把自己所具有的常识教育民众，收效当然更大。所谓教育，只是告诉和劝勉的意思，并不一定要板起面孔来，仿佛说“我来教你们了”那么严正。在家庭中叙谈的当儿，在街坊上会面的当儿，少年们随时可以用亲密和蔼的态度，在人家不知不觉之间，当一回“小先生”。只要说得一个人不愿意贪着小利去当小汉奸，敌人进攻就增加了一分困难。只要说得一个人愿意贡献自己去干救国的事情，我们抗战就增加了一分力量。请想一想，假如每一个少年都教育一个人而有成效，我们抗战的前途将见得怎样的光明而有希望？

其次说到教人识字。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教人家懂得什么，当然不及教人家识得文字，使他们随时能够懂得一切好得多。现在是因为事势迫切了，等大家识了字再去懂得抗战的局势和救国的必要已嫌来不及，所以我说少年们应该先注重用口，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别人。但是不识字的总得叫他们识字，只能够用耳朵听的总得叫他们再会用眼睛看，所以教人识字的工作也得去做。识字课本原来也有一些，现在看来，或许编得不大合时势。而且现在运输困难，在偏僻的乡村里，一时未必买得到都市里的识字课本。我以为少年们不妨选一些浅近的抗战读物，自己抄写了，去教人家。

在《抗战三日刊》第三十九号里，我读到上海市二十四个

小学生写给全国小朋友的一封信。他们说他们虽然住在被占领的地方，可是仍然在当“小先生”，教一班没有知识的不认得字的小朋友。他们可以说是很能够负起责任来的了。我愿全国的少年们都和他们一样，而且不只教一班小朋友。

1938年2月20日发表

珍惜自己和锻炼自己

少年们，在这抗战期间，有不知多少和你们一样活泼壮健的少年死亡了。在沦陷在敌人手里的各处地方，有些少年中了残酷的子弹，有些少年吃了凶狠的刀锋，有的葬身在火窟之中，有的偃卧在瓦砾之下。而住在后方的少年，或者因敌机的轰炸而丧失了生命，或者因避难的辛苦而离开了世界；统计起来，数目一定也不少。他们本来和你们一样的有光明的前途，可是现在完了，永远消灭了。你们对于他们的遭遇，当然感到非常悲伤；同时对于摧毁他们的敌人，必然更加痛恨。

少年们，要知道徒然悲伤是没有用的。悲伤死了的，必须进一步珍惜活着的。你们是活着的，就得特别珍惜你们自己。

少年们，要知道徒然痛恨也是没有用的。痛恨敌人，必须进一步锻炼自己，使自己有一种实力，可以打击敌人。你们既然痛恨敌人，就得努力锻炼，养成那种实力。

所谓珍惜自己，就是不要看轻自己，把日子随随便便混过去的意思。做人的道理本来应该如此，在这抗战期间，尤其要注意。你们想，现在的抗战不只是士兵和士兵的战斗，而是咱们全国人和敌人的拼命。你们就包含在全国人中间，你

们个个人如果都能够珍惜自己，咱们的阵势就加强了。反过来，如果你们中间有一部分人不知自爱，或者把身体弄的很坏，或者把思想弄得糊里糊涂，或者把知识弄得不明不白，这不但对不起自己，并且对不起全国人，因为这样就削弱了咱们的阵势。这样一想，你们当然觉得自己肩膀上的责任多么重大，决不愿意随随便便混日子了。

所谓锻炼自己，就是随时随地学习，随时随地实践，使自己具有经验和能力的意思。这也是普通做人的道理，而在这抗战时期，要想加强我们的阵势，尤其不可疏忽。你们想，要唤醒民众，使大家拿出力量来对抗敌人，如果没有说得动人家的理论和热诚，怎么成？要做一点后方工作，使前方的士兵得到许多便利，如果没有运输、通信、看护、守卫等等的实际技术，怎么成？即此两端，可见其馀。对抗敌人是一件很繁复很艰难的事情，不是挂在嘴边说说的，不是怀在心头想想的，必须靠着经验和能力，这件事情才可以真实地做出来。这样一想，你们当然觉得要尽你们的重大责任，非赶紧锻炼自己不可了。

我曾经接到几个少年的信，又曾经遇到好些少年。信是从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发出的。信上说起从前仅仅听见"帝国主义"的名词，现在却看见了帝国主义的面目了，说他像强盗还嫌不确切，简直畜生都不如。又说，现在虽然处在它的爪牙之下，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总得把它扑灭掉。至于我所遇见的少年，他们有的告诉我曾经冒险进火线，救回受伤的士兵，怎样辨别枪弹的方向，怎样躲避飞机的轰炸，都有了很丰富的经验。有的告诉我因为避难走了许多地方，哪里的形

势很险要，可以守御，哪里有什么物产，可以供给军需，凡是教科书上没有写明的，都一一"读"过来了。我对于这些少年非常敬佩，因为他们能够在这抗战期间珍惜自己，锻炼自己。

前面说的只是几个例子罢了。各人的遭遇不同，原不可一概而论。但他们的精神是值得效法的。少年们，我希望你们都有这种精神！

1938年3月5日发表

组织起来，来做抗战的工作

现在，战区越来越扩大了。住在战区或是邻近战区的人，一部分是预先跑开，迁移到后方去住，这叫做“避难”。枪炮的射击，飞机的轰炸，白刃的交锋，想起来的确有点可怕，的确是一种“灾难”；“灾难”来了，有方法“避”总得“避”一下，这原是人情之常，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但是，这回抗战叫做“全面抗战”，这里所谓“全面”，不单指各地域各方面而言，也包含着各种人的意义在里头。换一句话说，就是各种人都要参加抗战，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工农商学，都要在抗战方面尽一分力量。如果单让士兵去抗战，其馀的人都袖手旁观，好像没有他们的事，这就说不上全面抗战。

全面抗战并不是一个人发下了命令，叫各种人非去参加不可，而是咱们全中国人一致的意愿，自发的信念。我们全中国人认定日本帝国主义是咱们最恶毒的仇敌，是世间最凶狠的败类；咱们为自己的生存起见，为人类的安全起见，都得起来同它拼一下命。照以上所说的一想，那么，不管其他，只顾“避难”的人就不免有点抱愧了。全国人正在齐心合力干一项艰苦的工作，而自己却从其中溜了开来，这就是对不起全国人，岂不要抱愧？或者说，“避”到了后方去，还是可以做种种关于抗战的工作的。话是不错，可是要知道，在前方

也不该专让士兵去担负打仗的工作的。一般人如果能够帮助士兵，给他们种种便利，打仗的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不然的话，士兵打仗的工作就非常吃力，不容易取得胜利。所以，一地方的人假如都“避”了开来，这一地方的人至少对不起士兵。“避”开“灾难”固然是人情之常，但是各尽责任尤其是目前的要务。跑到后方去，工作还毫无头绪，而留在本地，可以实做的工作却很多：这样想时，将会觉得能够不“避”还是不“避”来得好了。

以上是就一般人说的。现在说到少年们，情形也相同。少年们已经不是所谓“孺子”了。“孺子”能力薄弱，一切须人抚护，在这抗战期间，自然应当退到最安全的地方去（可惜我们没有做到这一层）。而少年们都已有了普通的知识和应付生活的能力，在校的并且受过了童子军或者军事的训练，依情理说，依事实说，总之可以上抗战的火线了（当然，这里的火线是广义的）。少年们可做的关于抗战的工作很多，本志前两期曾经说过，这里不再说。只希望少年们大家能选定一种或几种工作，在本地尽心尽力地做起来。绝对不要“避难”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是总得把“避难”的心思排在第二，而把努力于抗战工作的心思排在第一。即使说本地成为战区时不得不“避”，但是邻近战区的少年们，能够不“避”最好不“避”，进一步说，就是本地不幸被敌人占领了，少年们如果并不跑开，还是可以做许多的工作。这种工作当然带点危险性，然而只要有热诚和机智，危险就不足顾虑了。

少年们要做关于抗战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先得组织起来。“组织”这个词儿，现在很流行，但是少年们对于“组织”

的观念或许还有点模糊。其实换一句平常的话来说是很容易明白的，“组织”就是许多人聚在一起，一同来讨论，一同来做事的意思。一个人在一处，想念头想不周全，做事情做不出来，觉得毫无办法。许多人聚在一起，你提出一个意见，我发表一种主张，任何念头都想得周全了。你干这一方面，我管那一部分，任何事情都做得出来了。这其间最要紧的是想就得真个用心想，做就得真个用力做。仅仅开几次会，随随便便讨论一阵，会散了之后，大家若无其事，还是一点工作不做：这绝对算不得有“组织”。进一步说，许多人生活在一个共同意愿之下，为要实现这个意愿，一切个人的私利都抛开了，想就只想怎样实现这个意愿，做就只做实现这个意愿的事：这才算真个有“组织”。

少年们，要知道自从这回战事起了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再像以前那样依附在家庭里，学校里，并不是说不合理，实在事实上有些办不到了。彼此组织起来，各个人作为集体的一分子，将是今后必然的生活方式。莫说现在在抗战期间，须要大家组织起来，才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就是取得了胜利之后，有不知多少复兴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如果我们不能组织起来，分头去担负，这种繁重的工作怎么做得成？所以，这回战争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划时代的意义，从今以后，我们要永远过有“组织”的生活了。将来且缓谈，单说目前，少年们请接受一句简单的话，就是：——组织起来，来做抗战的工作！

1938年3月20日发表

今年的“儿童节”

“儿童节”，多么含有生意的一个名词啊，看到这个名词，就会联想到草木的发芽，花朵的开放——儿童不是人类的嫩芽和花朵吗？

“儿童节”，多么欢欣鼓舞的一个日子啊！逢到这个日子，儿童被推为受祝贺的人物，好似寿筵上的寿翁，种种的享受供奉他们，还要举行种种运动，为他们谋福利，岂不是很快乐的吗？

本志本期出版的前一天，正是今年的“儿童节”。今年的“儿童节”可不同了。自从去年七月间对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现在已经有九个月了，咱们的许多城镇沦陷在敌人手里，许多地方遭到了惨酷的兵祸，许多同胞在炮弹飞机焚烧残杀之下丧了命，许多生产机关和建设事业被摧残得不留踪影，总而言之，破坏和毁灭统治了一切，生趣和快乐好像离开了咱们的国土了。在这当儿提起“儿童节”这个富有生趣的名词，仿佛破衣服上绣上一朵彩花，很不相称似的。

咱们又知道，全国同胞目前正对着一个大目标努力，那就是抗战，有所思考，无非为抗战，有所动作，无非为抗战，怎样排除抗战的障碍，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这是大家所尽力的操心的事。在这当儿逢到“儿童节”这个欢欣鼓舞的日

子，两相比较，好像并不怎样重要，大家或许会把这个日子轻轻放过，对于咱们的“小寿翁”并没有怎样的供奉，对于“小寿翁”将来的福利并没有怎样的顾及。

假如作上面所说的那样想头，其实是不对的。

“儿童是未来的主人翁”，这是一句老话，但是，只要说得有理，老话又何妨？请想想，目前的抗战是一串艰苦繁重的工作，这一串工作由少年人青年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担负在肩膀上了，而战后的复兴工作将更为艰苦，更为繁重，那时候，现在的儿童不是也要打扮登场，各自在那一出伟大戏剧里担任一个角色吗？并且，咱们的抗战到什么时候为止，是没有人能够说定的，咱们只知道长期抗战，敌人的侵略一天不停止，咱们的抗战一天不罢休，假如咱们的抗战延长到五年十年，不是现在的儿童也得像少年人青年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一样，把艰苦繁重的抗战工作担负在肩膀上吗？咱们所以有“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信念，咱们所以有“中华民族必定复兴”的信念，全在乎咱们有嫩芽似的花朵似的儿童。

发着嫩芽，开着花朵，草木的生意决不断绝；有着儿童，民族的生意决不阻遏。所以，虽然目前的情形好像破坏和毁灭统治了一切，而珍重地提起这含有生意的“儿童节”，实在并不见得不相称。即使是一片废墟，只要看得见嫩芽和花朵，将来的光景是无限乐观的。咱们要用这样的心情来纪念今年的“儿童节”。

其次说到儿童的享受。在平时逢到“儿童节”，境遇好一点的儿童可以吃到一点糖果，得到一点特别为他们设置的娱乐。这些本来没有什么道理，在这抗战时期，大家须把一切

“中国儿童号”

儿童节那一天，重庆地方举行“重庆市江巴两县儿童节纪念大会”。会中有七个提案，第一个是重庆市江巴全体小学生二万六千人及儿童劳动服务团一千零八十人发起全国筹募“中国儿童号”飞机。他们发给全国小朋友的通电中说：“我们既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一方面应该表现出我们儿童有创造的力量，独立的精神，一方面也应该在抗战下尽一些小国民的天职。所以我们在今天发起全国筹募‘中国儿童号’飞机，预备以今年的十月十日，我们亲爱的‘国庆日’，作为我们完成‘中国儿童号’飞机的纪念日。”

募款造飞机的事情，我国已经做了许多回了。在前一些时期，踊跃捐输的固然不少，可是不肯破费的也很有一些。这班人的所以不肯破费，不一定因为没有馀钱，也不一定因为生性吝啬，大半还因为当时对于日本的态度没有决定，不知道造了飞机作什么用。到了现在，情形大不相同了，政府当局已经再三表示了抗战建国的决心，全国同胞已经融合了众心成为一个“大心”，团结了群力成为一股“大力”，凡是可以扩大这个“大心”加强这股“大力”的，除了汉奸，谁都情情愿愿去干了。在现在的情形之下，再来发起募款造飞机，我相信决不会有不肯破费的人了。因此料想全国小朋友看到了重

享受减到最低限度，儿童自然也无须乎有这种享受。但是，无论境遇好的境遇不好的儿童，有一种分内应得的享受，而在这抗战时期，这种享受尤其不可缺少，那就是身心双方的保育。现在的儿童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担负艰苦繁重的工作，假如身心双方不经过妥善的保育，怎么成？我在本志前一期曾经说过，咱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一回抗战中将完全改变了。儿童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得改变，今后的儿童将不仅是家庭中的子女，学校中的学生，而必须同时是国家的儿童。国家要用儿童做抗战的复兴的后备队，必须通盘筹算，竭尽可能的力量，保育儿童的身心。至于直接负保育之责的父母和教师，也须认定这一个大目标，来保育所有的儿童。"儿童节"实在非常之重要，它可以催促大家去反省，策励大家去努力，使咱们的后备队长养起来。

咱们要用这样的观念来对付今年的"儿童节"。

1938年4月5日发表

庆市儿童节的通电，一定非常兴奋，立刻把捐输和劝募的责任担在自己肩膀上。到今年的双十节，一定可以看见“中国儿童号”的雄姿出现在我国的天空中。

《少年先锋》的读者当然也乐于捐输和劝募，这是不用说的。我所要说的是捐输和劝募就是一种实际行动的历练，好好地去做，不但国家多一架“中国儿童号”，少年们自己也可以长进许多经验。捐输的钱从哪里得来，这是首先要斟酌的。最简便的方法自然是向家长索取。但是家长如果不方便，或者自己不愿意把索取来的钱作为自己名下的捐输，那就得另行想法了。譬如说从自己的消费项下节省出来，怎样节省就得精细地安排。或者说用自己的劳力去换来，干什么工作更得周密地考虑，考虑停当之后还得勤奋地实做，直到取得了所要捐输的钱为止。至于向人家劝募，没有组织地做去往往费力多而成效少，怎样组织起许多少年来，分头向各方去劝募，务须普遍而没有遗漏，这便是一个很需要讨究的题目。劝募的当儿又须有一种宣传的技术，人家多拿出一点来诚然最好，少拿出一点来也不妨事，最要紧的是不要使人家有勉强敷衍的想头，仿佛说“你们噜噜嗦嗦，捐一点给你们就算了”，而必须使人家乐于捐输，即使仅出一个钱，也知道出这个钱为的是国家，为的是民族：这种宣传技术的练成也是一种并不轻易的功课。完成的日期既已定在双十节，自然要如期完成，不能像旧社会中做事情那样的因循拖延，那么，怎样制定预算，照数分途募集，怎样划分时期，按期考核成绩，又是必须周密从事的要项。对于以上所说的各点如果都做得很好，“中国儿童号”必然在双十节完成将毫无问题，而同时，少年

们从这一串的努力上也就得了宝贵不过的许多经验。

少年们有了这种宝贵不过的经验，岂止完成一架“中国儿童号”，就是十架二十架又有什么难的！我们现在不但需要飞机，我们要建设海军，我们需要军舰，我们要扩大交通网，我们需要公路铁路和运河，我们要振兴工业，我们需要多量的矿产，……说也说不尽许多，总之在抗战建国的现在时期，我们要做的事情非常之多，我们需要的东西非常之多，而这些事情的完成，这些东西的取得，少年们都可以用筹募“中国儿童号”的经验去参加，去尽一分力量。这样说起来，筹募“中国儿童号”这一件事情的意义更见得深广了，它给与少年们一个历练实际行动的机会，它教少年们自己去取得那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经验。

少年们，切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切不要漫然捐输劝募而得不到一点经验。少年们，大家努力吧，说得到必须做得到，全国同胞已在热切地等待在双十节那一天观看“中国儿童号”的雄姿了。

1938年4月20日发表

“习 惯 成 自 然”

“习惯成自然”，这句老话很有意思。

我们走路，为什么总是一脚往前，一脚在后，相互交替两条胳臂跟着动荡，保持身体的均衡，不会跌倒在地上？我们说话，为什么总是依照心里的意思，先一句，后一句，一直连贯下去，把要说的都说明白了？

因为我们从小习惯了走路，习惯了说话，而且“成自然”了。什么叫做“成自然”？就是不必故意费什么心，仿佛本来就是那样的意思。

走路和说话是我们最需用的两种基本能力。推广开来，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了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勉勉强强的做一做，那就算不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如果连勉勉强强做一做也不干，当然更说不上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了。

听人家说对于样样事物要仔细观察，才能懂得明白，心里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这当儿，我们还不是已经有了观察的能力。

听人家说劳动是人人应做的事，一切的生活资料，一切的文明文化，都从劳动产生出来的，心里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这当儿，我们还不是已经有了劳动的能力。

听人家说读书是充实自己的一个重要法门，书本里包含着古人今人的经验，读书就是向许多古人今人学习，心里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这当儿，我们还不是已经有了读书的能力。

听人家说人必须做个好公民，现在是民主的时代，个个公民尽责守分，才能有个好秩序，成个好局面，自己幸福，大家幸福，心里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这当儿，我们还不是已经有了做好公民的能力。

这样说下去是说不完的，就此打住，不再举例。

要有观察的能力，必须真个用心去观察。要有劳动的能力，必须真个动手去劳动。要有读书的能力，必须真个把书本打开，认认真真去读。要有做好公民的能力，必须真个把公民应做的一切事认认真真去做。在相信人家的话很有道理的时候，只是个"知"罢了，"知"比"不知"似乎好些，但仅仅是"知"，实际上与"不知"并无两样。到了真个去观察去劳动……的时候，"知"才渐渐化为我们的习惯，习惯成自然，才是我们的能力。

通常说某人能力不强，就是某人没有养成多少习惯的意思。譬如说张三记忆力不强，就是张三没有把看见的听见的一些事物好好记住的习惯。譬如说李四发表力不强，就是李四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说出来写出来的习惯。

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越强。我们做人作事，需要种种的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

养成习惯，换个说法，就是教育。教育不限于学校，也不限于读书，学校教育只是教育的一部分，读书这件事也只

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在学校里受教育，目的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我们离开了学校，仍然要从种种方面受教育，并且要自我教育，目的还是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习惯越自然越好，能力越增强越好，孔子一生“学而不厌”，就为他看透了这个道理。

1945年7月16日发表

“人民的世纪”

大家说，从今以后是“人民的世纪”了。什么叫做“人民的世纪”？

在专制国家里，与人民相对的是特权阶级。特权阶级的名目各式各样，皇帝，领袖，军阀，财阀，还有别的。名目虽然各式各样，他们占人民的便宜，吸人民的膏血，却是一致的。因此，在专制国家里，人民痛苦，特权阶级舒服；人民压在底下，特权阶级高高在上；人民没有什么自由，特权阶级享有太多太广的自由。所谓“人民的世纪”里的“人民”，并不跟这样的人民同一意义。

所谓“人民的世纪”里的“人民”，就一国说，包括全国的人而言；就世界说，包括全世界的人而言。摆个杂货摊的是人民，赤着脚下田的是人民，在讲台上谈论学理的是人民，在各级政府机关里办事的是人民，总而言之，谁都是人民。大家站在一边儿，彼此平等，另外不再有相对的什么人。照从前的说法，“民”与“君”相对，当然是不合的了。照孟夫子的想法，“民”是“治于人”的人，另外还有“治人”的人，也不是那么一回事。

“人民”的意义既然弄清楚了，才可以说到“人民的世纪”。

谁都是人民，谁都希望过好的生活，就必须把公共的事办得很有条有理，入轨上道。公共的事办不好，各个人的生活会好吗？这中间的道理是很容易想明白的。要办好公众的事，第一要大家参预，发表意见，商量办法；第二要大家出力，认真干去，成功方休。这就是所谓自治——人民治理自己的事；也就是所谓民主——人民作主，一切的事都为了人民，都为了使人民过好的生活。

所谓"人民的世纪"，就是说，今后是人民自治的世纪了，是民主的世纪了。反过来说，今后人民不再"治于人"了；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事，一切使人民过不好的生活的事都行不通了。

你或者要问，为什么不早不迟，"人民的世纪"从如今开头？

回答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方才结束，大家从血海泪海中得到了真切的经验，认为非抓住时机，立刻展开"人民的世纪"不可。否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将白打，往后大家仍然不得过好的生活。

第二次大战是几个侵略国家的特权阶级搞起来的。在国内，他们欺压人民，要人民拿出一切来，连生命也拿出来，替他们打仗。对国外，他们欺压各个国家，想掠夺各个国家的资源，奴役各个国家的人民。这样的世界还成什么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民还有什么好的生活？于是人民起来了，为各个人自己，也为周围的大伙儿，为自己这一辈子，也为将来的子子孙孙，打了这一场惨酷无比的仗。现在仗打胜了，几个侵略国家垮了，固然可以庆幸，但是工夫只做了一半。还

有一半，必须做到各个国家内实现民主，在国与国之间，也贯彻着民主的精神，才可以不再遇着战争的灾难，才可以过好的生活，全人类往更高的阶段发展。

少年们，挺起胸膛，提起精神，用心用力，上劲学习，迎接这个“人民的世纪”吧。

1945年10月8日作

两种习惯养成不得

在本志第一期里，我说“习惯成自然”才是能力，一个人养成的习惯越多，他的能力越强。这一回要说的是习惯不嫌其多，有两种习惯却养成不得，除掉那两种习惯，其他的习惯多多益善。

哪两种习惯养成不得？一种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又一种是妨害他人的习惯。

什么叫做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举例来说，容易明白。坐要端正，站要挺直，每天要洗脸漱口，每事要有头有尾，这些都是一个人的起码习惯，有了这些习惯，身体与精神就能保持起码的健康。但是这些习惯不是一会儿就会有的，也得逐渐养成。在没有养成的时候，多少要用一些强制功夫，自己随时警觉，坐硬是要端正，站硬是要挺直，每天硬是要洗脸漱口，每事硬是要有头有尾。直到“习惯成自然”，不待强制与警觉，也能行所无事的做去，这些就是终身受用的习惯了。如果在先没有强制与警觉，今天东、明天西，今天这样，明天那样，那就什么习惯也养不成。而这今天东，明天西，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倒反成为一种习惯，牢牢的在身上生根了。这种习惯就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最要不得。为什么最要不得？只消一句话回答：这种习惯是与其他种种习

惯冲突的，养成了这种习惯，其他种种习惯就很少有养成的希望了。

什么叫做妨害他人的习惯？也可以举例来说。走进一间屋子，砰的一声把门推开，喉间一口痰涌上来了，扑的一声吐在地上，这些都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事。但是很关紧要，因为这些习惯都将妨害他人。屋子里若有人在那里作事看书，他们的心思正集中，被你砰的一声，他们的心思扰乱了，这是受了你的影响。你的痰里倘若有些传染病菌，扑的一声吐在地上，这些病菌就有传染给张三或李四的可能，他们因而害起病来，这是受了你的影响。所以这种习惯是“妨害他人的习惯”，最要不得。在“习惯成自然”之后，砰的一声与扑的一声将会行所无事，也就是说，妨害他人将会行所无事。一个人如果明瞭自己与他人的密切关系，不愿意妨害他人，给他人不好的影响，就该随时强制，随时警觉，不要养成妨害他人的习惯。不问屋子里有没有人，你推门进去总是轻轻的，不问你的痰里有没有传染病菌，你总是把它吐在手绢或纸片上，这样“习惯成自然”，你就在推门与吐痰两件事上不致妨害他人了。推广开来说，凡是为非作歹的人，他们为非作歹的原因固然有许多，也可以用一句话来包括，他们的病根在养成了妨害他人的习惯。他们不明瞭自己与他人的密切关系，他们不懂得爱护他人，一切习惯偏向妨害他人的方面，他们就成了恶人。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阀，是头等的恶人，其他如贪官、污吏、恶霸、奸商，也都是恶人中的代表角色。这些恶人向来为人们所痛恨，今后的世界上尤其不容许他们立足。谁要立足在今后的世界上，谁就得深切记住，不

要养成妨害他人的习惯。

习惯不嫌其多，只有两种习惯养成不得，一种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又一种是妨害他人的习惯。

1945年11月16日发表

新 年 快 乐

本志与少年们见面，这是第二个年头了。在新年里，我们祝颂少年们新年快乐。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新年里，可以定下一年的学习计划，快乐。计划定下来，只要认真的干，准有进步，快乐。推广到大范围来想，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了，侵略者已经打垮，快乐。“人民的世纪”开头了，只要大家努力，自由和平稳拿到手，快乐。

我们祝颂少年们有那些快乐。

看看实事，看看报纸，或许会觉得不快乐。实事与期望相差太远，报纸上多的是不如人意的消息，觉得不快乐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不要不快乐，请从实际想一想。世界经过一回大战，打个比方，好似人害过一场大病。大病过后，人不会马上好起来，必须待老废的细胞完全排除，新生的细胞完全补足，才会恢复健康。这其间又得着力调养，加意滋补，才可以促进新陈代谢的机能。如果不明白这一点，见病后的人还是软疲疲的，就不快乐起来，岂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加紧让他调养，给他滋补，岂不是恢复健康准可办到？岂不是毫无不快乐的理由。

少年们要知道自己就是新生的细胞。

一个战后的中国，一个战后的世界，多么需要精力弥满的新生的细胞啊！衰惫无用的老废细胞赶快排除，精力弥满的新生的细胞赶快补足，中国和世界也就赶快恢复健康。

那么，把握在于少年们自己手里，为什么不快乐。

一面快乐，一面非把自己锻炼到精力弥满不可。不高不兴，没精没采，是什么都干不成的。把自己锻炼到精力弥满，才可以永远保持快乐，把握着实际上的快乐。

说到锻炼，最紧要的法门是学习。学习不限于读书，虽然读书也是学习的一条路子。凡是不知道的知道它，不会做的会做它，都叫做学习；学习不仅是听听讲，看看书，想想念头，尤其要切切实实的做，积年累月的养成习惯。举个例子说，学习生理必须真正明白生理，明白了生理必须按照生理养护身体，养护身体又必须成为终身的习惯，不待勉强，自然能够随时随地养护：那才是学习到了家。

就像养护身体的事，也不能单管自己，不顾他人。个人卫生讲究了，公众卫生一塌糊涂，养护身体还是不能完全满意。必须公众卫生彻底做好，个人卫生才能彻底做好。

其他事项大都如此。

所以一切学习要注重实做，要注重养成习惯，还要注重群己兼顾。

老废的细胞与新生的细胞就从这一点上判别。专管自己，不顾他人，甚至损害他人的，都是老废的细胞，在今后的社会里都要淘汰。群己兼顾，不妨他人，甚至服务他人的，才

是新生的细胞，在今后的社会里急切需要。

少年们必须勉励自己，成为这么样的新生的细胞。

从实际生活学习，从群己兼顾的关系上学习，学到一分，自己就有一分的受用，就大范围看，社会也有一分的好处。学到七分八分，自己的受用愈大，社会的好处也愈大。

把握在于少年们自己手里，不快乐又待怎样？

再说一句，祝愿少年们新年快乐。

1946年1月15日发表

书·读书

书是什么？这好像是个愚问，其实应当问。

书是人类经验的仓库。这样回答好像太简单了，其实也够了。

如果人类没有经验，世界上不会有书。人类为了有经验，为了要把经验保存起来，才创造字，才制作书写工具，才发明印刷术，于是世界上有了叫做“书”的那种东西。

历史书，是人类历代生活下来的经验。地理书，是人类对于所居的地球的经验。物理化学书，是人类研究自然原理和物质变化的经验。生物博物书，是人类了解生命现象和动植诸物的经验。——说不尽许多，不再说下去了。

把某一类书集拢来，就是人类某一类经验的总仓库。把所有的书集拢来，就是人类所有经验的总仓库。

人类的经验不一定写成书，那是当然的。人类所有的经验假定他一百分，保存在那叫做“书”的总仓库里的必然不到一百分。写成了书又会遇到磨难，来一回天灾，起一场战祸，就有大批的书毁掉失掉，又得从那不到一百分中间减少几成。

虽然不到一百分，那叫做“书”的总仓库到底是万分可贵的。试想想世界上完全没有书的情形吧。那时候，一个人怀

着满腔的经验，只能用口告诉旁人。告诉未必说得尽，除下来的唯有带到棺材里去，就此永远埋没。再就接受经验的一方面说，要有经验，只能自己去历练，否则到处找人请教。如果自己历练不出什么，请教又不得其人，那就一辈子不会有太多的经验，活了一世，始终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瘪瘪的。以上两种情形多么可惜又可怜啊！有了叫做"书"的仓库，谁的经验都可以收纳进去，谁要经验都可以自由检取，就没有什么可惜又可怜了。虽说不能够百分之百的保存人类所有的经验，到底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人类文明发展到如今的地步，可以说，没有叫做"书"的仓库是办不到的。

仓库里藏着各色各样东西，一个人不能完全取来使用。各色各样东西太繁富了，一个人太渺小了，没法完全取来使用，而且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只能把自己需用的一部分取出来，其余的任他藏在仓库里。

同样的情形，一个人不能尽读所有的书。只能把自己需用的一部分读了，其余的不去过问。

仓库里藏着的东西不一定完全是好的，也有霉的，烂的，不合用的。你如果随便取一部分，说不定恰正取了霉的，烂的，不合用的，那就于你毫无益处。所以跑进仓库就得注意拣选，非取那最合用的东西不可。

同样的情形，一个人不能随便读书。古人说"开卷有益"，好像不问什么书，你能读他总有好处，这个话应当修正。不错，书中包容的是人类的经验，但是，那经验如果是错误的，过时的，你也接受他吗？接受了错误的经验，你就上它的当。

接受了过时的经验，你就不能应付当前的生活。所以书非拣选不可。拣选那正确的，当前合用的书来读，那才“开卷有益”。

所谓经验，不仅是知识方面的事情，大部分关联到实际生活，要在生活中实做的。譬如说，一本卫生书是许多人对于卫生的经验，你读了这本书，明白了，只能说你有了卫生的知识。必须你饮食起居都照着做，身体经常保持健康，那时候你才真的有了卫生的经验。

看了上面说的例子，可以知道读书顶要紧的事情，是把书中的经验化为自身的经验。随时能够“化”，那才做到“开卷有益”的极致。

1946年6月16日发表

享受艺术

本志创刊的时候，原拟经常刊载关于艺术的材料。创刊号中有一首《少年》歌，歌词与曲谱全是新作的。又把刘开渠先生的“无名英雄像”的照片制版印出，并且特撰一篇文字，讲述那个铜像，连带谈到雕塑艺术。第四期中曾经谈过敦煌的壁画。再往后就冷落了，有关音乐、绘画、雕刻的材料简直绝了迹。这是我们深感不满的。只因找不到给我们帮助的朋友，虽然深感不满，没法立即改善。到今年总算好一些了。冶明先生给我们写关于绘画的稿子，眼光与手法兼顾，又切实，又浅近，对于少年们是非常有益的。最近我们又添加了名画介绍，把名画印出来，就按照那幅画讲一些话，或说画法，或谈看法，或指示源流，或分析派别。关于其他的艺术部门，也希望在最近期间都能触着一些。

与艺术接触是一种享受。接触艺术可以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创造，一方面是欣赏，创造与欣赏都是一种享受。

眼中看见了一番可以感动的景象，心中想着了一番值得玩味的景象，把那景象画出来，画得非常之好，不但自己感动，教别人也感动，不但自己玩味，教别人也玩味。那时候，心中的快乐与满足还有什么比得上的吗？这是创造方面的享受。听人家唱歌或者吹弹乐器，唱的奏的若是活泼愉快的调

子，听的人也觉得自己活泼愉快了，宛如树林中的小鸟，溪沟里的流泉；唱的奏的若是激昂慷慨的调子，听着的人也觉得自己激昂慷慨了，宛如赴难不惧的勇夫，拔剑而起的义士。那时候，心中一些卑鄙、琐屑、自私自利的想头全溜走了，思想和情绪进入了一种较高的境界。这是欣赏方面的享受。

人人应该有这种享受。人人可能有这种享受。

为什么说人人应该有这种享受？艺术原是社会的产品，好像稻和麦是社会的产品一个样。凡是社会的产品，依理说，该由社会中人共享，不该为某一些人所独有。吃了粮食，可以饱肚子，可以把生命延续下去；接触了艺术，可以饱精神方面的肚子，可以使生命进入一种较高的境界。这是一种权利，若不是被剥夺了，谁愿意放弃呢？

为什么说人人可能有这种享受？人与人原相去不远的，彼此的思想和情绪虽有种种的差别，可是那差别只在于程度上（如说此深彼浅，此厚彼薄，深浅厚薄都是表示程度的形容词），不在于质地上。因此之故，一种非常高妙的艺术品，普通人也能够欣赏，他虽不能够把滋味完全咀嚼出来，总能够领会到一点儿。至于创造，上好的艺术品固然要功夫深的人才能创造，但是功夫浅的人也可以创造他的艺术品。他的艺术品或是幼稚些，或是欠完美些，然而与上好的艺术品正是同类的东西，再加修习磨练，他有创造上好的艺术品的希望。

由于上面说的应该有与可能有，所以从幼稚园小学校起，教育中就有艺术的项目。

但是，就实际情形考察，学校中的艺术教育太随便了。譬

如唱歌，拉开喉咙唱几句就算了，不注意歌词，不注意曲谱，不注意声音的训练与感情的表达。又如画图，按照样张临一幅就算了，不注意思想，不注意观察，不注意实物的描写与画面的安排。因为太随便了，少年们觉得那是些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那是些没有什么兴味的事情。接触艺术，本该是大有兴味的，而竟觉得没有什么兴味，少年们太吃亏了——失去了应该有并且可能有的一种享受。

我们希望艺术教育能够改善，让少年朋友在学校里得到那真实的享受。我们这个刊物是少年们的课外读物，愿意经常刊载一些艺术的材料，帮助少年们得到那真实的享受。

1947年8月16日发表

自 己 受 用

我们求各种知识，练各种能力，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门面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做了外表好看，固然不算坏，可是不做也不关紧要。我们求各种知识，练各种能力，是为了供自己受用。除了跟自己捣乱的人，谁不希望知识广，能力强，一辈子受用不尽？要实现这种希望，求与练的事情就非做不可。

什么叫做受用？请举两个例子来说。原先你常常伤风，鼻酸喉痛，非常难过。后来你有了卫生知识，你应用了卫生知识，随时当心你的衣着，护卫你的呼吸器官，你不大伤风了。这就是受用。原先你写信写不好，满头大汗写了大半天，还是前言不对后语，非常痛苦。后来你的表达能力增进了，想起心思来有条有理，说起话语来句句顺适，你给任何人写信，都能把你的情意写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受用。

不懂得卫生知识，不练成发表能力，你一辈子也得不到受用。懂得了练成了之后，你一定可以一辈子受用。无论何种知识何种能力都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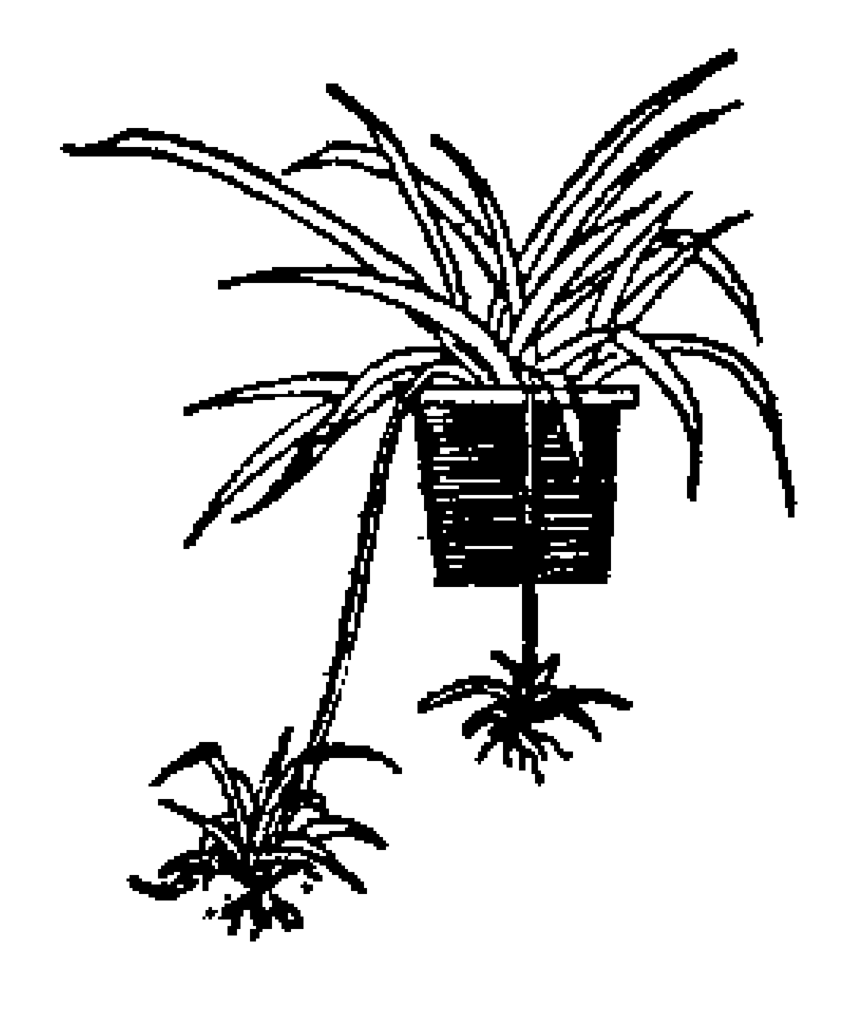
为了供自己受用，我们才去求知识，练能力：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之后，一个学生自然知道上学不是为了遵从父兄的督促，不是为了应酬学校的招徕，上学原是自

己的事情。也自然知道上学的目标不是为分数，不是为文凭，不是为某级学校毕业生的名目，却为的充实自己的生活。这才是正当的学习态度。即使不在学校里的，只要他还在求知识，练能力，也应当抱着这样的学习态度。

这样的学习态度为什么好？第一，是自己的事情，一定搞得很切实。不大明白，非弄个明白不可。怀有疑问，非彻底究明不可。技术生疏，非努力练熟不可。这样切实干去，成绩当然不会差。其次，抱这样的学习态度的，学习必然与生活关联在一起。学习与生活脱离了关系是一般的毛病，学习的是一套东西，生活所凭依的另是一套东西，学了植物学可以不辨菽麦，练了好几年作文可以写不来一封信。现在知道为了生活才要学习，当然只有一套东西，那套东西就是生活里的种种项目。又其次，抱这样的学习态度的，随时可以得到受用。知识懂得透彻了，能力练得精熟了，用来应付生活，就比先前大不相同，这是当场兑现，立时受用。知识的界限无穷，能力的发展无限，一个人永远抱这样的学习态度，就永远有新的收获，永远有新的受用。

1948年1月6日发表

時論一束



儿童年与儿童读物

儿童读物，群号为“儿童精神之粮食”。此名取义至当，用字甚确。盖所谓食品者，有珍错之供，嗜好之味，是皆非恒人所易致，进之且未必有裨于营养。今云粮食，悉摈此类而专举禾黍。禾黍为养生所需，无间贫富，日必资之，比喻儿童读物，弥复相似。纵父母不尽购读物以饷儿童。而穷乡僻壤，苟有一廛之学校，即见儿童读物之纵踪。儿童作息歌呼而外，展卷讽习，智慧于焉开展，性习于焉型成。儿童读物诚儿童之“粮食”，非糖果鲜橘水比也。

儿童年始于本月。出版家襄比盛举，皆刊布广告，以廉值发售儿童读物，俾儿童获沾便益，增进其精神之健康，斯意美善，良可赞叹。观各家儿童读物之目录，又复丛书如林，卷数累百。儿童瞻眺其间，尽堪择所爱好，放怀大嚼，祈愿儿童前途佳胜者，亦可以欣然自慰矣。

顾谛察各家儿童读物之宝库，自慰者即将转而自失。盖其时所发见者，是诸粮食未必有裨于营养也。彼禾黍之滋长，本于大自然之潜能，犹以人力之异施，而有品质之差。此所谓精神之粮食者，其长育无与于他力，品质高下，一断于耕耘之勤否。耕耘草草，斯成果庸庸矣。我尝综观各家儿童态胥陷于板滞。儿童悉呈呆相，工农皆成流氓。儿童喜观图画，

一编到手，唯此为先。佳作莫逢，劣品亦复过瘾。然于其体物写生之能，正乃遏抑不慰。图画教学至少成绩，自有众因。然未始不由于儿童读物之插图荒陋也。以上举其大者，若求详备，恐十万言犹未能罄。我非好为苛论，事实如是，掩饰何益。世不乏贤明之父母，良善之教师，通达之教育家。苟一问儿童读物之津，必且谓我见之未周，言之未尽矣。

于此即有二问题，是堆积盈仓之精神粮食，实乃徒存形貌，品质迥殊；宽泛言之，固可以丰足自豪；严谨言之，岂不几等于零耶。今值儿童年，而儿童精神之粮食等于零，堪以自失者，孰复过之。更进一步而为思维，是徒存形貌之精神粮食。固日日陈设于儿童之左右，俾随时取而吞之，其为害儿童之营养者几何，其阻遏儿童之生机者几何，虽有巧算，殆莫能预答。今值儿童年，而儿童正滥吞品质迥殊之精神粮食，以阻遏其生机，岂非尤堪自失者乎。

一物之发生及存在，不离时空之关系。我族此日而有徒存形貌品质迥殊之儿童读物，自有种种之原因，然著作家与出版家视之太轻，为之太易，要不能辞其咎。儿童读物固商品也，顾寻常商品，犹必期购者之适用，况儿童读物为儿童精神之粮食，能草草为之“出门不认货”耶？为小学教师未必易于设教大学，即可知编撰儿童读物未必易于传世之述作，名山之事业。不幸此基本观念为著作家出版家所忽视。若辈唯求产量之多，成货之速，遂令花花绿绿灿烂于书柜者，实乃同于无物；甚且视无物读物，举其缺失约有数端。皇帝公主，摇笔即来；神仙鬼怪，连篇皆是；诡谋售欺，妄云智慧；行一小善，便致富贵；以异弱为美德，视力作为苦役……凡此

之类，皆不适于当今之世，尤非宜于我族此日之儿童，不幸儿童读物中往往遇之：此意识不纯之弊也。布局简拙，观篇首而揣知结尾；立言空泛，虽终卷而弗留印象。儿童爱活动，喜变化，厌接浮谈，愿亲实迹。儿童读物不足以满其志，遂顾而之他，街头巷口累累陈列之连环图画，教育专家群以鸩毒视之者，转为儿童之恩物：此技术不修之弊也。造语遣辞，或违于名理；集言成文，或乖于语法；或杂乡土俚言，非他方人所克解；或竟信笔构句，非我国人所宿习，漫云仿效儿童口吻，实则儿童决无此语言。儿童久而习之，语言思维遂趋歧途，不特语文教学横生阻碍，各科教学亦皆蒙其影响：此文字不当之弊也。其为诗歌，亦多可指，往往诗趣毫无，印象莫睹。歌体操则曰"起得早，学体操。身体好，志气高。"歌景物则曰"红花开，蝴蝶来。好风景，真可爱。"或则堆砌警诫之文，若严父之训子；或则杂凑唇边之语，若滩簧之登台；徒求趁韵，不恤拗句；意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味在若有若无之中。其所与之观感，将使儿童恍然有悟。以为诗歌者，乃如是枯燥无聊之物，虽终其身而弗与为缘，又复奚所憾惜。然则儿童诗歌非第不足以陶冶性情，甚至为蔽聪塞明之具矣。其为图画，复少佳作，往往仅具轮廓，难言妙肖。他且不论，专言人物，勾勒不应乎解剖，神尤有弊患，良可叹也。

徒叹损人兴致，亦复无济于事。所冀者著作家与出版家及今觉悟，先立基本观念，儿童读物必须郑重出之；凡上述诸弊，必避之若浼，勿以昔之积几盈架者自夸富足，宜平心静气，逐一审察；速汰其尤劣者，而暂存其较可者；一方从头做起，别制佳品。此自非仓卒间事，他日佳品渐多，则并

今之较可者而亦汰之。庶几儿童有品质纯良之精神粮食，其性习智慧，可得适度之营养。明达之著作家与出版家，其有意于此乎？自儿童年发轫，彻底改善儿童读物，亦大有造于儿童之举也。

1935年8月7日发表

秋季开学

新秋已届，暑假告终，各级学校均将重启课室，弦诵盈耳。此虽恒常事，顾值此并不恒常之时会，有足以为全国学生诸君告者。

本年暑假期中，我族尝受至为深切之隐痛，群皆默而不声，貌若无觉，然相喻于心，铭诸肝肺，其焦思愤激，殆远胜于刀锯临前。又值江河泛滥，城市成沼，生命委于波涛，物产付诸摧毁，哀号之声，何处不闻，告急之文，报章盈幅。人事天灾，交煎并迫，遂令倾所有惨苦伤痛之形容词，举不足以状我族此日之情势。于斯时而为学生，宜与承平安晏之世有别矣。

夫谓民族国家之一切责任，唯学生是属，此实违于名理，未为善言。然在我国，得以题名学籍，负笈讲舍，其事非人人所克遇。自俗情言之，谓之享福；自真际言之，实乃受大众之施与。而大众固非肌肉充盈之辈，盖皆沥其贫弱之膏血以沾溉学生者也。学生受此可感亦复可悯之施与，自当立定志愿，期他日多担一部分责任，多尽一部分力量，以报答沾溉我之大众，以改造此并不恒常之时会，以措民族国家于安善之坦途。及今日而犹不计及此，徒以酣嬉遣日，荒懒送时，是谓深负大众，其咎将莫从自赎。当今开学之际，愿学生诸

君再三思之。

徒言立志，犹病空虚，必须培养实力，而后志有所附丽。培养实力之道，举数难尽。请言其要。

历史者，往迹之总帐也。昧于往迹，斯莫识前趋之途，奚复能有所施为？如今人方以附庸视我，甘言威胁交相为用，务期涂抹近史，俾我人近而及身，远至子孙，渐渐淡忘此血写之数页。人固以是为善计，我顾可悉听吩咐耶？愿学生诸君识之。今后宜益攻历史，于近史尤当注意。尝闻专家统计，谓就一般而论，学生界于历史殊为荒疏，此实大病，亟待痛改者也。

经济者，生活之基调也。于今世界大通，挹彼注兹，息息相关；所谓国家之当局，乃如大公司之总管理部，尽其纵横捭阖之能事，要皆归于操奇计赢。我人苟昧于经济之现局，即莫能知生命之何托。百业衰敝，其故维何，农村破产，其咎谁属，必须穷其源委，察其机构，而后知我族果欲图存，实有不可不循之途径。号呼打倒帝国主义，人或病其偏激。自实际言之，徒然号呼，无补分毫。不用号呼，而脚踏实地以赴之，始有济耳。愿学生诸君识之。今后宜益攻经济，而一以我族之生存为出发点，万勿谓此门枯燥乏味，不逮诗歌小说之甘旨，遂弃置弗亲也。

理科诸门者，资生之方术也。原以林林总总之事物为对象，初非语言文字之学。只缘图传授流布之便，遂分门别类，笔之于书。修习者目注书本，固当心系事物，庶几一知一见，胥于我生为有用。乃我国通习，号求学为读书，而于读书，视若妇人之装饰，徒为点缀人生之举。于是修习理科者，耗其

心力于书本，罔所证验于事物，诵植物学终篇，莫知阶亭田禾之生理；习物理学有年，忘为日常生事所共循。科学教育生产教育之名标榜已久，而迄无成效可睹。虽厥因非一，然修习理科之道，误于发轫，实为致病之要端。愿学生诸君识之。今后宜以事物为中心，以书本为辅佐，不曰读书，新教育家有所谓"做、学、教"之说，是亟须遵循者也。

累累言之，篇幅弗许，总之，为学问而学问，系炫学者之侈谈，绝无当于实际。我人今日，凡所学问，皆属有为。何所为乎？由学问以培养实力，以确立负荷艰巨之大志也。当今开学之际，愿学生诸君郑重识之。

1935年8月25日发表

所得税与义务教育

上月报载所得税原则，及应课应免之税率范围，均经税则委员会规定，现正在中央审查中；并闻所得税之征收，决于明年元旦日开始实行。虽二十四年度总预算岁入部分列所得税之数仅五百万元，但预计是项收入，每年实有二千万元云。夫所得税之为良税，略窥计学门径者类能言之，使经济上确有担负能力之国民咸对国家尽其义务，于情至允，于理至公；又复不取比例制而采累进制，足以节制投机垄断者之奇赢，而跻于贫富不甚悬殊之境。是实有效之社会政策，宜为具有公民观念之国民所赞许。虽征收方法途径非一，抉择弗慎，即滋流弊，国情特殊，异于他邦，审度弗周，立见罅漏；然我人雅不欲作因噎废食之论，唯期当局者为妥帖精详之谋，他日流弊无闻，罅漏无见，纳税者皆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是诚良税也。凡我人之所纳，一锱一铢，胥归于至当之途，用尽其量，罔或耗糜，是诚良税也。"则亦足以夸行政之效率，慰征税之初意矣。

由前之说，所谓良税者，自其用意甚善、立法至公而言。而犹不止此也，必就其用途观之，取之当而用之亦当，然后谥为良税，庶无遗憾。或一方征收所得税，而一方并不计划正当之用途，徒以养骈枝之机关，充无益之浮费，则其为

良税，殆将人人而致疑之矣。我国方事建设，百端待举，但患无源源之收入，决不愁无正当之用途；是每年二千万元之税款，将分配于何种急要之事业，俾收最大之功能，端在当局者之炯眼朗照，通盘筹算。而我人今所欲言者，即义务教育之推行，宜得此款以为助力也。

义教之必需推行，其故甚明，无俟疏说。教部今规定推行步骤为三期，自本年八月始，推广短期小学，渐进而至民国三十三年八月，始臻于四年制之义务教育。其所以不求一蹴而至，虽有师资不敷、设备不及等原因，要以经费不给为主。即就今开始时期而言，据教部雷震君之播音演讲，谓各省市呈报实施计划，约需经费一千八百万元以上；各省自筹，预计可得九百万元；中央补助，本年度确定为二百四十万元；又据最近消息，中英中美中法三庚款机关决定拨补助费三十万元。出纳相抵，仍尚不足六百馀万元。夫各省自筹九百万元，仅预计耳，实现与否未可必。即令实现，必已满头大汗，甚费气力。而况义教之推行也以渐进，明年之所需自必加甚于今年，时移岁迁，其将更形竭蹶，不难想见。苟此不足之数终无术弥补，非特第三期之完成断难如期，即第一期之功绩亦且折扣。此大可注意者也。

查二十四年度总预算，其义教费二百四十万元，系属特增之教育经费。当各事求其撙节之际，而此项乃得特增，中央之重视义教，有贯彻计划之决心，已可概见。顾不足之数，犹在二倍以上。倘所得税之收入不充别用，取为挹注，假令年有二千万元，则弥补不足而外，尚绰有馀裕。即如总预算所列，仅有五百万元，亦复相差无几。所得税取之至公，义教

费用之至溥，以此应彼，则义教之推行，经费方面已少阻障而所得税之为良税益觉不虚矣。

1935年9月12日发表

原题《所得税与义教》

闻华北改编小学教科书有感

日前本报电讯，谓津市府决改编小学教科书，以适合于华北及津市各小学环境。此项消息适披露于"九一八"日之报端，瞩目及此，诚觉感慨百端。搔首抚膺之馀，不得不执笔而贡一言。

夫为某一区域特编教科书，即所谓地方教材，小学教育界中固已不乏先例：大抵关于历史者为乡贤古迹之叙述，关于地理者为山川风习之记载；其有不甚普遍之动植物，在寻常教科书中罕或提及，而在本土乃至有系于民生，亦别撰课文，备录而详志之，则属于自然科学者也。复有书商不忍放弃国土以外之营业，而国情不同，寻常教科书难期合辙，于是特编一种教科书以应之，如于香港，于南洋，书商皆有特编之教科书，大抵于卷首刊载该地所属国家之国旗或元首像片，而命意立言，亦具不违各该国家之观点，此为又一种地方教材。在书商以营业为最大前提，其出此也，亦自持之有故；然自教育之立场观之，以如斯之教材飨本国之侨胞，影响所及，直使侨胞子弟忘其祖国，甘为顺民，即斥为卖国，亦岂过分？而其书与前一种之地方教材不可同日而语，自不待言矣。

今华北之改编小学教科书，其取意将与后一种之地方教材相类乎？我人据中国人之自觉心与责任心推之，而知其必

不然也。将与前一种之地方教材同其旨趣乎？此乃实验小学或教育研究会之所务，初不必待行政机关之特事策动也。试观电讯中有适合环境之言，即知与前所举二种地方教材之编撰悉异其趣。环境限之，不为变通，斯无以适应。其变通，以求适应也。苟自定最后之界限，界限以外无妨舍弃；果界限以内决不放松，则改编小学教科书之苦心且为国人所深谅，谁复忍加以苛刻之责备哉？

按教科书之为用，在授与真实之经验，以期贯彻教育宗旨耳。至如感情用事，叫嚣谩骂，乃下乘宣传文字之恒态。现在通行之教科书虽云未能尽如人意，宜未必有是错失。顾所谓环境也者不之许，改编之以求适应，可也；抹杀真实经验而以无关宏旨之材料代之，则断不可也。此最后之界限也，凡属我族之真实经验，苟为小学生所必需承受，仍宜不折不扣纳入于教科书，下笔固无妨极度冷静，而叙述则不容少有歪曲，庶几使展诵之者与全国小学生同其营养，不致陷于精神上之羸弱。抑有进者，教科书，工具也，工具自当期其尽善，而如何使用工具，以达到所悬之目标，则视工具尤为重要。今华北之小学教师，其设教也，殆亦将改易故道适应环境，苟由此而渐就委颓，所言所行远离于教育宗旨，则虽有优善之教科书，其何能奏绩？如或反之，小学教师咸认己身所任为特别艰巨之工作，精心研究，埋头苦干，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则虽教科书略有未善，又何患不能收教育成功之大效耶？

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公布之教育宗旨曰："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

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其言美善，良可赞叹。我人际闻生以内，凡与教育有关之人，或编撰教本、或从事教学，皆应忆此美善之教育宗旨，倾注心力，以求贯彻，勿令徒成教育史之资料也。

1935年9月13日发表

今日所望于运动者

全国运动会将于双十节开幕，各省区之运动选手刻已云集上海，准备一显身手。而一般人亦复分其注意力，于外患水灾及意阿风云之外，希望备悉此会之盛况，获闻各项之最高纪录，更有束装就道，不远千里以躬逢其盛为快者。运动之为国人所重视，于此可见。以方他国，热烈之情曾何多让？然而时至今日，帝国主义对我之侵略正如猛风疾雨，其势方张，"国难""国难"，号呼于口者亦既有年，而如缚益紧，曾无少纾之象。于斯而言运动，宜有异于承平之世者，此必须注意也。盖今日所望于运动者，不在选拔少数之英雄，为一般人倾羡之偶像，而在锻炼多数强健之体格，以担负今后种种艰苦之重业。以故身为选手者，固不必忽略一尺一寸一分一秒之差而不之争，然亦不可唯一尺一寸一分一秒之差是争；与会参观者，固不必无视竞赛技术运动姿势而不之赏，然亦不可唯竞赛技术运动姿势是赏。任何事皆然，就其本身而言，初无所谓利弊，就其如何见用以观，始有美恶之分。苟身临全运会场者悉明斯义，则虽个人竞技之田径赛，亦不失为当前富有意义之运动，而三千小学生会合表演之练身操，自更属动人观感之举，盖体育之普遍化、运动之集团化，咸于此见其征兆也。反之，设或选手与观者共昧斯义，徒视全运为

炫技之良机，难得之热闹，则当此凡百困顿之际，而耗不少财力，劳广众之奔波，诚为无益之事。我人固热望其决不至于此也。

言及体育之普遍化，运动之集团化，我人有感不绝于心者。去年教育部调查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之体格，计受检查者二万馀人，其中有病患者占三分之一强；同时上海市卫生局为改善学校卫生起见，就市立某小学施行肺结核注射，计注射儿童八百馀人，起反应者占三分之二弱。关于中等学生，最近陈衡哲女士发表一文于《大公报》，题目《救救中学生》，谓中等学生受学科繁重与会考制度之困迫，一般的有神经衰弱脑痛及肺结核之倾向。我人瞻瞩所及，乃与陈女士抱有同感。二十以内之青年，肌肤不充，颜色干枯，坐立都无正状，劳动如将不胜，察之家庭，求之道路，比比而是，几成通例。故言今日教育界之严重问题，学生体格之一般的不健康必居其首，断乎不容忽视。此一问题若不切实解决，则一切俱成虚幻，更无曙光可睹。查今日学校之中，练身操已为常课，生理卫生之科目亦占相当讲习时间，乃察其实效，非徒无益，且得相反之恶果，谓非由于学校以例行公事视一切训练一切教学，不可得矣。夫练身操非止令学生伸臂舒腿而已，必审其是否动作正确，是否持之以恒。生理卫生非止令学生获得知识而已，必审其要义是否贯彻于若辈之日常生活。务须躬行实践之举，而一以例行公事视之，徒然闻钟开操，按时授课，其何功之克奏？尤有甚者，学校不妨无视一般学生之日陷于羸弱，而不可无一二竞技选手取胜于运动会，为学校扬其声誉，更不妨督促一二选手晨夕跑跳，努力修练，为

取胜之准备，而不肯于一般学生之日常生活上时间分配上能力估计上切实注意，俾若辈咸有强健之体格。歧趋至此，运动竞技非特全无意义，抑且为堪咒诅之举矣。

今当全运即将开幕之时，而提出此近乎扫兴之言，盖恐国人睹盛大之全运，遂忘学生体格之一般的不健康。尤盼实际教育者以此为当前最急要之课题，对于学生之体育，必须如我人所云，以锻炼多数强健之体格为归。于此一前提之下，普遍化集团化之练身操，自当重于个人竞技；而卫生之设施，亦必与一切训练一切教学发生关系，乃为允当。凡此又皆须躬行实践，故不应以规则布告为止境，必随时随事计其实效。如是行之三年五年，再为调查，或者可得学生体格渐臻健康之报告乎。果得此报告，其引起国人热烈之感慰，决不亚于获睹盛大之全运也。

1935年10月9日发表

中小学课程标准之修订

日前教育部聘集专家，开中小学课程标准讨论会。自中小学课程标准颁行以来，迄今已及三年，实施者据其经验，观察者凭其识力，咸感觉有斟酌修订，期臻于至善之必要。教部召开斯会，动机正复相同，融众见于一炉，而唯善谋是从，其重视教育之至意，良可感佩；而斯会结果之不容忽视，自属当然之事。

查斯会议题，对于中小学均有拟订各科教授细目一项，此诚至要，足补前此之疏漏。前此标准中只有大纲要目，编辑教科书者各凭意会，难免互有出入。试取各家所出教科书观之，同言依据课程标准编辑，而同一科目之书，详略迥殊，取舍各异，实施者或不采用教科书，而自定教授细目，亦复与编辑教科书相同，以己意斟酌其间，不免与大纲要目多少违异。坐此之故，中小学生之所受者，视所用教科书所遇教师而异其质量，程度于是参差，知能因而悬殊。今后既订定各科教授细目，则编辑者与实施者咸有共守之准绳，将使中小学生之所受者，无论在何地何校，质量无有不齐，程度参差知能悬殊之弊庶几可以免除。虽教授细目之妥善与否尚不可知，而今此拟订各科教授细目之决议，要为更进一步之措置，值得我人赞许者也。

斯会对于高中算学一科，决议于二年级分组，令性近理科者多习算学，性近文科者则减少算学时数而多习国文外国语等科。按高中算学之使学生不胜负担，久为一般人所称说，而算学成绩之不见优良，亦为共睹之事实。自陈衡哲女士在《大公报》发表《救救中学生》一文，文中所举事例，大多为算学功课之繁重影响及学生身体之健康，于是留心教育者尤注意于算学科之质量问题。我人之意，学生身体之健康与否，系于整个之教育设施，不能徒归咎于一二科目之繁重。即就算学功课之令学生头疼脑胀而言，教法之未尽完善当为至大之因素，亦不宜遽议及算学科本身之质与量。今此决议，不蔑视算学对于整个教育之重要性，只事增减其间，俾学生各就所近，为能力所及之发展，又无从前显分文科理科过于一偏之弊，其为明达者赞同，可以断言。唯分组以后，教法之改进仍属急不容缓，否则分组之效难见，非议之声将继起也。

又有一重要决议，为小学低年级中年级卫生自然社会学合并为常识科，其用意在使有系统，而我人尤赞许其深得综合教学之旨。夫儿童骤入学校，本其夙具之经验，唯知有一件件一桩桩之事物，初无分科之观念，而睹教师所指示之日课表，受教师所授与之教科书，乃名目繁多，难以遽忆；及习各科，则析一件件一桩桩之事物而为数部，一部遇之于甲科，又一部则遇之于乙科，其不适应儿童之素习，不待教育专家而始知之。今将卫生自然社会合并为常识科，向之得以如是者，今则改为一律如是。至高年级，始为分科以专儿童学习观念，盖先之以综合，斯适应儿童之素习，继之以分析，则

启导研究之轨途，用意至为美善。唯我人犹有欲言者，常识科之目标在实际经验之获得，最好能废弃教科书而代之以亲身历练，实地观察。每见小学校中，卫生有书，自然有书，社会又有书，其于教学，不出解释语句、写作笔记之范围，是科名虽各殊，而实际俱为国语之附庸，纵有实益，为量亦仅矣。以出版为业之书局固利在有教科书，耽于疏懒之教师亦利在有教科书。教科书岂真教学上必要之工具耶？方在修订课程标准之际，此一点值得一考虑也。

对于中小学女生，又决议增加家事教育，若认为劳作之一项目，当然无可非议，其他决议似属次要，今姑不论。通体观之，斯会之结果，对于前此课程标准确有较善之补订，是可喜也。

1935年11月15日

教育播音

我人行经市街，辄闻收音机所收之各种播音，弹词申曲，评语艳歌，往往而是。究其实质，则为封建思想之缩影，颓靡气质之表现。商店既以是为招徕顾客之具，居家亦以之为消遣闲暇之资，晨夕浸染，潜移默化，收听者受此教育，其思想行为宁不蒙其影响？尤堪注意者，弱龄儿童，青年学子，方当接受人生经验之际，而遇此无俟督责之毒性教育，将令所受于家庭学校之正当教育完全抵消，成效莫睹，是岂过虑，实可寒心。世方竞言自由，似播音收音之干系，远不逮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重大，宜若可以各享自由，不受任何裁制；然自社会之立场言之，凡事之影响及于群众者，即不能不问其影响之何若，苟或不良，裁制随之，不得以自由为口实，一任其为害于群众。此固明了易晓之通义，亦现代社会之铁则也。行政当局于电台播音，曾有取缔之条，报纸刊载播音节目，复尝有分别瑕瑜，舍瑕取瑜之主张，用意良善，而我人犹嫌其甄别弗严，限制太宽，只为消极之取缔，不谋积极之替代，致令封建思想颓靡气质之游艺歌曲，或则改头换面，或则保持原形，仍晨夕嚣嚣于我人之耳侧。为移风易俗计，更进一步，以期善用此文明利器，实为当务之要。

本学期中，教育部在中央广播电台为教育播音，每日请

人作各科之演讲，分别观之，皆切要之常识，合而言之，成整个之系统；限令各地民众教育馆及中等学校均须置备收音机一具，以收听是项播音，此属更进一步之举，洵为佳图。民众教育馆不第设于城市，乡镇间亦多有之，涉足其中者，不乏未识之无之文盲，若辈不能利用文字之工具，遂与人生切要之常识绝缘，俟其受识字教育而后解其饥渴，则间接迂缓，不若使之收听播音之直捷。故民众教育馆苟能重视斯举，广招民众，按时到馆听讲，则收效之宏，当不下于开设若干所之识字学校。至于中等学校，本常有请人到校演讲之举。顾讲者自由选题，彼此不成系统，今收听教育播音，则于各科正课之外，更获得有系统之补充知识，学校当局果能不以功令为具文，而领导学生悉心听讲，则学生知能之赖以进展者，其量当亦不鲜。所冀播音之诸家便易其讲辞，不避深入，但务求其浅出，最好不用枯燥严正之讲义体，而作亲切有味之谈话体，俾听者不唯易入于耳，抑且深印于心。其为民众教育馆演讲者，尤必避免一切专门之学术语，造语遣词，一以适应未识之无之同胞为归，庶几言不虚发，力非徒劳。更冀商业性质之电台，仿效斯举，多定含有正当教育意味之节目，即徒供娱乐者，亦必估量其绝不致遗恶影响，始可入选；而封建思想颓靡气质之游艺歌曲，则排除务须净尽。夫文明利器，用之不善，皆足济恶，必如上之所述，方得谓善用此播音收音之无线电机也。

1935年11月17日发表

读北平文化教育界宣言

北平文化教育界蒋梦麟、傅斯年、胡适、蒋廷黻等二十余人日前发表宣言，谓“我们坚决的反对一切脱离中央和组织特殊政治机构的阴谋的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的完整。”语极简短，而刚正之气自然流露于言外。当华北已有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出现之今日，读之尤觉精神发皇，我族大众之要求，虽端绪万千，然衡量事势，降至最低最少限度，务期其必须兑现者，亦唯此宣言中所举之数语而已。

知识分子多数好为凭空之论，其评议时事也，“中国”“中国”不离于口，不绝于书，伴之者则为谴责之辞，指摘弊病，不一而足，使人聆其语言，诵其文章，搔首徬徨，莫知所可，而彼固超然于云表，一若不隶于任何国籍者。夫讳疾忌医，诚属非是，顾立言允宜注目于此时此地之实际情势。我国现况鲜可满意，谁不知者？唯其所以至此，咎不归于个人，亦不属于一群人，凡所谓中国人者，肩背上殆莫不多少负有责任。故今日之至要，既不宜对一切现实悉不加以谴责，亦须于谴责以外，别谋自处之道，其义甚明显，缘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也。

知识分子多数又好为妥协苟安之计，昔年有人提议以北

平为文化城，为此说之坚证。而南方人士，以为华北危机隐伏，家有子弟，不欲送往北方学校肄业，亦为此种心理之具体表现。讵知凡此逆来顺受之举，适足以鼓起野心者加紧侵迫之热望。苟举国如是，铁蹄驰驱，如入无人之境矣。胡适氏曾有言曰，“华北停战虽不能使敌人将东四省退出一尺一寸，至少也应该使他们不得在东四省以外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至于最近，胡氏慨然曰，“现在看来，我完全错了。”（见本月十七日《大公报》星期论文）虽胡氏归咎于守御工作之忽略，然于其当时之持论退让，缺乏心理上之守御力量，未必不深自悔之。故于其所签署之宣言中，乃有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的完整之语。此一转变，实我族前途生命之所系。自信有力量，而又善用其力量，争存之枢机在于是矣。

1935年11月29日发表

学生运动之复兴

九日上午，北平各大学学生数千人向何应钦请愿，提出保障华北安全，维护国家权利等口号，市民亦多参加，民气极为激昂。当愤激填膺忠悃欲进之今日，国人读此新闻，宜莫不有郁结略宣之感。虽警察宪兵加以劝阻，未免使参加者稍感不快，然此不足介意。警察宪兵第知维持秩序，职责攸在，劝阻亦固其所，学生市民以及全国民众宜谅此意也。

夫学生之本务，在专心向学，此系天经地义，无可驳诘，亦犹工人之本务在劳力制作，商人之本务在贸迁有无，苟不专心于此，即为荒弃职责。然于本务以外，凡有系于生活之事项，亦岂不容置念？国家者，民众所托命，在此疆彼界分别至严之现代，国家观念尤与生活有深切之关系。方国家见侵于强力，将濒于危殆，凡有血气，咸知己身之命运已临险境，于是焦心劳思，务谋从万死中求一生，是岂出位旁骛，亦欲自争生存而已。若责以舍弃本务，则对曰：事务紧急，有不容专心本务者矣。此言也，其声至凄惨，其意至痛苦，苟有人心，当不以诡辩视之。今北平学生处闻见较切之地，感深切肌肤之痛，好整以暇，专心向学，已不能守此雅度，遂起而请愿，一吐心声，警觉同气，其举动之宜受深谅，固不待智者而知之；且衷怀一念，亟欲披宣者，岂唯北平学生？巡

于市廛，访诸里巷，咸闻此切切之声矣，特未有结队游行之大举耳。是则谓北平学生代表全国民众而为宣言可也。

试观北平学生所提出之口号，曰保障华北安全，曰维护国家权利，实为我国民众最低限度之要求。华北系中国人之华北，国家系中国人之国家，保障之，维护之，犹私家自保其财产，绝无背于所有权之通义，亦不违夫睦邦论之要旨。苟此最低限度之要求而犹不容存之于心，出之于口，见之于事实，则我国民众亦唯有不惜牺牲，以为最后之挣扎耳。且我国民众之所要求者，重实际而不取虚名，曰保障，必须真得保障，曰维护，必须真能维护。若如文人行文，仅取“保障”“维护”为题目而敷衍文饰之，按诸事实，乃相去远甚，是仍未足以餍我国民众之愿望。此为该口号中应有之含义，特为伸说，以便共晓。

复次，学生运动绝响已数年矣，其所以绝响之故，姑不深论。总之，学生运动足以宣导郁结，激发民气，要非无裨实际讨厌可憎之举。即如今兹之役，发生于学生运动最有历史关系之北平，宣示民意，标举简要，俾强力者知我国民众之未可重侮，而外交家亦未尝不可倚为周旋折冲之后盾。近来朝野方交口主张尊重言论自由，我人以为此一自由，似亦宜在不越轨道之范围内，受相当之尊重也。

1935年12月11日

今日之教育家

自学生救国运动兴起以来，各地当局之肆应，类能斟酌情理，不涉偏激，或致同情之辞，或作推心之劝；间有数地措置不无遗憾，则亦由下级将命者之识见短浅有以致之，一经各方解释，纠纷随即消除。于斯时也，最感苦闷而搔首踟蹰者，殆莫过于身任校务之教育家。方今校长教授之中，起家于学生运动者指不胜屈，当年号呼于街头，奋臂于会场，豪情胜概，不独自身未之或忘，即旁人犹恍然在目。若斯之人而责今之学生以轻举妄动，出位旁骛，是无异自悔其少作，根本否认已之前事。凡对行为抱有责任感者，宁肯出此？若谓今之与昔，情势不同，昔之当国者为军阀，为昏庸老朽，发为学生运动以警觉之，亦固其所；而今则在上有革命政府，斯学生运动等于无用之赘瘤。此言也，大似幽默刊物之论调，立言夙抱严正态度者，又岂愿腾之于口舌？然而度诸事理，按诸分位，实有不得不对学生运动加以劝阻之势，于是撰作文书，发表谈话，委宛曲折，满含苦衷，无非深赞学生之热诚，而微惜救国工作之不宜若此简单。夫学生纵极幼稚，此理亦岂罔晓？其所以锲而不舍者，盖不欲徒闻空言，唯冀把握实据，以为安心向学地耳。乃教育家之谆谆告语，仍不外学生素所谙晓之理。教育家固曰，吾人之爱国，自问不下于学生，

而学生苟为诙谐，且将以“尾巴主义”谥教育家矣。最近若干地方已提前放假，然放假之期至暂，期满仍须开学，设学生运动之客观因素犹在，则教育家之难题势将重逢。复有少数校长感处理之棘手，竟自高蹈，以辞职闻，为个人计，一了百了，此亦干脆；然揆诸教育家之天职，实未宜如是柔弱退缩。况学生运动之性质，固迥异于无理取闹之学潮耶？

我人以为时至今日，教育家欲消释其苦闷，无取于类似老妪姁姁之“尾巴主义”，亦不须为捉襟见肘之寡效处置，与夫柔弱退缩之消极表示，而宜检讨自己，彻底更新，立定教育上之脚跟。教育家宜与学生合为一体者也，苟其间而有尔等吾辈之界限，此必须撤除。教育家宜具有独立不倚之人格者也，苟自问而徒为承上驭下之工具，此必须翻改。尝闻持“拆穿观”之教授谓学生曰：“吾人之来为薪俸，尔等之来为学分，各取所需，两不相涉。”又尝闻道貌岸然之校长勉励学生专心向学，以欧战时之外国大学为言，谓当时大炮鸣于郊垌，飞机翔于空际，而课室之内，师徒仍劬学不辍。是二说者，似有放逸严谨之不同，而未能适如分际，厥失惟均。前说视教育如无物，以学校为市场，其人之不类教育家，众所共喻；后说骤闻之谁不肃然，然为此说者，亦尝思劬学不辍之外国大学，其师徒研讨之精神为何等耶？彼师有终身以之之专门学问，苟令废其钻攻，痛苦甚于戕其生命。斯徒有乐此不倦之学习素养，虽值危难当前，犹且不愿掩卷而走。设并无此种精神灌注其间，则一见例假之通告，师徒且急步相随而离校门，岂待大炮飞机哉？故此说亦近于打官话，未是教育家本色。呜呼，国难严重，危亡一发，教育家而欲自致其力，宜

莫如认真本务，为一本色之教育家，颓废观念不容存，官话不必打，与学生为一体，不取“尾巴主义”而为之领导，以人格相感应，抱定威武不屈而肆应一切，若北平教育界之发布反对华北自治宣言，各处教员之反对删改教科书，俱足以表显此种精神。愿此种精神普遍于全国教育界，汇成巨大坚强之力量，果尔，不惟处置学生运动将无所谓苦闷，而于我族争存之大业亦裨益多多矣。

1935年12月30日

各省市专科以上校长学生入京

本月十五日，交通较便各省及直辖市之专科以上各校校长及学生代表将会集南京，聆悉政府外交方针，陈述维护国家意见。政府之有此创举，盖源于震撼中外之学生救国运动，谓将藉此贯通意志，以达一德一心共同救国之目的，立意至善，良可赞美。或者以为校长学生之联袂入京，所务乃在听训，报纸记载，间亦采用"听训"字样，是未免认识欠真，遂致名实乖误。在举世颂扬专家政治之今日，政治家唯有披露其政见，宣示其认识，俾国人共见共闻，决无墨守君师主义之窠臼，以一训了之者。试观关于此举之令文，亦绝无"听训"之语，足证政府之召集斯会，其用意当为藉此与教育界交换意见，而非单纯的令其来京受训也。

斯会之中，政府当局将作若何之宣示，与会者将作若何之陈述，今在事前，均未可知。我人所深望者，在政府当局方面，于民族解放之必要与迫切，须作坚决之承认，同时于实现民族解放之途径，须作详密之规画，如是宣示之外，尤须掬诚立信，以示必然兑现。盖学生之所以奔走呼号，全国大众之所以徬徨忧虑，俱由所见与所期之未尽合符，而未尽合符之处，正关系国家民族之生命。于是攘臂奋起，东响西应，此无他，亦欲自保其生命，自保民族之生命耳。苟政府当

局决然作上述之宣示，则大众之疑惧尽释，所有心思气力，将悉以应民族解放之斗争矣。在与会者方面，所陈述殆莫能外乎前此所举标语口号之范围，而须说明者，凡此皆全国大众之公同意旨，务期其全盘实现，且于其实现之际，大众咸愿竭全力以赴之。乡隅巷亩，到处有沸腾之热血，英勇之实力，在当局者或未周知，亦无妨描绘其心理声容，以相告语。更有须附带陈述者，则学生救国运动绝非驱长慢师之学潮，不宜由此而引起校风问题是也。

我人尤望由此一会，朝野意志真能贯通，综互吐之真诚，立共守之信条，不复写纸面之文章，不复为哲理之玄谈，惟令明彻之理智与热烈之感情，融为坚强之意志，发为英勇之行动，以共同趋赴民族解放之大道。

1936年11月12日发表

非常时期之教育

本月十七日，入京会谈之专科以上学校及中学校长百馀人发表简要之宣言，凡三事，其第二项曰："尽力实施切合国难时期需要之教育。"十九日，北平学生联合会召开执委会，议决五事，其第四项曰："各校开学时，各同学一律复课，但要求校方施行非常时期课程。"是后值旧历岁除，报纸循例休刊，不知其他地方学生会有无相类之决议。然就上举两事以观，足知施教者与受教者对于现行课程已有透切之认识，共以为弦诵从容，缓不济急；当此最后关头，非实施特殊之教育，即无异施教者与受教者独贪逸豫，落伍于争求民族解放之阵线，是岂有血气者所甘？因而非常时期之教育，遂为双方所殷盼。

夫我国之需要非常时期之教育，固不自今日始。自远言之，当废除科举创办学校之初，即宜有此远识。自近言之，九一八之炮声、一二八之战氛，亦当促起觉悟，发此大愿。乃历来之教育举棋不定，仿此效彼，学说之介绍纷如波斯炫宝，而教育之实际别为一事，一言以蔽之，无非变相之科举而已。至于最近，观所标举之教育宗旨亦自冠冕堂皇，然核其实效，则养成适用之技术人才，解决个人之生计问题二项，犹未能尽量做到，遑言应付非常时期，争求民族解放乎？此皆旧账、

无事细算，请言今日。今日者，我全国大众领受唯一之紧急课题，即如何挽救危亡是。今日而犹不实施非常时期之教育，徒然诵“读书不忘救国”之陈言，为“率由旧章”之教学，则教育诚毫无意义之举，罢课固不足责，复课亦奚足欣耶？

非常时期教育之纲领，近来颇有拟议者。排比众说，斟酌损益，求其至当而实施之，一以满足学生之望，一以自尽报国之道，此教育家之责任也。既求而得之，即当竭尽心力，真切领受，凡有所研究，有所行动，一以目前之紧急课题为中心，务期其不落空虚，确有实效，此一般学生之责任也。徒然之号召无所用，虚名之标榜尤不可取也。教育之本质确有变更，所期之效率确有可计，始得谓施教者与受教者真尽其责任。

实施非常时期之教育，自不须废弃平时之学科与训练。平时之学科与训练虽云有所为，而实则殊无所为，今悉令环拱于目前之紧急课题，每一学科，每一训练，皆成应对此课题之一节目，乃为真有所为。复因其为非常时期教育之故，更必自平时之学科与训练推而广之，如研究方面之国情探讨，国际局势分析，特种应用技术之修习，训练方面之生活集体化，意志坚强化，皆平时所不甚措意，而今则非特别注重不可者。如是，学生受教育并不单纯“读书”，并非“预备生活”。教师施教亦与金针度人有异。盖学生与教师共同为救亡而有所行动，有所学习，由行动而引起学习，由学习而推进行动，此联合阵线之说也，亦教学做合一之说也。

1936年1月27日发表

儿童读物展览会

自上月三十日起，至本月五日止，全国儿童年实施委员会举行儿童读物展览会于南京。会期过后，且将以征集所得巡回展览于全国各重要地方。委员会宣告举行该会之旨趣凡有三点：一、供国人概览，以正国人对于儿童读物的观感；二、供专家研究，以为改进并选择儿童读物之助；三、供文坛参考，以期新旧文学家多多致力于儿童读物之编著。溯自去年八月初儿童年开幕以来，迄今已及半载，而于当时所预定之实施办法，似尚鲜具体之成绩。今此之会，办法切实，旨趣扼要，苟能由此唤起国人之正当认识，改进儿童读物之内容与形式，则仅斯一举，已足为儿童年并非虚设之确证矣。

我人于去年八月间曾刊布评论，曰《儿童年与儿童读物》，大意谓儿童读物为儿童精神上之粮食，而现有之儿童读物殊未能尽满人意，结论则致望于出版家与著作家，“速汰其尤劣者，而暂存其较可者，一方从头做起，别制佳品。此自非仓卒间事。他日佳品渐多，则并今之较可者而亦汰之，庶几儿童有品质纯良之精神粮食。”今仍持此义，愿观会者予以采纳，汇为舆论；出版家与著作家受广大之属望，因循者不复因循，迟疑者转为奋发，既有所需，自有所供，儿童读物之园地殆

将有丰富之良获乎。

该会所征集之儿童读物计二千四百五十种，一万二千四百九十八册，自数量上观之，不可谓不多。于此巨量之儿童读物，该会聘定专家，组织评判委员会，将逐一予以研究与评判。据目前电讯，各专家会议结果，已将评判标准确定。我人所望于评判委员会者，第一，宜认定现代中国儿童之立场。夫儿童之非缩小的成人，言教育者罔不知之，故成人之教养与观感虽未必全不适于儿童，要不可据此注彼，必须自儿童之立场出发，方得谓之纯良之儿童读物。而现代中国方受空前之困厄，中国大众咸负有争求民族解放之重责，此重责决不止于一代，必且父死而子继之。故现代中国儿童之读物又必须于此点切实顾到，方得谓之适应时代之读物也。第二，宜持明澈之眼光与公正之态度。夫批评之事，至不易为，其在文坛，往往以为批评者非骂即捧耳，其实此观念殊属错误。纯正之批评乃以尺度衡量作品，其间无恩怨之可言，复奚有所谓骂与捧耶？今之评判儿童读物，其事正与文学批评相类，各专家皆具有素养，当不至阿其所好，保守成见。苟乃心倾注于儿童，萦系于民族国家，自能根据其智慧，发为切当之评判。凡优良之读物，必郑重表彰之，俾普及于全国儿童，而劣陋不堪之读物，尤必特别揭出之，俾全国儿童勿再受其毒害。盖出版家之营业其事小，而儿童精神上之粮食适当与否，其事弥大也。

又有一事，方今有主张删改现有教科书，以迁就一地方之特殊情形者，评判委员会于研究教科书一类之后，宜郑重宣告，此举可否承认，抑为有妨我国教育精神之举。我人之

意见，删改亦属必要，唯于彼辈所认为应行删改之部分，则非特主张绝对不可删改，且须增加其分量，充实其内容也。

1936年2月4日发表

为出版业进一言

评论最近一二年之出版者，往往谓宜仿国货年儿童年之例，名此一二年为“古书年”。诚以经史子集，纷蒙翻印，易木版而为新装，减繁重而成缩本，一时汇成风气，俨然出版界之主潮，谓之“古书年”，洵足道其实际。迄于今岁，此风未杀，柜头之陈列，广告所宣扬，可以觇知印刷机之运转，大部仍复致力于是。“古书年”殆将赓续三年四年以至九年十年乎。

翻印古书成为出版界之习尚，亦自有其因由，非适然而至者也。国人普遍贫穷，购书殊少馀力。出版家以重价易新稿，出版而后，或不免为留滞栈房之“呆货”；不若翻印古书，既不需稿酬或版税之成本，又自有相当之销数。盖古书在今日，知之而欲得之者尚不乏其人，且有各地之图书馆为之尾闾焉。复次，政治当局于图书杂志，前曾有设会审查之举，厥后废除；而禁书之讯仍时有所闻。且也，文字触及一教，一教即起而抗议，诋及某国，某国即提出交涉。出版家刊一新书，固已谨慎再四，尽其审读删芟之能事；而是否能安然流播于社会，被认为纯正无疵之商品，尚在不可知之数，不若翻印古书。缘时代之悬隔，于内于外，皆无所违触，其绝对安全，不待龟蓍可得证也。复次，四年来各业咸感资金周转不

易。出版界未能独居例外。翻印成套之古书，以预约为号召，即无异称贷于读者；以低价相标榜，即可期脱售之迅速；苟易以他书，集事无如是之易，估价亦无如是之廉。观于以上数端，可知出版家就其自身利害打算，翻印古书，实如水之就下，其势最便。而出版家所以作是诸打算，又社会环境有以限制之也。

虽然。出版事业固负有推进文化之责者，非纯粹之工商业所可比拟。彼出版家于其宣言或广告之中，亦罔不郑重以推进文化为言。苟其言出于诚，即当作如下之省察。印刷用之机械与纸张，大多数采自外国，就资财之流出以言，稽诸海关统计，数量不可谓不巨。然综合是类物质供给以言，按诸我国之幅员与人口，印刷能力不可谓不薄。在如是情况之下，宜若何利用此甚薄之印刷能力，以收推进文化最大之功效乎。假定全国之印刷能力为十分，苟耗其五分于不甚急要之途，即于推进文化减却五分之成果。如是，在出版家即为未遂初衷，而就全盘观之，其影响尤非细小。其次宜加省察者，即古书之是否亟待翻印是也。夫生于今之世，而谓对于过去文化可以绝对绝缘，苟非愚妄，任何人不敢主此谬论。然今日所翻印之古书，或则一再重印，版本已多，求诸旧书肆。访诸藏书家，均可立致；或则徒矜罕见，无裨实用，化秘本为恒品，破藏家之炫耀，如是而已。图书馆购之，耗其经常费用，而阅者寥寥；有馀财者购之，唯以点缀书斋，而终岁尘封。若此，翻印古书诚不可以已乎？方今中小学生有选书唯艰之叹，大学生之课业用书参考用书，往往求之外籍，一般人处此空前变动之时代，群欲取得新知，以为立身应事

之资。古书固非无用，而尤为普遍需要者，实为特行编撰之新书。乃出版家倾其大部之力量，从事翻印古书，甚至招致"古书年"之品评，一若示人以无须向前瞻瞩，但能返顾古昔，即足以安身立命者。其于推进文化，岂不显相违背耶。

出版界不乏才智之士。我人冀其认定出版业之专责，不徒以推进文化为口头禅，而务求实践推进文化之诺言。虽曰社会环境之限制不得不顾，出版事业为一种企业亦不容忽视。然苟一念及我国薄弱可怜之印刷能力，必当于可能范围之内珍重而善用之，则"古书年"之不能再令延续，实必至之结论也。

1936年3月26日发表

编　后　记

第十二卷包括"卷头"三集，"时评"一集。

作者于一九三一年起主编《中学生》杂志，一九三三年，辟《卷头言》栏，每期刊登短论三至五篇，跟青年学生讨论时事、政事、社会、教育，以及与学习、修养等与青年学生切身有关的问题，由作者和他的朋友们分别执笔。《卷头初辑》主要收集了作者自一九三三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四年半间所作的部分"卷头言"；《卷头二辑》主要收集了作者自一九四二年到新中国建立前这七年间所作的部分"卷头言"。所以说"主要"，因为有少数篇发表时没有编在《卷头言》栏内，其中《"为己"》一篇，还不是发表在《中学生》上的，可是以论及的内容和行文的态度而言，跟《中学生》的"卷头言"却是一致的。所以说"部分"，因为有关文学方面的，已分别编入第八、第九两卷；有关语文教学方面的，将分别编入第十三、十四两卷。还有若干篇，因为读者对象并不限于青年学生，已分别编入第五、第六两卷。

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年，宋云彬先生在汉口创办《少年先锋》月刊，约作者每期给少年们写一篇讲话。一九四五年七月，作者创办《开明少年》，又写过若干篇讲学习和修养的短文。这些文章的性质跟《中学生》的"卷头言"相同，只是对

象不同，是写给少年朋友看的，因而编成一集，作为《卷头三辑》。

一九三五、三六年间，作者应《申报》之约，写过十来篇“社论”，主要议论当时的教育状况，用的文言，这是当时报纸社论的通例。现在编成一集，以《时评一束》作为名称。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叶圣陶集　第十二卷
作者＝
页数＝３１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